

老舍作品

集外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集 外

老舍 著

目 录

小铃儿	1
旅行	10
狗之晨	16
记懒人	25
抓药	32
生灭	46
沈二哥加了薪水	59
裕兴池里	67
创造病	75
丁	82
不说谎的人	89
新爱弥耳	99
番表	110
牛老爷的痰盂	116
敌与友	124
电话	133

蜕（未完）	136
民主世界（未完）	318

小 铃 儿

京城北郊王家镇小学校里，校长，教员，夫役，凑齐也有十来个人，没有一个不说小铃儿是聪明可爱的。每到学期开始，同级的学友多半是举他做级长的。

别的孩子入学后，先生总喊他的学名，惟独小铃儿的名字，——德森——仿佛是虚设的。校长时常的说：“小铃儿真象个小铜铃，一碰就响的！”

下了课后，先生总拉着小铃儿说长道短，直到别的孩子都走净，才放他走。那一天师生说闲话，先生顺便的问道：“小铃儿你父亲得什么病死的？你还记得他的模样吗？”

“不记得！等我回家问我娘去！”小铃儿哭丧着脸，说话的时候，眼睛不住的往别处看。

“小铃儿看这张画片多么好，送给你吧！”先生看见小铃儿可怜的样子，赶快从书架上拿了一张画片

给了他。

“先生！谢谢你——这个人是谁？”

“这不是咱们常说的那个李鸿章吗！”

“就是他呀！呸！跟日本讲和的！”小铃儿两只明汪汪的眼睛，看看画片，又看先生。

“拿去吧！昨天咱们讲的国耻历史忘了没有？长成人打日本去，别跟李鸿章一样！”

“跟他一样？把脑袋打掉了，也不能讲和！”小铃儿停顿一会儿，又继续着说：“明天讲演会我就说这个题目，先生！我讲演的时候，怎么脸上总发烧呢？”

“慢慢练就不红脸啦！铃儿该回去啦！好！明天早早来！”先生顺口搭音的躺在床上。

“先生明天见吧！”小铃儿背起书包，唱着小山羊歌走出校来。

小铃儿每天下学，总是一直唱到家门，他母亲所见歌声，就出来开门；今天忽然变了：

“娘啊！开门来！”很急躁的用小拳头叩着门。

“今天怎么这样晚才回来？刚才你大舅来了！”小铃儿的母亲，把手里的针线，扞在头上，给他开门。

“在哪儿呢？大舅！大舅！你怎么老不来啦？”小铃儿紧紧的往屋里跑。

“你倒是听完了！你大舅等你半天，等的不耐烦，就走啦；一半天还来呢！”他母亲一边笑一边说。

“真是！今天怎么竟是这样的事！跟大舅说说李鸿章的事也好哇！”

“哟！你又跟人家拌嘴啦？谁？跟李鸿章？”

“娘啊！你要上学，可真不行，李鸿章早死啦！”从书包里拿出画片，给他母亲看，“这不是他；不是跟日本讲和的奸细吗！”

“你这孩子！一点规矩都不懂啦！等你舅舅来，还是求他带你学手艺去，我知道李鸿章干吗？”

“学手艺，我可不干！我现在当级长，慢慢的往上升，横是有做校长的那一天！多么好！”他摇晃着脑袋，向他母亲说。

“别美啦！给我买线去！青的白的两样一个铜子的！”

吃过晚饭小铃儿陪着母亲，坐在灯底下念书；他母亲替人家作些针黹。念乏了，就同他母亲说些闲话。

“娘啊！我父亲脸上有麻子没有？”

“这是打哪儿提起，他脸上甭提多么干净啦！”

“我父亲爱我不爱？给我买过吃食没有？”

“你都忘了！哪一天从外边回来不是先去抱你，你姑母常常的说他：‘这可真是你的金蛋，抱着吧！将来真许作大官增光耀祖呢！’你父亲就眯罉眯罉的傻笑，搬起你的小脚指头，放在嘴边香香的亲着，气得

你姑母又是恼又是笑。——那时你真是又白又胖，着实的爱人。”

小铃儿不错眼珠的听他母亲说，仿佛听笑话似的，待了半天又问道：

“我姑母打过我没有？”

“没有！别看她待我厉害，待你可是真爱。那一年你长口疮，半夜里啼哭，她还起来背着你，满屋子走，一边走一边说：‘金蛋！金蛋！好孩子！别哭！你父亲一定还回来呢！回来给你带柿霜糖多么好吃！好孩子！别哭啦！’”

“我父亲那一年就死啦？怎么死的？”

“可不是后半年！你姑母也跟了他去，要不是为你，我还干什么活着？”小铃儿的母亲放下针线叹了一口气，那眼泪断了线的珠子般流下来！

“你父亲不是打南京阵亡了吗？哼！尸骨也不知道飞到哪里去呢！”

小铃儿听完，蹦下炕去，拿小拳头向南北画着，大声的说：“不用忙！我长大了给父亲报仇！先打日本后打南京！”

“你要怎样？快给我倒碗水吧！不用想那个，长大成人好好的养活我，那才算孝子。倒完水该睡了，明天好早起！”

他母亲依旧作她的活计，小铃儿躺在被窝里，把

头钻出来钻进去，一直到二更多天才睡熟。

“快跑，快跑，开枪！打！”小铃儿一拳打在他母亲的腿上。

“哟，怎么啦！这孩子又吃多啦！瞧！被子踹在一边去了，铃儿！快醒醒！盖好了再睡！”

“娘啊！好痛快！他们败啦！”小铃儿睁了睁眼睛，又睡着了。

第二天小铃儿起来的很早，一直的跑到学校，不去给先生鞠躬，先找他的学伴。凑了几个身体强壮的，大家蹲在体操场的犄角上。

小铃儿说：“我打算弄一个会，不要旁人，只要咱们几个。每天早来晚走，咱们大家练身体，互相的打，打疼了，也不准急，练这么几年，管保能打日本去；我还多一层，打完日本再打南京。”

“好！好！就这么办！就举你作头目。咱们都起个名儿，让别人听不懂，好不好？”一个十四五岁头上长着疙瘩，名叫张纯的说。

“我叫一只虎，”李进才说：“他们都叫我李大嘴，我的嘴真要跟老虎一样，非吃他们不可！”

“我，我叫花孔雀！”一个鸟贩子的儿子，名叫王凤起的说。

“我叫什么呢？我可不要什么狼和虎，”小铃儿

说。

“越厉害越好啊！你说虎不好，我不跟你好啦！”李进才撇着嘴说。

“要不你叫卷毛狮子，先生不是说过：‘狮子是百兽的王’吗！”王凤起说。

“不行！不行！我力气大，我叫狮子！德森叫金钱豹吧！”张纯把别人推开，拍着小铃儿的肩膀说。

正说的高兴，先生从那边嚷着说：“你们不上教室温课去，蹲在那块干什么？”一眼看见小铃儿声音稍微缓和些，“小铃儿你怎么也蹲在那块？快上教室里去！”

大家慢腾腾的溜开，等先生进屋去，又凑在一块商议他们的事。

不到半个月，学校里竟自发生一件奇怪的事，——永不招惹人的小铃儿会有人给他告诉：“先生！小铃儿打我一拳！”

“胡说！小铃儿哪会打人？不要欺侮他老实！”先生很决断的说，“叫小铃儿来！”

小铃儿一边擦头上的汗一边说：“先生！真是我打了他一下，我试着玩来着，我不敢再……”

“去吧！没什么要紧！以后不准这样，这么点事，值得告诉？真是！”先生说完，小铃儿同那委委屈屈的小孩子都走出来。

“先生！小铃儿看着我们值日，他竟说我们没力气，不配当，他又管我们叫小日本，拿着教鞭当枪，比着我们。”几个小女孩子，都用那炭条似的小手，抹着眼泪。

“这样子！可真是学坏了！叫他来，我问他！”先生很不高兴的说。

“先生！她们值日，老不痛痛快快的吗，三个人搬一把椅子。——再说我也没画她们。”小铃儿恶狠狠的瞪着她们。

“我看你这几天是跟张纯学坏了，顶好的孩子，怎么跟他学呢！”

“谁跟卷毛狮……张纯……”小铃儿背过脸去吐了吐舌头。

“你说什么？”

“谁跟张纯在一块来着！”

“我也不好意罚你，你帮着她们扫地去，扫完了，快画那张国耻地图。不然我可真要……”先生头也不抬，只顾改缀法的成绩。

“先生！我不用扫地了，先画地图吧！开展览会的时候，好让大家看哪！你不是说，咱们国的人，都不知道爱国吗？”

“也好！去画吧！你们也都别哭了！还不快扫地

去，扫完了好回家！”

小铃儿同着她们一齐走出来，走不远，就看见那几个淘气的男孩子，在墙根站着，向小铃儿招手，低声的叫着：“豹！豹！快来呀！我们都等急啦！”

“先生还让我画地图哪！”

“什么地图，不来不行！”说话时一齐蜂拥上来，拉着小铃儿向体操场去，他嘴直嚷：

“不行！不行！先生要责备我呢！”

“练身体不是为挨打吗？你没听过先生说吗？什么来着？对了：‘斯巴达的小孩，把小猫藏在裤子里，还不怕呢！’挨打是明天的事，先走吧！走！”张纯一边比方着，一边说。

小铃儿皱着眉，同大家来到操场犄角说道：

“说吧！今天干什么？”

“今天可好啦！我探明白了！一个小鬼子，每天骑着小自行车，从咱们学校北墙外边过，咱们想法子打他好不好？”张纯说。

李进才抢着说：“我也知道，他是北街洋教堂的孩子。”

“别粗心咧！咱们都带着学校的徽章，穿着制服，打他的时候，他还认不出来吗？”小铃儿说。

“好怯家伙！大丈夫敢作敢当，再说先生责罚咱们，不会问他，你不是说雪国耻得打洋人吗？”李进

才指教员室那边说。

“对！——可是倘若把衣裳撕了，我母亲不打我吗？”小铃儿站起来，掸了掸身上的土。

“你简直的不用去啦！这么怯，将来还打日本哪？”王凤起指着小铃儿的脸说。

“干哪！听你们的！走……”小铃儿红了脸，同着大众顺着墙根溜出去，也没顾拿书包。

第二天早晨，校长显着极懊恼的神气，在礼堂外边挂了一块白牌，上面写着：

“德森张纯……不遵校规，纠众群殴，……照章斥退……”

载一九二三年一月《南开季刊》第二、三期合刊

旅 行

老舍把早饭吃完了，还不知道到底吃的是什么；要不是老辛往他（老舍）脑袋上浇了半罐子凉水，也许他在饭厅里就又睡起觉来！老辛是外交家，衣裳穿得讲究，脸上刮得油汪汪的发亮，嘴里说着一半英国话，一半中国话，和音乐有同样的抑扬顿挫。外交家总是喜欢占点便宜的，老辛也是如此：吃面包的时候擦双份儿黄油，而且是不等别人动手，先擦好五块面包放在自己的碟子里。老方——是个候补科学家——的举动和老舍老辛又不同了：眼睛盯着老辛擦剩下的那一小块黄油，嘴里慢慢的嚼着一点面包皮，想着黄油的成分和制造法，设若黄油里的水分是一·〇七？设若搁上〇·六七的盐？……他还没想完，老辛很轻巧的用刀尖把那块黄油又插走了。

吃完早饭，老舍主张先去睡个觉，然后再说别的。老辛老方全不赞成，逼着他去收拾东西，好赶九点四十五的火车。老舍没法儿，只好揉眼睛，把零七八碎的都放在小箱子里，而且把昨天买的三个苹果

——本来是一个人一个——全偷偷的放在自己的袋子里，预备到没人的地方自家享受。

东西收拾好，会了旅馆的账，三个人跑到车站，买了票，上了车；真巧，刚上了车，车就开了。车一开，老舍手按着袋子里的苹果，又闭上眼了，老辛老方点着了烟卷儿，开始辩论：老辛本着外交家的眼光，说昨天不该住在巴兹，应该一气儿由伦敦到不离死兔，然后由不离死兔回到巴兹来；这么办，至少也省几个先令，而且叫人家看着有旅行的经验。老方呢，哼儿哈儿的支应着老辛，不错眼珠儿的看着手表，计算火车的速度。

火车到了不离死兔，两个人把老舍推醒，就手儿把老舍袋子里的苹果全掏出去。老辛拿去两个大的，把那个小的赏给老方；老方顿时站在站台上想起牛顿看苹果的故事来了。

出了车站，老辛打算先找好旅店，把东西放下，然后再去逛。老方主张先到大学里去看一位化学教授，然后再找旅馆。两个人全有充分的理由，谁也不肯让谁，老辛越说先去找旅馆好，老方越说非先去见化学教授不可。越说越说不到一块儿，越说越不贴题，结果，老辛把老方叫作“科学牛”，老方骂老辛是“外交狗”，骂完还是没办法，两个人一齐向老舍说：

“你说！该怎么办！？说！”

老舍打了个哈欠，揉了揉眼睛，擦了擦有气无力的说：

“附近就有旅馆，拍拍脑袋算一个，找着那个就算那个。找着了旅馆，放下东西，老方就赶紧去看大学教授。看完大学教授赶快回来，咱们就一块儿去逛。老方没回来以前，老辛可以到街上转个圈子，我呢，来个小盹儿，你们看怎么样？”

老辛老方全笑了，老辛取消了老方的“科学牛”，老方也撤回了“外交狗”；并且一齐夸奖老舍真聪明，差不多有成“睡仙”的希望。

一拐过火车站，老方的眼睛快（因为戴着眼镜），看见一户人家的门上挂着：“有屋子出租”，他没等和别人商量，一直走上前去。他还没走到那家的门口，一位没头发没牙的老太婆从窗子缝里把鼻子伸出多远，向他说：“对不起！”

老方火儿啦！还没过去问她，怎么就拒绝呀！黄脸人就这么不值钱吗！老方向来不大爱生气的，也轻易不谈国事的；被老太婆这么一气，他可真恼啦！差不多非过去打她两个嘴巴才解气！老辛笑着过来了：

“老方打算省钱不行呀！人家老太婆不肯要你这黄脸鬼！还是听我的去找旅馆！”

老方没言语，看了老辛一眼；跟着老辛去找旅

馆。老舍在后面随着，一步一个哈欠，恨不能躺在街上就睡！

找着了旅馆，价钱贵一点，可是收中国人就算不错。老辛放下小箱就出去了，老方雇了一辆汽车去上大学，老舍躺在屋里就睡。

老辛老方都回来了，把老舍推醒了，商议到哪里去玩。老辛打算先到海岸去，老方想先到查得去看古洞里的玉笋钟乳和别的与科学有关的东西。老舍没主意，还是一劲儿说睏。

“你看，”老辛说：“先到海岸去洗个澡，然后回来逛不离死兔附近的地方，逛完吃饭，吃完一睡——”

“对！”老舍听见这个“睡”字高兴多了。

“明天再到查得去不好么？”老辛接着说，眼睛一闭一闭的看着老方。

“海岸上有什么可看的！”老方发了言：“一片沙子，一片水，一群姑娘露着腿逗弄人，还有什么？”

“古洞有什么可看，”老辛提出抗议：“一片石头，一群人在黑洞里鬼头鬼脑的乱撞！”

“洞里的石笋最小的还要四千年才能结成，你懂得什么——”

老辛没等老方说完，就插嘴：

“海岸上的姑娘最老的也不过二十五岁，你懂得

什么——”

“古洞里可以看地层的——”

“海岸上可以吸新鲜空气——”

“古洞里可以——”

“海岸上可以——”

两个人越说越乱，谁也不听谁的，谁也听不见谁的。嚷了一阵，两个全向着老舍来了：

“你说，听你的！别再耽误工夫！”

老舍一看老辛的眼睛，心里说：要是不赞成上海岸，他非把我活埋了不可！又一看老方的神气：哼，不跟着他上古洞，今儿个晚上非叫他给解剖了不可！他揉了揉眼睛说：

“你们所争执的不过是时间先后的问题——”

“外交家所要争的就是‘先后’！”老辛说。

“时间与空间——”

老舍没等老方把时间与空间的定义说出来，赶紧说：

“这么着，先到外面去看一看，有到海岸去的车呢，便先上海岸；有到查得的车呢，便先到古洞去。我没一定的主张，而且去不去不要紧；你们要是分头去也好，我一个人在这里睡一觉，比什么都平安！”

“你出来就为睡觉吗？”老辛问。

“睡多了于身体有害！”老方说。

“到底怎么办？”老舍问。

“出去看有车没有吧！”老辛拿定了主意。

“是火车还是汽车？”老方问。

“不拘。”老舍回答。

三个人先到了火车站，到海岸的车刚开走了，还有两次车，可都是下午四点以后的。于是又跑到汽车站，到查得的汽车票全卖完了，有一家还有几张票，一看是三个中国人成心不卖给他们。

“怎么办？”老方问。

老辛没言语。

“回去睡觉哇！”老舍笑了。

载一九二九年三月《留英学报》第三期

狗 之 晨

东方既明，宇宙正在微笑，玫瑰的光吻红了东边的云。大黑在窝里伸了伸腿；似乎想起一件事，啊，也许是刚才作的那个梦；谁知道，好吧，再睡。门外有点脚步声！耳朵竖起，象雨后的两枝慈姑叶；嘴，可是，还舍不得项下那片暖，柔，有味的毛。眼睛睁开半个。听出来了，又是那个巡警，因为脚步特别笨重，闻过他的皮鞋，马粪味很大；大黑把耳朵落下去，似乎以为巡警是没有什么趣味的东西。但是，脚步到底是脚步声，还得听听；啊，走远了。算了吧，再睡。把嘴更往深里顶了顶，稍微一睁眼，只能看见自己的毛。

刚要一迷糊，哪来的一声猫叫？头马上便抬起来。在墙头上呢，一定。可是并没看到；纳闷：是那个黑白花的呢，还是那个狸子皮的？想起那狸子皮的，心中似乎不大起劲；狸子皮的抓破过大黑的鼻子；不光荣的事，少想为妙。还是那个黑白花的吧，

那天不是大黑几乎把黑白花的堵在墙角么？这么一想，喉咙立刻痒了一下，向空中叫了两声。

“安顿着，大黑！”屋中老太太这么喊。

大黑翻了翻眼珠，老太太总是不许大黑咬猫！可是不敢再作声，并且向屋子那边摇了摇尾巴。什么话呢，天天那盆热气腾腾的食是谁给大黑端来？老太太！即使她的意见不对也不能得罪她，什么话呢，大黑的灵魂是在她手里拿着呢。她不准大黑叫，大黑当然不再叫。假如不服从她，而她三天不给端那热腾腾的食来？大黑不敢再往下想了。

似乎受了刺激，再也睡不着；咬咬自己的尾巴，大概是有个狗蝇，讨厌的东西！窝里似乎不易找到尾巴，出去。在院里绕着圆圈找自己的尾巴，刚咬住，“不棱”，又被（谁？）夺了走，再绕着圈捉。有趣，不觉得嗓子里哼出些音调。

“大黑！”

老太太真爱管闲事啊！好吧，夹起尾巴，到门洞去看看。坐在门洞，顺着门缝往外看，喝，四眼已经出来遛早了！四眼是老朋友：那天要不幸亏是四眼，大黑一定要输给二青的！二青那小子，处处是大黑的仇敌：抢骨头，闹恋爱，处处他和大黑过不去！假如那天他咬住大黑的耳朵？十分感激四眼！“四眼！”热情地叫着。四眼正在墙根找到包箱似的方便所在，刚

要抬腿；“大黑，快来，到大院去跑一回？”

大黑焉有不同意之理，可是，门，门还关着呢！叫几声试试，也许老头就来开门。叫了几声，没用。再试试两爪，在门上抓了一回，门纹丝没动！

眼看着四眼独自向大院跑去！大黑真急了，向墙头叫了几声，虽然明知道自己没有上墙的本领。再向门外看看，四眼已经没影了。可是门外走着个叫化子，大黑借此为题，拚命的咬起来。大黑要是有个缺点，那就是好欺侮苦人。见汽车快躲，见穷人紧追，大黑几乎由习惯中形成这么两句格言。叫化子也没影了，大黑想象着狂咬一番，不如是好象不足以表示出自己的尊严，好在想象是不费什么实力的。

大概老头快来开门了，大黑猜摸着。这么一想，赶紧跑到后院去，以免大清早晨的就挨一顿骂。果然，刚到后院，就听见老头儿去开街门。大黑心中暗笑，觉得自己的智慧足以使生命十分有趣而平安。

等到老头又回到屋中，大黑轻轻的顺着墙根溜出去。出了街门，抖了抖身上的毛，向空中闻了闻，觉得精神十分焕发。然后又伸了个懒腰，就手儿在地上磨了磨脚指甲，后腿蹬起许多的土，沙沙的打在墙上，非常得意。在门前蹲坐起来，耳朵立着，坐着比站着身量高，加上两个竖立的耳朵，觉得自己很伟大而重要。

刚这么坐好，黄子由东边来了。黄子是这条胡同里的贵族，身量大，嘴是方的，叫的声音瓮声瓮气。大黑的耳朵渐渐往下落，心里嘀咕：还是坐着不动好呢，还是向黄子摆摆尾巴好呢，还是以进为退假装怒叫两声呢？他知道黄子的厉害，同时，又要顾及自己的尊严。他微微的回了回头，呕，没关系，坐在自己家门口还有什么危险？耳朵又微微的往上立，可是其余的地方都没敢动。

黄子过来了！在离大黑不远的一个墙角闻了闻，好象并没注意大黑。大黑心中同时对自己下了两道命令：“跑！”“别动！”

黄子又往前凑了凑，几乎是要挨着大黑了。大黑的胸部有些颤动。可是黄子还好似没看见大黑，昂然走过去。他远了，大黑开始觉得不是味道：为什么不乘着黄子没防备好而扑过去咬他一口？十分的可耻，那样的怕黄子。大黑越想越看不起自己。为发泄心中的怒气，开始向空中瞎叫。继而一想，万一把黄子叫回来呢？登时立起来，向东走去，这样便不会和黄子走个两碰头。

大黑不象黄子那样在道路当中卷起尾巴走。而是夹着尾巴顺墙根往前溜；这样，如遇上危险，至少屁股可以拿墙作后盾，减少后方的防务。在这里就可以看出大黑并不“大”；大黑的“大”和小花的

“小”，都不许十分叫真的。可是他极重视这个“大”字，特别和他主人在一块的时候，主人一喊“大”黑，他便觉得自己至少有骆驼那么大，跟谁也不敢拚一拚。就是主人不在眼前的时候，他也不敢承认自己是小。因为连不敢这么承认还不肯卷起尾巴走路呢；设若根本的自认渺小，那还敢出来走走吗。“大”字是他的主心骨。“大”字使他对小哈巴狗，瘦猫，叫花子，敢张口就咬；“大”字使他有时候对大狗——象黄子之类的——也敢露一露牙，和嗓子眼里细叫几声；而且主人在跟前的时候“大”字使他甚至于敢和黄子干一仗，虽明知必败，而不得不这样牺牲。狗的世界是不和平的，大黑专仗着这个“大”字去欺软怕硬的享受生命。

大黑的长象也不漂亮，而最足自馁的是没有黄子那样的一张方嘴。狗的女性们，把吻永远白送给方嘴；大黑的小尖嘴，猛看象个子粒不足的“老鸡头”，就是把舌头伸出多长，她们连向他笑一下都觉得有失尊严。这个，大黑在自思自叹的时候，不能不归罪于他的父母。虽然老太太常说，大黑的父亲是饭庄子的那个小驴似的的老黑，他十分怀疑这个说法。况且谁是他的母亲？没人知道！大黑没有可靠的家谱作证，所以连和四眼谈话的时候，也不提家事；大黑十分伤心。更不敢照镜子；地上有汪水，他都躲开。对于大

黑，顾影是不能引起自怜的。那条尾巴！细，软，毛儿不多，偏偏很长，就是卷起来也不威武，况且卷着还很费事；老得夹着！

大黑到了大院。四眼并没在那里。大黑赶紧往四下看看，好在二青什么的全没在那里，心里安定了些。由走改为小跑，觉得痛快。好象二青也算不了什么，而且有和二青再打一架的必要。再和二青打的时候，顶好是咬住他一个地方，死不撒嘴，这样必能致胜。打倒了二青，再联络四眼战败黄子，大黑便可以称雄了。

远处有吠声，好几个狗一同叫呢。细听，有她的声音！她，小花！大黑向她伸过多少回舌头，摆过多少回尾巴；可是她，她连正眼瞧大黑一眼也不瞧！不是她的过错；战败二青和黄子，她自然会爱大黑的。大黑决定去看看，谁和小花一块唱恋歌呢。快跑。别，跑太快了，和黄子碰个头，可不得了；谨慎一些好。四六步的跑。

看见了：小花，喝，围着七八个，哪个也比大黑个子大，声音高！无望！不便于过去。可是四眼也在那边呢；四眼敢，大黑为何不敢？可是，四眼也个子不小哇，至少四眼的尾巴卷得有个样儿。有点恨四眼，虽然是好朋友。

大黑叫开了。虽然不敢过去，可是在远处示威总

比那一天到晚闷在家里的小哈巴狗强多了。那边还有个小板凳狗，安然的在家门口坐着，连叫也不敢叫；大黑的身分增高了很多，凡事就怕比较。

那群大狗打起来了。打得真厉害，啊，四眼倒在底下了。哎呀四眼；呕，活该；到底他已闻了小花一鼻子。大黑的嫉妒把友谊完全忘了。看，四眼又起来了，扑过小花去了，大黑的心差点跳出来了，自己耗着转了个圆圈。啊，好！小花极骄傲的躲开四眼。好，小花，大黑痛快极了。

那群大狗打过这边来了，大黑一边看着一边退步，心里说：别叫四眼看见，假如一被看见，他求我帮忙，可就不好办了。往后退，眼睛呆看着小花，她今天特别的骄傲，好看。大黑恨自己！退得离小板凳狗不远了，唉，拿个小东西杀杀气吧！闻了小板凳一下，小板凳跳起来，善意的向大黑腿部一扑，似乎是要和大黑玩耍玩耍。大黑更生气了：谁和你个小东西玩呢？牙露出来，耳朵也立起来示威。小板凳真不知趣：轻轻抓了地几下，腰儿塌着，尾巴卷着直摆。大黑知道这个小东西是不怕他，嘴张开了，预备咬小东西的脖子。正在这个当儿，大狗们跑过来了。小板凳看着他们，小嘴儿撅着巴巴的叫起来，毫无惧意。大黑转过身来，几乎碰着黄子的哥哥，比黄子还大，鼻子上一大道白，这白鼻梁看着就可怕！大黑深恐小板

凳的吠声引起他们的注意，而把大黑给围在当中。可是他们只顾追着小花，一群野马似的跑了过去，似乎谁也没有看到大黑。大黑的耻辱算是到了家，他还不如小板凳硬气呢！

似乎得设法叫小板凳看出大黑是和那群大狗为伍的：好吧，向前赶了两步，轻轻的叫了两声，瞭了小板凳一眼，似乎是说：你看，我也是小花的情人；你，小板凳，只配在这儿坐着。

风也似的，小花在前，他们在后紧随，又回来了！躲是来不及了，大黑的左右都是方嘴——都大得出奇！他们全身没有一根毛能舒坦的贴着肉皮子，全离心离骨的立起来。他的腿好象抽出了骨头，只剩下些皮和筋，而还要立着！他的尖嘴向四围纵横着，只露出一对大牙。他的尾巴似乎要挤进肚皮里去。他的腰躬着，可是这样缩短，还掩不住两旁的筋骨。小花，好象是故意的，挤了他一下。他一点也不觉得舒服，急忙往后退。后腿碰着四眼的头。四眼并没招呼他。

一阵风似的，他们又跑远了。大黑哆嗦着把牙收回嘴中去，把腰平伸了伸，开始往家跑。后面小板凳追上来，一劲巴巴的叫。大黑回头龇了龇牙：干吗呀，你！似乎是说。

回到家中，看了看盆里，老太太还没把食端来。倒在台阶上，舐着腿上的毛。

“一边去！好狗不挡道，单在台阶上趴着！”老太太喊。

翻了翻白眼，到墙根去卧着。心中安定了，开始设想：假如方才不害怕，他们也未必把我怎样了吧！后悔：小花挤了我一下，假使乘那个机会……决定不行，决定不行！那个小板凳！焉知小板凳不是个女性呢，竟自忘了看！谁和小板凳讲交情呢！

门外有人拍门。大黑立刻精神起来，等着老太太叫大黑。

“大黑！”

大黑立刻叫起来，往下扑着叫，觉得自己十二分的重要威严。老太太去看门，大黑跟着，拚命的叫。

送信的。大黑在老太太脚前扑着往外咬。邮差安然不动。老太太踢了大黑一腿：“怎这么讨厌，一边去！”

大黑不敢再叫，随着老太太进来，依旧卧在墙根。肚中发空，眼撩着食盆，把一切都忘了，好象大黑的生命存在与否只看那个黑盆里冒热气不冒！

载一九三三年一月二十四日至二月二日 《益世报》

记 懒 人

一间小屋，墙角长着些兔儿草，床上卧着懒人。他姓什么？或者因为懒得说，连他自己也记不清了。大家只呼他为懒人，他也懒得否认。

在我的经验中，他是世上第一个懒人，因此我对他很注意：能上“无双谱”的总该是有价值的。

幸而人人有个弱点，不然我便无法与他来往；他的弱点是喜欢喝一盅。虽然他并不因爱酒而有任何行动，可是我给他送酒去，他也不坚持到底的不张开嘴。更可喜的是三杯下去，他能暂时的破戒——和我说话。我还能舍不得几瓶酒么？所以我成了他的好友。自然我须把酒杯满上，送到他的唇边，他才肯饮。为引诱他讲话，我能不殷勤些？况且过了三杯，我只须把酒瓶放在他的手下，他自己便会斟满的。

他的话有些，假如不都是，很奇怪可喜的。而且极其天真，因为他的脑子是懒于搜集任何书籍上的与旁人制造的话的。他没有常识，因此他不讨厌。他确是个宝贝，在这可厌的社会中。

据他说，他是自幼便很懒的。他不记得他的父亲是黄脸膛还是白净无须；他三岁的时候，他的父亲死去；他懒得问妈妈关于爸爸的事。他是妈妈的儿子，因为她也是懒得很有个模样儿。旁的妇女是孕后九或十个月就生产。懒人的妈妈怀了他一年半，因为懒得生产。他的生日，没人晓得；妈妈是第一个忘记了它，他自然想不起问。

他的妈妈后来也死了，他不记得怎样将她埋葬。可是，他还记得妈妈的面貌。妈妈，虽在懒人的心中，也难免被想念着；懒人借着酒力叹了一口气十年未曾叹过的气；泪是终于懒得落的。

他入过学。懒得记忆一切，可是他不能忘记许多小四方块的字，因为学校里的人，自校长至学生，没有一个不象活猴儿，终日跳动；所以他不能不去看那些小四方块，以得些安慰。最可怕的记忆便是“学生”。他想不出为何他的懒妈将他送入学校去，或者因为他入了学，她可以多心静一些？苦痛往往逼迫着人去记忆。他记得“学生”——一群推他打他挤他踢他骂他笑他的活猴子。他是一块木头。被猴子们向四边推滚。他似乎也毕过业，但是懒得去领文凭。

“老子的心中到底有个‘无为’萦绕着，我连个针尖大的理想也没有。”他已饮了半瓶白酒，闭着眼说。

“人类的纷争都是出于好事好动：假如人都变成桂树或梅花，世上当怎样的芬香静美？”我故意诱他说话。

他似乎没有听见，或是故意懒得听别人的意见。

我决定了下次再来，须带白兰地；普通的白酒还不够打开他的说话机关的。

白兰地果然有效，他居然坐起来了。往常他向我致敬只是闭着眼，稍微动一动眉毛。然后，我把酒递到他的唇边，酒过三杯，他开始讲话，可是始终是躺在床上不起来。酒喝足了，在我告辞之际，他才肯指一指酒瓶，意思是叫我将它挪开；有的时候他连指指酒瓶都觉得是多事。

白兰地得着了空前的胜利，他坐起来了！我的惊异就好像看见了死人复活。我要盘问他了。

“朋友，”我的声音有点发颤，大概因为是有惊有喜，“朋友，在过去的经验中，你可曾不懒过一天或一回没有呢？”

“天下有多少事能叫人不懒一整天呢？”他的舌头有点僵硬。我心中更喜欢了：被酒激硬的舌头是最喜欢运动的。

“那么，不懒过一回没有呢？”

他没当时回答我。我看得出，他是搜寻他的记忆呢。他的脸上有点很近于笑的表示——这不过是我

的猜测，我没见过他怎样笑。过了好久，他点了点头，又喝下一杯酒，慢慢的说：

“有过一次。许久许久以前的事了。设若我今年是四十岁——没心留意自己的岁数——那必是我二十来岁的事了。”

他又停顿住了。我非常的怕他不再往下说，可是也不敢促迫他；我等着，听得见我自己的心跳。

“你说，什么事足以使懒人不懒一次。”他猛孤丁的问了我一句。

我一时找不到相当的答案；不知道是怎么想起来的，我这么答对了他：

“爱情，爱情能使人不懒。”

“你是个聪明人！”他说。

我也吞了一大口白兰地，我的心几乎要跳出来。

他的眼合成一道缝，好象看着心中正在构成着的一张图画。然后象自己念道：“想起来了！”

我连大气也不敢出的等着。

“一株海棠树，”他大概是形容他心里哪张画，“第一次见着她，便是在海棠树下。开满了花，象蓝天下的一大团雪，围着金黄的蜜蜂。我与她便躺在树下，脸朝着海棠花，时时有小鸟踏下些花片，象些雪花，落在我们的脸上，她，那时节，也就是十几岁吧，我或者比她大一些。她是妈妈的娘家的；不晓得怎样

称呼她，懒得问。我们躺了多少时候？我不记得。只记得那是最快活的一天：听着蜂声，闭着眼用脸承接着重花片，花荫下见不着阳光，可是春气吹拂着全身，安适而温暖。我们俩就象埋在春光中的一对爱人，最好能永远不动，直到宇宙崩毁的时候。她是我理想中的人儿。她和妈妈相似——爱情在静里享受。别的女子们，见了花便折，见了镜子就照，使人心慌意乱。她能领略花木样的恋爱；我是讨厌蜜蜂的，终日瞎忙。可是在那一天，蜜蜂确是不错，它们的嗡嗡使我半睡半醒，半死半生；在生死之间我得到完全的恬静与快乐。这个快乐是一睁开眼便会失去的。”

他停顿了一会儿，又喝了半杯酒。他的话来得流畅轻快了：“海棠花开残，她不见了。大概是回了家，大概是。临走的那一天，我与她在海棠树下——花开已残，一树的油绿叶儿，小绿海棠果顶着些黄须——彼此看着脸上的红潮起落，不知起落了多少次。我们都懒得说话。眼睛交谈了一切。”

“她不见了，”他说得更快了。“自然懒得去打听，更提不到去找她。想她的时候，我便在海棠树下静卧一天。第二年花开的时候，她没有来，花一点也不似去年那么美了，蜂声更讨厌。”

这回他是对着瓶口灌了一口气。

“又看见她了，已长成了个大姑娘。但是，但是，”

他的眼似乎不得力的眨了几下，微微有点发湿，“她变了。她一来到，我便觉出她太活泼了。她的话也很多，几乎不给我留个追想旧时她怎样静美的机会了。到了晚间，她偷偷的约我在海棠树下相见。我是日落后向不轻动一步的，可是我答应了她；爱情使人能不懒了，你是个聪明人。我不该赴约，可是我去了。她在树下等着我呢。“‘你还是这么懒？’这是她的第一句话，我没言语。‘你记得前几年，咱们在这花下？’她又问，我点了点头——出于不得已。‘唉！’她叹了一口气，‘假如你也能不懒了；你看我！’我没说话。‘其实你也可以不懒的；假如你真是懒得到家，为什么你来见我？你可以不懒！咱们——’她没往下说，我始终没开口，她落了泪，走开。我便在海棠下睡了一夜，懒得再动。她又走了。不久听说她出嫁了。不久，听说她被丈夫给虐待死了。懒是不利于爱情的。但是，她，她因不懒而丧了一朵花似的生命！假如我听她的话改为勤谨，也许能保全了她，可也许丧掉我的命。假如她始终不改懒的习惯，也许我们到现在还是同卧在海棠花下，虽然未必是活着，可是同卧在一处便是活着，永远的活着。只有成双作对才算爱，爱不会死！”

“到如今你还想念着她？”我问。

“哼，那就是那次破了懒戒的惩罚！一次不懒，终

身受罪；我还不算个最懒的人。”他又卧在床上。

我将酒瓶挪开。他又说了话：

“假如我死去——虽然很懒得死——请把我埋在海棠花下，不必费事买棺材。我懒得理想，可是既提起这件事，我似乎应当永远卧在海棠花下——受着永远的惩罚！”

过了些日子，我果然将他埋葬了。在上边临时种了一株海棠；有海棠树的人家没有允许我埋人的。

载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五日至十七日 《益世报》

抓 药

日本兵又上齐化门外去打靶。照例门脸上的警察又检查来往的中国人，因为警察们也是中国人，中国人对防备奸细比防备敌人更周到而勇敢些，也许是因为事实上容易而妥当些；巡警既不是军人，又不办外交。

牛家二头的大小棉袄的钮子都没扣着，只用蓝布搭包松松的拢住，脖子下面的肉露着一大块，饶这么着，他还走的发燥呢。一来是走的猛，二来也是心里透着急。父亲的病一定是不轻；一块多钱，这剂药！家离齐化门还有小十里子呢。齐化门就在眼前了，出了城，抄小道走，也许在太阳压山以前能把“头煎”吃下去。他脚底下更加了劲，一手提着药包，一手攥着个书卷。

门脸上挤着好多人，巡警们在四外圈着。二头顾不得看热闹，照直朝城门洞走。

“上哪去？”

城洞里嗡嗡了半天。

二头顾不得看这是对谁喊的，照直往前走；哼，门洞里为什么这样静悄悄的？

“孙子！说他妈的你哪；回来！”

二头耳中听到这个，膀子也被人捉住了。

“爸爸等着吃药呢！”他瞧明白了，扯他的是个巡警。“我又没偷谁！”

“你爷爷吃药，也得等会儿！”巡警把二头推到那群人里。

那群人全解衣扣呢；二头不必费这道手，他的扣子本来没扣着。有了工夫细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群人分为三等，穿绸缎的站在一处，穿布衣服而身上没黑土的另成一组，象二头那样打扮的是第三组。第一组的虽然也都解开钮扣，可是巡警只在他们身上大概的摸一摸。摸完，“走！”二头心里说：“这还不离，至多也就是耽误一顿饭的工夫；出了城咱会小跑。”轮到了第二组，不那么痛快了，小衣裳有不平正的地方要摸个二次了。摸着摸着，摸到了一个四十多岁的红鼻子。红鼻子不叫摸：“把你们的头叫来！”巡长过来了：“哟！三爷！没看见您，请吧；差事，没法子；请吧！”红鼻子连笑也没笑，“长着点眼力；这是怎说的！”抹了红鼻子一把，出了城。好大半天，轮到了二头们。“脱了，乡亲们，冻不死！”巡警笑着说。“就手儿您替拿拿虱子吧，劳驾！”一个象拉车的说。

“别废话，脱了过过风！”巡警扒下了一位的棉袄，抖了两三下。棉袄的主人笑了：“没包涵，就是土多点！”巡警听了这句俏皮的话，把棉袄掷在土路上：“爽性再加点分量。”

剩不到几个人了，才轮到二头；在二头以后来到的都另集在一处等着呢。

“什么？”巡警指着二头的手问。

“药。”

“那个卷，我说的是。”

“一本书，在茅厕里捡的。”

“拿来。”

巡警看了看书皮，红的；把书交给了巡长。巡长看了看书皮，红的；看了看二头。巡长翻了两页，似乎不得要领，又充分的沾了唾沫，连着翻了十来页，愣了会儿，抬头看了看城门，又看了二头一眼：“把他带进去！”一个巡警走过来。

二头本能的往后退了一步，心里知道要坏，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爸爸还等着吃药呢！书是在茅厕里捡的！”

“不老老实实的可是找揍，告诉你！”巡警扯住二头的脖领儿。

“爸爸等着吃药呢！”二头急是急，可是声儿不高，嗓子仿佛是不大受使了。

“揪着他走！”巡长的脸上白了些，好象二头身上有炸弹似的。

急是没用，不走也不行，二头的泪直在眼圈里转。

进入派出所。巡警和位胖的巡官嘀咕了几句。巡官接过那本书去，看了看。

胖胖的巡官倒挺和气：“姓什么呀？“呀”字拉得很长，好似唱文明戏呢。

“牛，牛二头。”二头抽了抽鼻子。

“啊，二头。在什么村住呀？”

“十里铺。”

“啊，十里铺；齐化门外头。”巡官点点头，似乎赞叹着自己的地理知识。“进城干什么来啦？”“啦”字比“呀”还长一些。

“抓药，爸爸病了！”二头的泪要落下来。

“谁的爸爸呀？说清楚点。好在我不多心。来，我问你，好好的告诉我，不许撒谎。这本书是谁给你的呀？”

“在茅厕里捡的。”

“你要是不说实话，我可就要来厉害的了！”胖巡官显得更胖了些，或者是生气的表现。“年轻轻的，不要犯牛劲；你说了实话，没你的事，我们要的是给你这本书的人，明白不明白呀？”

“我起誓，真是捡来的！书，我不要了，放我走得了！”

“那你可走不了！”胖巡官又看了看那本书，而后似乎决定了不能放走二头。

“老爷，”二头真急了：“爸爸等着吃药呢！”

“城外就没有药铺，单得进城来抓药？有事故吗！”巡官要笑又不肯笑，非常满足自己的智慧。

“大夫嘱咐上怀德堂来抓，药材道地些。老爷，我说老爷，放了我吧；那本书不要了，还不行？！”

“可就是不行！”

当天晚上，二头被押解到公安局。

创造家“汝殷”和批评家“青燕”是仇人，虽然二人没见过面。汝殷以写小说什么的挣饭吃，青燕拿批评作职业。在杂志上报纸上老是汝殷前面走，青燕后面紧跟。无论汝殷写什么，青燕老给他当头一炮——意识不正确。汝殷的作品虽并不因此少卖，可是他觉得精神的胜利到底是青燕的。他不晓得：买他的书的人，当拿出几角钱的时候，是否笑得格外的体恤，而心中说：“管他的意识正确不正确，先解解闷是真的！”他不希望这是实在的情形，可是“也许有真佩服我的？”老得是个自慰的商人，当他接到一些稿费或版税的时候，他总觉得青燕在哪儿窃笑他呢：

“哈，又进了点钱？那是我的批评下的漏网之鱼！你等着，我还没跟你拉倒了呢！”他似乎听见那位批评者这么说。

可巧有一回，他们俩的相片登印在一家的刊物上，紧挨着。汝殷的想象更丰富了些。相片上的青燕是个大脑袋，长头发，龙睛鱼眼，哈巴狗鼻子；往好里说，颇象苏格拉底。这位苏格拉底常常无影无声的拜访汝殷来。

自然，汝殷也有时候恶意的想到：就“青燕”这个笔名看，大概不过是个蝴蝶鸳鸯派的小卒。如今改了门路，专说“意识不正确”。不必理他。可是消极的自慰终胜不过积极的进攻；意识不正确的炮弹还是在他的头上飞。

意识怎么就正确了呢？他从青燕的批评文字中找不到答案。青燕在这里不大象苏格拉底了。苏格拉底好问，也预备着答；他会转圈儿，可也有时候把自己转在里面。青燕只会在百米终点，揪住腿慢的揍嘴巴。汝殷不得不另想主意了。他细心的读了些从前被称为意识正确的作品——有的已经禁止售卖了。这使他很失望，因为那些作品只是些贫血的罗曼司。他知道他自己能作比这强得很的东西。

他开始写这样的小说。发表了一两篇之后，他天天等着青燕的批评，批评来了：意识不正确！

他细细把自己的与那些所谓正宗的作品比较了一下，他看出来：他的言语和他们的不同，他的是国语，他们的是外国话。他的故事也与他们不一样，他表现了观察到的光与影，热诚与卑污，理想与感情；他们的只是以“血”，“死”，为主要修辞的喜剧。

可是，他还落个意识不正确！

他要开玩笑，专为堵青燕的嘴。他照猫画虎的，也用外国化的文字，也编些有声而不近于真实的故事，寄给一些刊物。

奇怪的是，这些篇东西不久就都退回来了；有一篇附着编辑人的很客气的信：“在言论不自由的时期，红黄蓝白黑这些字中总有着会使我们见不着明天的，你这次所用的字差不多都是这类的……”

汝殷笑得连嘴都闭不上了。原来如此！文字真是会骗人的东西的。写家，读者，批评者，检查者，都是一个庙里排出来的！

他也附带的明白了，为什么青燕只放意识不正确的炮，而不说别的，原来他是“怕”。这未免太公道了。他要戏弄青燕了。他自己花钱印了一小本集子，把曾经被拒绝的东西都收在里面。他送给青燕一本，准知道由某刊物的编辑部转投，是一定可以被接到的。这样，虽然花了几个钱，心中却很高兴：“我敢印这些东西，看他敢带着拥护的意思批评不敢！”

青燕到□□杂志社编辑部去，看看有什么“话”没有。他的桌上有三封信，一个纸包。把信看完，打开了纸包，一本红皮的书——汝殷著。他笑了。他很可怜汝殷。作家多少都有些可怜——闯过了编辑部的难关，而后还得挨批评者的雷。但是批评者不能，绝对不能，因为怜悯而丢掉自家的地位。故意的不公平是难堪的事，他晓得；可是真诚的公平是更难堪的：风气，不带刺儿的不算批评文字！青燕是个连苍蝇都不肯伤害的人。但是他拿批评为业，当刽子手的多半是为吃饭呀。他都明白，可是他得装糊涂。他晓得哪个刊物不喜欢哪个作家，他批评的时候把眼盯住这一点，这使他立得更稳固一些。也可以说，他是个没有理想的人；但是把情形都明白了，他是可以被原谅的。说真的，他并不是有心和汝殷作对。他不愿和任何人作对，但批评是批评。设若他找到了比“意识不正确”更新颖的词句，他早就不用它了；他并不跟这几个字有什么好感。不过，既得不到更新鲜而有力的，那也只好将就的用着这个，有什么法儿呢。

他很想见一见汝殷，谈一谈心，也许变成好友呢。是的，即使不去见他，也应当写封信去劝劝——乘早把这本小红皮书收回去，有危险。设若真打算干一下的话，吸着烟琢磨“之乎者也”是最没用的，那该另打主意。创作与批评，无论如何也到底逃不出去

之乎者也。彼此捧场与彼此敌视都只是费些墨水与纸张，谁也不会给历史造出一两页新的来。文学史和批评史还是自家捧自家；没有它们，图书馆不见得就显出怎么空寂。

青燕鼻子朝上哼了一声。把书卷起来，拿在手中，离开了编辑部。

走到东四牌楼南边，他要出恭。把书放在土台上，好便于搂起棉袍。他正堵住厕所的门立着，外面又来了个人。他急于让位，撩着衣服，闭着气，就往外走。

走出老远，他才想起那本书。但是不愿再回去找寻。没有书，他也能批评，好在他记住了书名与作家。

二头已经被监了两天。他莫名其妙，那本书里到底有什么呢？只记得，红皮，薄薄的；他不认识字。他恨那本小书，更关心爸爸的病，这本浪书要把爸爸的命送了！他们审他；“在茅厕里捡的，”他还是这一句。他连书是人写的，都想象不到；干什么不好，单写书？他捡了它；冬天没事还去捡粪呢；书怎么不该捡呢？

“谁给你的？”他们接二连三的问。

二头活了二十年了，就没人给过他一本书；书和二头有什么关系呢？他不能造个谣言，说：张家的二狗，或李家的黑子给他的。他不肯那样脏心眼，诬赖

好人。至于名字象个名字的，只有村里的会头孟占元。只有这个名字，似乎和“黄天霸”，“赵子龙”，有点相似，都象书上的。可是他不能把会头扳扯上。没有会头，到四月初往妙峰山进香的时候，谁能保村里的“五虎棍”不叫大槐树的给压下去呢？！但是一想起爸爸的病，他就不能再想这些个了。他恨不能立刻化股青烟，由门缝逃出去！那本书！那本书！是不是“拍花子”的迷魂药方子呢？

又过了一天！他想，爸爸一定是死了！药没抓来，儿子也不见了，这一急也把老头子急死过去！爸爸一定是死了，二头抱着脑袋落泪，慢慢的不由自己的哭出声来。

哭了一阵，他决定告诉巡警们：书是孟占元给他的，只有这三个字听着有书气：“二狗”，“黑子”，就连“七十儿”，都不象拿书给人的材料。

继而一想，不能这么办，屈心！那本书“是”捡来的。况且，既在城里捡的，怎能又是孟占元送给他的呢？不对碴儿！又没了办法，又想起父亲一定是死了。家里都穿上了孝衣，只是没有二头！真叫人急死！

到了晚，又来了个人——年轻轻的，衣服很整齐，可是上着脚镣。二头的好奇心使他暂时忘了着急。再说，看着这个文诌诌的人，上着脚镣，还似乎不大着急，自己心中不由的也舒展了些。

后来的先说了话：“什么案子，老乡亲？”

“捡了一本书，我操书的祖宗！”二头吐了一口恶气。

“什么书？”青年的眼珠黑了些。

“红皮的！”二头只记得这个，“我不认识字！”

“呕！”青年点了点头。

都不言语了。待了好久，二头为是透着和气，问：“你，你什么——案子？”

“我写了一本书，”少年笑了笑。

“啊，你写的那本浪书，你？”二头的心中不记得一个刚会写书的人，这个人既会写书，当然便是写那本红皮书的人了。他不能决定怎么办好。他想打这个写书的几个嘴巴，可是他知道这里巡警很多；已经遭了官司，不要再祸上添祸。不打他吧，心中又不能出气。“没事儿，手闲得很痒痒，写他妈的浪书！”他瞪着那个人，咬着牙。

“那是为你们写的呢，”青年淘气的一笑。

二头真压不住火了：“揍你个狗东西！”他可是还没肯动手。他不知道为什么有点怕这个少年，或者因为他的相貌，举动，年龄，打扮，与那双脚镣太不调和。这个少年，脸上没有多少血色，可是皮肤很细润。眼睛没什么精神，而嘴上老卷着点不很得人心的笑。身上不胖，细腿腕上缠着那些铁镣子！二头猜不透他

是干什么的，所以有点怕。

少年自己微笑了半天，才看了二头一眼。“你不认识字？”

二头愣了会儿，本想不回答，可是到底哼了一声。

“在哪里捡的那本书？”

“茅厕里；怎着？”

“他们问你什么来着？”

“你管——”二头把下半句咽了回去，他很疑心，可又有点怕这个青年。

“告诉我，我会给你想好主意。”青年的笑郑重了些，可是心里说，“给你写的浪书，你不认识，还能不救救你吗？”

“他们问，谁给我的，我说不上来。”

“好比说，我告诉他们，那是我落在茅房里的，岂不是没了你的事？”青年的笑又有些无聊了。

“那敢情好了！”二头三天没笑过了，头一次抿了嘴。“现在咱们就去？”

“现在不行，得等到明天他们问我的时候。”

“爸爸的病！还许死了呢！”

“先告诉我，在哪儿捡的？”

“东四牌楼南边，妈的这泡尿撒的！”二头忽然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难过。他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

来形容它，只觉得心中一阵茫然，正象那年眼看着蝗虫把谷子吃光那个情景。

“你穿着这身衣服？拿着什么？”

“这身；手里拿着个药包。”二头说到这里，又想起爸爸。

青燕回到自己的屋中，觉得非常的不安坦，他还没忘下汝殷。在屋中走了几个来回，他笑了；还是得批评。只能写一小段，因为把书丢了。批评惯了，范围自然会扩张的，比如说书的装订与封面；批评家是可以自由发表审美的意见的：“假如红色的书皮可以代表故事的内容，汝殷君这次的戏法又是使人失望的。他只会用了张红纸，厚而光滑的红纸，而内容，内容，还是没有什么正确的意识！”他写了下去。没想到会凑了七八百字，而且每句，在修辞上，都有些表现权威的力量。批评也得成为文艺呀。他很满意自己笔底下已有了相当的准确——所写的老比所想的严厉，文字给他的地位保了险。他觉得很对不起汝殷，可是只好对不起了。有朝一日，他会遇到汝殷，几句话就可以解释一切的。写家设若是拿幻拟的人物开心，批评者是拿写家开心的，没办法的事！他把稿子又删改了几个字，寄了出去。

过了两天，他的稿子登出来了。又过了两天，他

听到汝殷被捕的消息。

青燕一点也不顾虑那篇批评：写家被捕不见得是因为意识正确。即使这回是如此，那也没多大的关系，除了几个读小说的学生爱管这种屁事，社会上有几个人晓得有这么种人——批评家？文字事业，大体的说，还不是瞎扯一大堆？他对于汝殷倒是真动了心。他想起一点什么意义。这个意义还没有完全清楚，他只能从反面形容。那就是说，它立在意识正确或不正确的对面。真的意义不和瞎扯立在一块。正如形容一个军人，不就是当了兵。他忽然想明白了，那个意义的正面是造一两页新历史，不是写几篇文章。他以前就这样想过，现在更相信了。可是，他想营救汝殷，虽然这不在那个“意义”之中。

又过了几天，二头才和汝殷说了“再见”。

二头回到家中，爸爸已然在两天前下葬了。二头起了誓，从此再不进城去抓药！

载一九三四年五月《现代》第五卷一期

生 灭

“梅！”文低声的叫，已想好的话忽然全乱了；眼从梅的脸上移开，向小纯微笑。

小纯，八个月的小胖老虎，陪着爸笑了，鼻的左右笑出好几个肉坑。

文低下头去；天真的笑，此时，比刀还厉害。

小纯失去了爸的眼，往娘的胸部一撞，仰脸看娘。娘正面向窗出神，视线远些好能支持住泪。小纯无聊的啊啊了一阵，嘴中的粉色牙床露出些来。往常在灯下，文每每将一片棉花贴在那嫩团团的下巴上，往墙上照影；梅娇唤着：小老头，小老头；小纯啊啊着，莫名其妙的笑，有时咯咯的笑出声来。今晚，娘只用手松拢着他，看着窗；绿窗帘还没有放下来。

小纯又作出三四种声音，信意的编成短句，要唤出大人心中的爱。娘忍不住了，低下头猛的吻了小纯的短发几下，苦痛随着泪滴在发上。“不是胃病！”本想多说，可是苦痛随着这简短的爆发又封住了心，象船尾的水开而复合。没擦自己的眼，她轻轻把小纯的

头发用手掌拭干。

文觉得自己是畜类。当初，什么样的快乐没应许过她？都是欺骗，欺骗！他自己痛苦；可是她的应该大着多少倍呢？他想着婚前的景象……那时候的她……不到二年……不能再想；再想下去，他就不能承认过去的真实，而且也得不到什么安慰。他不能完全抛弃了希望。只有希望能折减罪过，虽然在过去也常这么着，而并没多大用处。“没有小纯的时候，不也常常不爱吃东西？”他笑得没有半分力量。想起在怀上小纯以前的梅，那时她的苍白是偶尔的，象初开的杜鹃，过一会儿便红上来。现在……“别太胆小了，不能是那个。”他把纯抱过来，眼撩着梅；梅的脸，二年的工夫，仿佛是另一个人了；和纯的乳光的脸蛋比起来，她确是个母亲样子了。她照镜子的时候该怎样难过呢？“乖，跟爸爸，给唱唱。”可是他没有唱，他找不到自己的声音。只是纯的凉而柔滑的脸，给他的唇一种舒适，心中也安静了些。

梅倒在床上，脸埋在枕里。

文颠动着小纯，在屋里转，任凭小纯揪他的耳朵，抓他的头发。他的眼没离开梅：那就是梅吗？和梅同过四年的学，连最初的相遇——在注册室外——他还记得很清楚。那时候的梅象个翠鸟似的。现在床上这一个人形，难道还是她？她想什么呢？生命

就是这么无可捉摸的暗淡吗？腿一软似的，他坐在床沿上。惭愧而假笑的脸贴着小纯的胖腮，“妈不哭，小纯不哭。”小纯并没有哭，只是直躲爸的脸——晚上，胡子茬又硬起来——掏出口中的手指在爸的脸上画。

梅的头微微转起点来：“和点代乳粉试试，纯，来！”她慢慢坐起来，无意的看了腹部一眼；要打嗝，没打出来。

“胃不好，奶当然不好，”文极难堪的还往宽处想。他看罐上的说明。

“就快点吧，到吃的时候了；吃了好睡！”梅起急。

这不是往常夫妻间的小冲突的那种急，文看出来：这是一种不知怎好的暴躁，是一触即发的悲急。文原谅她，这不由她；可是在原谅中他觉到一点恐怖。他忙把粉调好。

小纯把头一口咽了。梅的心平下一点去，极轻妙而严重的去取第二匙。文看着她的手，还是那么白润，可是微微浮肿着，白润得不自然。纯辨明了滋味，把第二口白汁积在口中，想主意，而后照着喷牙练习那种喷法噗了一口，白汁顺嘴角往下流，鼻上也落了几小颗白星。文的喉中噎了一下，连个“乖”也没能叫出。

“宝纯纯！”梅在慌中镇定，把对一切苦恼的注意

都移到纯的身上来，她又完全是母亲了：“来，吃，吃——”自己吧嗒着嘴，又轻轻给了他一匙。

纯的胖腿踢蹬起来，虽然没哭——他向来不爱哭——可是啊啊了一串，表示决不吃这个新东西。

“算了吧，”男人性急，“阿——”可是没什么办法。

梅叹了口气，不完全承认失败，又不肯逼迫娃娃，把怀解开：“吃吧，没养分！”

小纯象蜜蜂回巢似的奔了乳头去，万忙中找了爸一眼。爸要钻进地里去。纯吃得非常香甜，用手指拨弄着那个空闲的乳头。梅不错眼珠的看着娃娃的腮，好似没有一点思想；甘心的，毫不迟疑的，愿把自己都给了纯。可是“没养分”！她呆呆的看着那对小腮，无限的空虚。文看着妻的胸。那曾经把他迷狂了的胸，因小纯而失了魅力，现在又变成纯的毒物——没有养分！他听着咂乳的微声，温善的宣布着大人的罪恶。他觉到自己的尊严逐渐的消失。小纯的眼渐渐闭上了，完全信靠大人，必须含着乳睡去。吃净了一边，换过方向来，他又睁开眼，湿润的双唇弯起一些半睡中的娇笑。文扭过头去。梅机械的拍着小腿，纯睡去了。

多么难堪的静寂。要再不说点什么，文的心似乎要炸了。伏在梅的耳旁，他轻轻的说：“明天上孟老

头那里看看去；吃剂药看。”他还希望那是胃病，胃病在这当儿是必要的，救命的！

梅点点头，“吃汤药，奶可就更不好了。”她必须为小纯而慎重，她自己倒算不了什么。

“告诉老孟，说明白了，有小孩吃奶。”文的希望是无穷的，仿佛对一个中医的信心能救济一切。

一夜，夫妻都没睡好；小纯一会一醒，他饿。两只小手伸着时，象受了惊似的往上抬，而后闭着眼咧咧几声；听到娘的哼唧又勉强睡去；一会儿又醒。梅强打精神哼唧着，轻轻的拍着他，有时微叹一声，一种困乏隐忍悔恨爱惜等混合成的叹息。文大气不出，睁着眼看着黑暗。他什么也不敢想，可是什么都想到了，越想越迷惘。一个爱的行为，引起生死疾痛种种解不开的压迫。谁曾这么想过呢，在两年前？

春晨并没有欣喜，梅的眼底下发青，脸上灰白。文不敢细看她。他不断的打哈欠，泪在面上挂着，傻子似的。他去请假，赶回来看孩子；梅好去诊看。

小纯是豪横的，跟爸撕纸玩，揪爸的鼻子……不过，玩着玩着便啊啊起来，似微含焦急。爸会用新方法使他再笑得出了声，可是心中非常难过。他时时看那个代乳粉罐。钱是难挣的，还能不供给小纯代乳粉，假如他爱吃的話；但是他不吃。小纯瘦起来，一天到晚哭哭咧咧，以至于……他不敢再想。马上就看

看纯，是否已经瘦了些呢？纯的眼似乎有点陷下，双眼皮的沟儿深了些，可怜的更俊了！

钱！不愿想它；敢不想么？事事物物上印着它的价值！他每月拿六十块。他不嫌少。可是住房、穿衣、吃饭、交际、养小孩都仗着这六十块；到底是紧得出不来气，不管嫌少不嫌。为小纯，他们差不多有一年了，没作过一件衣裳，没去看一次电影或戏。为小纯，梅辞了事。梅一月须喝五块钱的牛奶。但小纯是一切；钱少，少花就是了，除了为小纯的。谁想到会作父母呢？当结婚的时候，钱是可以随便花的。两个大学毕业生还怕抓不到钱么？结婚以后，俩人都去作事，虽然薪水都不象所期望的那么高，可是有了多花，没了少花，还不是很自由的么？早上出去，晚上回来，三间小屋的家庭不过象长期的旅舍。“随便”增高了浪漫的情味。爱出去吃饭，立起就走；爱自己作便合力的作。生活象燕那样活泼，一切都被心房的跳跃给跳过去，如跳栏竞走那样。每天晚上会面是一个恋的新试验……只有他俩那些不同而混在一处的味道是固定的，在帐子上，杯沿上，手巾上，挂着，流动着。

“我们老这样！”

“我们老这样！”

老这样，谁怕钱少呢？够吃喝就好。谁要储蓄呢？

两个大学毕业生还愁没有小事情作么。“我们就老这样自由，老这样相爱！”生活象没有顾虑的花朵，接受着春阳的晴暖。

慢慢的，可是，这个简单的小屋里有了个可畏的新现象，一个活的什么东西伸展它的势力，它会把这个小巢变成生命的监狱！他们怕！

怕有什么用呢，到底有了小纯。母性的尊傲担起身上的痛苦；梅的惊喜与哭泣使文不安而又希冀。为减少她的痛苦，他不叫她再去作事，给他找了个女仆。他俩都希望着，都又害怕。谁知道怎样作父母呢？最显然的是觉到钱的压迫。两个大学毕业生，已有一个不能作事的了。文不怕；梅说：只要小孩断了奶便仍旧去作事。可是他们到底是怕。没有过的经验来到，使他们减少了自信，知道一个小孩带来多少想不到的累赘呢。不由的，对这未来的生命怀疑了。谁也不肯明说设法除掉了它，可是眼前不尽光明……

文和纯有时不约而同的向窗外看；纯已懂得找娘，文是等着看梅的脸色。她那些不同的脸色与表情，他都能背得过来。假如她的脸上是这样……或那样……文的心跳上来，落下去，恐慌与希望互有胜负的在心中作战。小纯已有点发急，抓着桌子打狠儿。“爸抱上院院？”戴上白帽，上院中去，纯又笑了。

“妈来喽！”文听见砖地上的脚步声。脚步的轻快

是个吉兆；果然由影壁后转过一个笑脸来。她夹着小皮包，头扬着点，又恢复了点婚前的轻俏。

文的心仿佛化在笑里了。

顾不得脱长袍，梅将小纯接过去，脸偎着脸。长袍的襟上有一大块油渍，她也不理会；一年前，杀了她也不肯穿它满街去走。

“问了孟老头儿，不是喜；老头儿笑着说的，我才不怕他！”梅的眼非常的亮，给言语增加上些力量。

“给我药方，抓几剂？”文自行恢复了人的资格。“我说不能呢；还要怎么谨慎？难道吻一下也——没的事！”从梅的皮包里掏出药方，“脉濡大，膈中结气……”一边念，一边走，没顾得戴帽子。

吃了两剂，还是不见好。小纯两太阳下的肉翅儿显然的落下去。梅还时时的恶心。

文的希望要离开他。现象坏。梅又发愣了，终日眼泪扑洒的。小纯还不承认代乳粉。白天，用稀粥与嫩鸡子对付，他也乖乖的不闹；晚间，没有奶不睡。

夜间，文把眉皱得紧紧的思前想后。现象坏！怎么容易呢？总是自己的过错；怎能改正或削减这个过错呢；他喉中止不住微响了。梅也没睡去，她明白这个响声。她呜咽起来。

文想安慰她，可是张不开口；夜似封闭了他的七窍，要暗中把他压死。他只能乱想。自从有了小纯，

金钱的毒手已经扼住他们的咽喉。该买的东西不知道有多少，意外的花费几乎时时来伸手；他们以前没想到过省钱！但是小纯是一切。他不但是爱，而且是爱的生长，爱的有形的可捉摸的香暖的活宝贝。夫妇间的亲密有第三者来分润、增加、调和、平衡、完成。爱会从小纯流溢到他或她的心间；小纯不阻隔，而能传导。夫妇间彼此该挑剔的，都因小纯而互相原谅。他们更明白了生命，生命是责任，希望，与继续。金钱压迫的苦恼被小纯的可爱给调剂着；婴儿的微笑是多少年的光明；盘算什么呢？况且梅是努力的，过了满月便把女仆辞去，她操作一切。洗、作、买，都是她。文觉得对不起她，可是她乐意这样。她必须为小纯而受苦。等他会走了，她便能再去挣钱……

但是，假如这一个将能省点心，那一个又来了呢？大的耽误了，小的也养不好怎么办呢？梅一个人照顾俩，这个睡了，那个醒，六十块钱，六十块钱怎么对待梅呢？永远就这么作下母亲去？孩子长大了能不上学么？钱造成天大的黑暗！

梅呜咽着！

第二天，梅决定到医院去检查。和文商议的时候，谁也不敢看谁。梅是有胆气的，除了怕黑潮虫，她比文还勇敢——在交涉一点事，还个物价，找医生等等上，她都比文的胆壮。她决定去找西医。文笑着，

把眼睛藏起来。

“可怜的纯！”二人不约而同的低声儿说。小纯在床上睡呢。为可怜的纯，另一个生命是不许见天日的。

文还得请半天假。

梅走后，小纯还没有醒。文呆立在床前看着纯的长眼毛，一根一根清楚的爬在眼皮下。他不知怎样好。看着梅上医院，可与看着她上街买菜去不同了；这分明是白天奴使，夜间蹂躏的宣言，他觉得自己没有半点人味。

小纯醒了，揉开眼，傻子似的就笑。文抱起他来，一阵刺心的难过。他无聊的瞎说，纯象打电话似的啊啊。文的心在梅身上。以前，梅只是他的梅；现在，梅是母亲。假如没了梅，只剩下他和纯？他不敢再想下去。生死苦痛、爱、杀、妻、母……没有系统的在他心上浮着，象水上的屑沫。

快到晌午，梅才回来。她眼下有些青影。不必问了，她也不说，坐在床沿上发愣。只有纯的啊啊是声音，屋中似在死的掌握里。半天，梅忽然一笑，笑得象死囚那样无可奈何的虚假：“死刑！”说完，她用手挡起脸来，有泪无声的哭着，小纯奔着妈妈要奶吃。

该伤心的地方多了；眼前，梅哭的是怕什么偏有什么。这种伤心是无法止住的，它把以前的快乐一笔

勾销，而暗示出将来是不可测的，前途是雾阵。怕什么偏有什么，她不能相信这是事实，可是医生又不扯谎。已经两个多月了，谁信呢？

无名的悲苦发泄了以后，她细细的盘算：必须除掉这个祸胎。她太爱纯，不能为一个未来的把纯饿坏。纯是头一个，也得是最好的。但是，应当不应当这么办呢？母性使她迟疑起来，她得和文商议。

文没有主张。梅如愿意，便那么办。但是，怕有危险呢！他愿花些钱作为赎罪的罚金，可是钱在哪里呢？他不能对梅提到钱的困难，梅并非是去享受。假如梅为眼前的省钱而延迟不决，直到新的生命降生下来，那又怎样办？哪个孩子不是用金子养起的呢？他没主意，金钱锁住那未生的生命，痛苦围困住了梅——女人。痛苦老是妇女的。

几个医院都打听了。法国医院是天主教的，绝对不管打胎。美国医院是耶稣教的，不能办这种事。私立的小医院们愿意作这种买卖，可是看着就不保险。只有亚陆医院是专门作这个的，手术费高，宿膳费高，可是有经验，有设备，而且愿意杀戮中国的胎儿。

去还是不去呢？

去还是不去呢？

生还是灭呢？在这复杂而无意义的文化里？

梅下了决心，去！

文勇敢起来，当了他的表，戒指……去！

梅住二等七号。没带铺盖，而医院并不预备被褥；文得回家取。

取来铺盖，七号已站满了小脚大娘，等梅选用。医院的护士只管陪着大夫来，和测温度；其余的事必须雇用小脚大娘，因为中国人喜欢这样。梅只好选用了一位——王大娘。

王大娘被选，登时报告一切：八号是打胎的——十五岁的小妞，七个月的肚子，前两天用了撑子，叫唤了两夜。昨天已经打下来，今天已经唱着玩了。她的野汉子是三十多岁的掌柜的。第九号是打胎的，一位女教员。她的野汉子陪着她住院；已经打完了，正商量着结婚。为什么不省下这回事呢？谁知道。第十号是打胎的，可不是位小姐（王大娘似乎不大重视太太而打胎的），而小孩也不是她丈夫的。第十一号可不是打胎的，已经住了两个多月，夫妇都害胃病，天天吃中国药，专为在这儿可以痛快的吃大烟。

她刚要报告第十二号，进来一群人：送牛奶的问定奶不定，卖报的吆喝报，三仙斋锅贴铺报告承办伙食，卖瓜子的让瓜子，香烟……王大娘代为说明：“太太，这儿比市场还方便。要不怎么永远没有闲房呢，老住得满满的，贵点，真方便呢。抽大烟没人敢抄，巡警也怕东洋人不是？”

八号的小妞又唱呢，紧接着九号开了留声机，唱着《玉堂春》。文想抱起小纯，马上回家。可是梅不动。纯洁与勇敢是他的孩子与妻，因他而放在这里——这提倡蹂躏女性的地方，这凭着金钱遮掩所谓丑德的地方，这使异国人杀害胎儿的地方！

他想叫梅同他回家，可是他是祸首，他没有管辖她的权利。他和那些“野汉子”是同类。

王大娘问：先生也住在这里吗？好去找铺板。这里是住一家子的，可以随意作饭吃。

文回答不出。

“少爷可真俊！”王大娘夸奖小纯：“几个月了？”看他们无意回答，继续下去：“一共有几位少爷了？”

梅用无聊与厌烦挤出一点笑来：“头一个。”

“哟！就这一位呀！？为什么，啊，何不留着小的呢？不是一共才俩？”

文不由的拿起帽子来。可是小纯不许爸走，伸着小手向他啊啊。他把帽扣在头上，抱过纯来，坐在床沿上。

九号又换了戏片。

沈二哥加了薪水

四十来岁，扁脸，细眉，冬夏常青的笑着，就是沈二哥。走路非常慎重，左脚迈出，右脚得想一会儿才敢跟上去。因此左肩有些探出。在左肩左脚都伸出去，而右脚正思索着的时节，很可以给他照张像，姿态有如什么大人物刚下飞机的样子。

自幼儿沈二哥就想作大人物，到如今可是还没信儿作成。因为要作大人物，就很谨慎，成人以后谁也晓得他老于世故。可是老于世故并不是怎样的惊天动地。他觉得受着压迫，很悲观。处处他用着心思，事事他想得周到，步法永远一丝不乱，可也没走到哪儿去。他不明白。总是受着压迫，他想；不然的话……他要由细腻而丰富，谁知道越细心越往小里抽，象个盘中的桔子，一天比一天缩小。他感到了空虚，而莫名其妙。

只有一点安慰——他没碰过多少钉子，凡事他都要“想想看”，唯恐碰在钉子上。他躲开了许多钉子，可是也躲开了伟大；安慰改成了失望。四十来岁

的了，他还没飞起来过一次。躲开一些钉子，真的，可是嘴按在沙窝上，不疼，怪憋得慌。

对家里的人，他算尽到了心。可是他们都欺侮他。太太又要件蓝自由呢的夹袍。他照例的想想看，不说行，也不说不行。他得想想看：论岁数，她也三十五六了，穿哪门子自由呢？论需要，她不是有两三件夹袍了吗？论体面，似乎应当先给儿女们做新衣裳，论……他想出无数的理由，可是不便对她直说。想想看最保险。

“想想看，老想想看，”沈二嫂挂了气：“想他妈的蛋！你一辈子可想出来什么了？！”

沈二哥的细眉拧起来，太太没这样厉害过，野蛮过。他不便还口，老夫老妻的，别打破了脸。太太会后悔的，一定。他管束着自己，等她后悔。

可是一两天了，他老没忘了她的话，一时一刻也没忘。时时刻刻那两句话刺着他的心。他似乎已忘了那是她说的，他已忘了太太的厉害与野蛮。那好象是一个启示，一个提醒，一个向生命的总攻击。“一辈子可想出什么来了？老想想看！想他妈的蛋！”在往日，太太要是发脾气，他只认为那是一种压迫——他越细心，越周到，越智慧，他们大家越欺侮他。这一回可不是这样了。这不是压迫，不是闹脾气，而是有什么一种摇动，象一阵狂风要把老实实在的一棵树连

根拔起来，连根！他仿佛忽然明白过来：生命的所以空虚，都因为想他妈的蛋。他得干点什么，要干就干，再没有想想看。

是的，马上给她买自由呢，没有想想看。生命是要流出来的，不能罐里养王八。不能！三角五一尺，自由呢。买，没有想想看，连价钱也不还，买就是买。

刮着小西北风，斜阳中的少数黄叶金子似的。风刮在扁脸上，凉，痛快。秋也有它的光荣。沈二哥夹着那卷儿自由呢，几乎是随便的走，歪着肩膀，两脚谁也不等着谁，一溜歪斜的走。没有想想看，碰着人也活该。这是点劲儿。先叫老婆赏识赏识，三角五一尺，自由呢，连价也没还，劲儿！沈二哥的平腮挂出了红色，心里发热。生命应该是热的，他想，他痛快。

“给你，自由呢！”连多少钱一尺也不便说，丈夫气。

“你这个人，”太太笑着，一种轻慢的笑，“不问问我就买，真，我昨天已经买下了。得，来个双份。有钱是怎着？！”

“那你可不告诉我？！”沈二哥还不肯后悔，只是乘机会给太太两句硬的：“双份也没关系，买了就是买了！”

“哟，瞧这股子劲！”太太几乎要佩服丈夫一下。“吃了横人肉了？不告诉你喽，哪一回想想看不是个

蔫溜儿屁?!”太太决定不佩服他一下了。

沈二哥没再言语，心中叫上了劲。快四十了，不能再抽抽。英雄伟人必须有个劲儿，没有前思，没有后想，对！

第二天上衙门，走得很快。遇上熟人，大概的一点头，向着树，还是向着电线杆子，都没关系。使他们惊异，正好。

衙门里同事的有三个加了薪。沈二哥决定去见长官，没有想想看。沈二哥在衙门里多年了，哪一件事，经他的手，没出过错。加薪没他的事？可以！他挺起身来，自己觉得高了一块，去见司长。

“司长，我要求加薪。”没有想想看，要什么就说什么。这是到伟大之路。

“沈先生，”司长对老人儿挺和气，“坐，坐。”

没有想想看，沈二哥坐在司长的对面，脸上红着。

“要加薪？”司长笑了笑，“老人儿了，应当的，不过，我想想看。”

“没有想想看，司长，说句痛快的！”沈二哥的心几乎炸了，声音发颤，一辈子没说过这样的话。

司长愣了，手下没有一个人敢这样说话，特别是沈二哥；沈二哥一定有点毛病，也许是喝了两盅酒，“沈先生，我不能马上回答你；这么办，晚上你到我

家里，咱们谈一谈？”

沈二哥心中打了鼓，几乎说出“想想看”来。他管住了嘴：“晚上见，司长。”他退出屋。什么意思呢？什么意思呢？管它呢，已经就是已经。看司长的神气，也许……不管！该死反正活不了。不过，真要是……沈二哥的脸慢慢白了，嘴唇自己动着。他得去喝盅酒，酒是英雄们的玩艺儿。可是他没去喝酒，他没那个习惯。

他决定到司长家里去。一定没什么错儿；要是真得罪了司长，还往家中邀他么？说不定还许有点好处，“硬”的结果；人是得硬，哪怕偶尔一次呢。他不再怕，也不告诉太太，他一声不出的去见司长，得到好处再告诉她，得叫她看一手两手的。沈二哥几乎是高了兴。

司长真等着他呢。很客气，并且管他叫沈二哥：“你比我资格老，我们背地里都叫你沈二哥，坐，坐！”

沈二哥感激司长，想起自己的过错，不该和司长耍脾气。“司长，对不起，我那么无礼。”沈二哥交待了这几句，心里合了辙。他就是这么说话的时候觉得自然，合身分。“自己一定是疯了，跟司长翻脸。”他心里说。他一点也不硬了，规规矩矩的坐着，眼睛看着自己的膝。“司长叫我干什么？”

“没事，谈一谈。”

“是。”沈二哥的声音低而好听，自己听着都入耳。说完了，似乎随着来了个声音：“你抽抽”，他也觉出来自己是一点一点往里缩呢。可是他不能改，特别是在司长面前。司长比他大的多，他得承认自己是“小不点”。况且司长这样客气呢，能给脸不兜着么？

“你在衙门里有十年了吧？”司长问，很亲热的。

“十多年了，”沈二哥不敢多带感情，可是不由的有点骄傲，生命并没白白过去，十多年了，老有差事作，稳当，熟习，没碰过钉子。

“还愿往下作？”司长笑了。

沈二哥回答不出，觉得身子直往里抽抽。他的心疼了一下。还愿往下作？是的。但是，这么下去能成个人物么？他真不敢问自己，舌头木住了，全是空的，全是。

“你看，今天你找我去……我明白……你是这样，我何尝不是这样。”司长思索了会儿。“咱们差不多。没有想想看，你说的，对了。咱们都坏在想想看上。不是活着，是凑合。你打动了我。咱们都有这种时候，不过很少敢象你这么直说出来的。咱们把心放在手上捧着。越活越抽抽。”司长的眼中露出真的情感。

沈二哥的嘴中冒了水。“司长，对！咱们，我，一天一天的思索，只是为‘躲’，象苍蝇。对谁，对任

何事，想想看。精明，不吃亏。其实，其实……”他再找不到话，嗓子中堵住了点什么。

“几时咱们才能不想想看呢？”司长叹息着。

“几时才能不想想看呢？”沈二哥重了一句，作为回答。

“说真的，当你说想想看的时候，你想什么？”

“我？”沈二哥要落泪：“我只想把自己放在有垫子的地方，不碰屁股。可也有时候，什么也不想，只是一种习惯，一种习惯。当我一说那三个字，我就觉得自己小了一些。可是我还得说，象小麻雀听见声儿必飞一下似的。我自己小起来，同时我管这种不舒服叫作压迫。我疑心。事事是和我顶着牛。我抓不到什么，只求别沉下去，象不会水的落在河里。我——”

“象个没病而怕要生病的，”司长接了过去。“什么事都先从坏里想，老微笑着从反面解释人家的好话真话。”他停了一会儿。“可是，不用多讲过去的了，现在我们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沈二哥随着问，心里发空。“我们得有劲儿，我认为？”

“今天你在衙门里总算有了劲儿，”司长又笑了笑，“但是，假如不是遇上我，你的劲儿有什么结果呢？我明天要是对外长有劲儿一回，又怎样呢？”

“事情大概就吹了！”

“沈二哥，假若在四川，或是青海，有个事情，需要两个硬人，咱俩可以一同去，你去不去？”

“我想想看，”沈二哥不由的说出来了。

司长哈哈的笑起来，可是他很快的止住了：“沈二哥，别脸红！我也得这么说，假如你问我的话。咱们完了。人家托咱们捎封信，带点东西，咱们都得想想看。惯了。头裹在被子里咱们才睡得香呢。沈二哥，明天我替你办加薪。”

“谢”堵住了沈二哥的喉。

载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现代》第六卷第一期

裕 兴 池 里

戴水晶墨镜的那个，我看出来，是尤二爷。

他们一共有五六个人，可不是一块儿来的。尤二爷和那个胡子是最先到的。尤二爷的脸真白。他知道自己的脸白，一会儿用手摸摸，一会儿摘下墨镜向镜子里扫一眼。他不是唱花旦的——他不会唱花旦的那种特别的笑法——可是有点儿象。他们都穿着丝袜子，虽然那个胡子至少也有五十多岁了；尤二爷看看吗，也就是三十四五的样儿。

裕兴池的伙计跟他们很熟：他俩的姓、住址、电话号码、吸什么牌的烟，龙井还是香片，他们都知道。他俩一进来，伙计好象忽然多出来几个；一向我不晓得裕兴池有这么多干活的。拿烟的拿烟，沏茶的沏茶，递手巾把的就是两个，打电话的打电话。他俩知道这些伙计小名儿，伙计也欢迎他们这样叫着。

烟茶来齐，电话还叫着，尤二爷把墨镜摘了放在桌上。叼着极细极长的烟嘴，话随着烟从嘴角钻出来：“五哥，我不在乎那几个钱；输了赢了的还算回

事?!不在乎钱;牌品,我说的是牌品!早知道有他,我就不耍!”

五哥——那个胡子——已把丝袜子脱了,串着指缝:“没什么,赶明儿再凑一局,还约上他,圆过这个场;这么搁着也不象是回事,也没什么。”

“咱不在乎那几块子钱;哎,子元!”

子元进来了,穿着洋服,四十来岁,胖胖的,鼻子上满是笑纹;立好了向五哥和尤二爷鞠躬:“晚来一步!都有茶了?”

五哥赶紧停止串脚缝,用“原来当”的手递烟,子元双手去接:“嘍,嘍,”鼻子上的笑纹过了眼睛,上了脑门。

“子元哥,”尤二爷拍着自己的木床,“这儿!昨天的那个碴儿……”

“就是。”

“我不在乎那点钱,讲的是牌品。”

“就是。”

“子元,”五哥串了下儿满意的,偷偷闻了闻:“得给他们圆上这个碴儿,老这么搁着也不象回事儿。”

“就是,五哥,那谁——”

“六条的电话叫来没有,小四儿?”五哥问。

“那谁——”

“叫不通。”

“先叫马科长那里！”

“那谁——”子元忘了下句，“可不是。”

“不在乎，”

“子元，”

尤二爷和五哥说到了一块。尤二爷嚷了：“五哥？”

“我刚要说这个，赶明儿咱们得圆上这个碴儿，别。”

“五爷，电话！”

“马，马！”五哥忙着喝了口茶，忙着把烟头扔在地上，忙着又点上一支，一手提着裤衩，忙着慢慢的走了。

“子元哥，常玩，还能在乎几块子钱？你昨天没加入，可是总该看见了：他那是怎么打呢？！我告诉你，子元哥，气得我一夜没睡好。”

“就是，五哥说得好，圆上这个碴儿。”

“咱不在乎那几，”

“得圆上，”

“子元，”五哥叫，“马科长跟你说话。”

“哟，你们二位，失陪，马科长电话，”子元向刚进来的两位立正鞠躬。

“子元，马科长，”

“是的，五哥。”

“华亭，孟康？”尤二爷拍着木床，“这边！我说，昨个那一场，一夜没睡，我！不在乎那几块钱；牌品，牌——”

“五哥！！”华亭和孟康一齐立起来叫。

“坐！我说，咱们得给他们圆上昨天那个碴，这么搁着不象回事。”五哥坐下，手伸到裤衩里抓着。

“当然！！”华亭的声儿粗，孟康的声儿细，一齐这么说，合着音。

华亭是个一篓油，脸上湿漉漉的有层灰，象落上土的炒花生米；穿的很讲究，右手食指上戴着个半斤多重的金戒指；进来就脱衣裳，大模大样的展览肚子。孟康是个细高挑儿，长脖小脑袋，脸上发绿，眼上有两青圈，象个给唱鼓书的弹弦子的，腰带上系着长杆烟袋。

“五哥说得有理，”华亭高声的说，嗓子里带着点痰，“得圆上这一场。常在一块儿玩！”

“常在一块儿玩，”孟康的眼神不足，可是非常努力的转眼珠。“五哥对了，得圆上这个碴！”

“马科长，刚打来电话，说，今晚上都到他那儿去，再凑凑，也约上‘他’；二爷——”

“就是，”子元回来：“科长说晚上都到他那儿去，”

“子元，听我的；我本来约大伙儿到我那儿去；既然马科长这么说，莫若今个先吃他，明天是我的。”

“我都好办，有吃儿就行，”华亭哈哈的笑起来，拉着痰丝。

“五哥，”尤二爷叫，脸上微微红了些：“我可是交待明白了，我可不为那几块钱；他太不够朋友！”

全不言语了。华亭用热手巾擦脸上的油灰，孟康转着眼珠扒袜子，子元的笑纹由鼻子上慢慢往下溜，咧着点嘴。五哥叫：“小四！李二闲着哪吗？刮脸！”

“叫李二，五爷叫！”小四的嗓子非常的尖。

“叫曹五修脚，修完再洗，疼的钻心！”孟康的袜子还没扒下来呢。

“我洗池子，”华亭知道非洗池子不能退油。

“五爷，那边刮吧！”小四嚷。

李二也赶过来：“五爷，那边刮吧！”

“曹五那小子呢？”孟康没有好气的问。

“就来，他在楼下作活呢，就来！”小四的尖嗓设法带出顶甜的音调。

五爷走了。子元笑着跟了过去，“我也刮刮。”

我看出了神，也跟去刮脸。

怪不得“五哥”单找李二呢，我还没看见过理发匠有这么和气的——不愿说他下贱。好象“五哥”的脸是电镀的，李二给他抹胰子都怕伤了脸皮。

“子元，晚上你去？”

“稍晚一点，去总得去。”子元扭过头去笑，挤瘪了许多胰子泡。

“二爷，”五哥放低了声，“二爷的话——”

“就是，”子元紧跟着嗽了一声。

孟康来了。“五哥，二爷今天是——”

子元又嗽了声。

尤二爷也跟来了。

“二爷也刮刮？”李二笑的把牙全露出来：“我叫张顺去？”

“不用，我不刮。”尤二爷摸了摸自己的白脸，立在五哥的旁边，叼着细长的烟嘴。

“我刚这儿跟他们说，二爷，”五哥的声音使大家都听到。李二登时停住了刀子，笑着等五爷说完。“前几个我上冯三爷那里去凑。这个老家伙；他六十了，比我大四岁；当着两姨太太，他跟我说，你猜什么？”五哥自己先笑了笑，李二陪着。“五爷，他说，你当我叫她们闲着呢？饶不了她们；不信，你问问她俩！哎呀，招得两位姨太太都不好意思了，这个老家伙！也别说了，倒是真棒，真棒！”

“我要是能那么棒，多抖！”孟康的长脖子缓慢的俯仰了两下。

“孟康你也不弱，别看不胖！坐下二十四圈，你

比谁弱？”五哥问。李二又停了刀子，笑得好象浑身都直痒痒。

“就是，”子元完全承认这是事实。

孟康对镜子照了照，用力睁眼，青眼圈确是小了些，笑了一下。

尤二爷的脸还红着点，眼睛来回扫着大家；极慢的往外喷着烟。“五哥，晚上我去不去呢？”

“怎好意思不去呢；本来是我的请，吃马科长还不是一样？反正是咱们这伙人。”

“我先洗去了，”孟康说，“曹五这小子大概是死了！”

“洗完再修也好，”尤二爷赶着说，很和气，有点无聊。

“你问子元，”五哥说：“我是不是先约的马科长，子元？”

“是，五哥，”子元的头立起来，用刮过的半边脸代表着全体的笑意。

“我先约的他，他说他已经预备了；不去不大好意思，是不是？”

“不是，”尤二爷心中似乎有点发乱，“我倒不是别扭；昨个，咱们不在乎那点钱！”

“当然，”子元的头又立起来：“我其实还有事；不去可不好意思！我得晚一点，也晚不了多少！”

尤二爷点了几下头，脸上透着思想很深沉，走过子元这边来。

“二爷不刮刮？”子元问。

“洗完再说。”尤二爷搭讪着走出去。

“子元，”

“五哥，”

谁也没说什么。

我先刮完，可是舍不得走，掏掏耳朵吧。

掏净一个耳朵，他们都完了。

他俩走出理发室去，曹五拿着家伙包儿走进来。

“曹五，人家找你半天了！”李二很不满意的样儿说。

“又是那群王八兔子贼呀？”曹五往我这么看了一眼，看我是生人，他放大了胆：“×他们归了包堆的奶奶！”

我多给了一毛的小账；要是曹五给我刮了脸，或是修了脚，我至少得给一块。骂得真脆！要是有人把这群玩艺儿都煮巴煮巴当狗肉卖，我一定都买来，倒在河里去请王八们开开斋。

创 造 病

杨家夫妇的心中长了个小疙瘩，结婚以后，心中往往长小疙瘩，象水仙包儿似的，非经过相当的时期不会抽叶开花。他们的小家庭里，处处是这样的花儿。桌，椅，小巧的玩艺儿，几乎没有不是先长疙瘩而后开成了花的。

在长疙瘩的时期，他们的小家庭象晴美人间的唯一的小黑点，只有这里没有阳光。他们的谈话失去了音乐，他们的笑没有热力，他们的拥抱象两件衣服堆在一起。他们几乎想到离婚也不完全是坏事。

过了几天，小疙瘩发了芽。这个小芽往往是突然而来，使小家庭里雷雨交加。那是，芽儿既已长出，花是非开不可了。花带来阳光与春风，小家庭又移回到晴美的人间来；那个小疙瘩，凭良心说，并不是个坏包。它使他们的生活不至于太平凡了，使他们自信有创造的力量，使他们忘记了黑暗而喜爱他们自己所开的花。他们还明白了呢：在冲突中，他们会自己解和，会使丑恶的泪变成花瓣上的水珠；他们明白了

彼此的力量与度量。况且再一说呢，每一朵花开开，总是他们俩的；虽然那个小包是在一个人心中长成的。他们承认了这共有的花，而忘记了那个独有的小疙瘩。他们的花都是并蒂的，他们说。

前些日子，他们俩一人怀着一个小包。春天结的婚，他的薄大衣在秋天也还合适。可是哪能老是秋天呢？冬已在风儿里拉他的袖口，他轻轻颤了一下，心里结成个小疙瘩。他有件厚大衣；生命是旧衣裳架子么？

他必须作件新的大衣。他已经计划好，用什么材料，裁什么样式，要什么颜色。另外，他还想到穿上这件大衣时的光荣，俊美，自己在这件大衣之下，象一朵高贵的花。为穿这件新大衣，他想到浑身上下应该加以修饰的地方；要是没有这件新衣，这些修饰是无须乎费心去思索的；新大衣给了他对于全身的美丽的注意与兴趣。冬日生活中的音乐，拿这件大衣作为主音。没有它，生命是一片荒凉；风，寒，与颤抖。

他知道在订婚与结婚时拉下不少的亏空，不应当把债眼儿弄得更大。可是生命是创造的，人间美的总合是个个人对于美的创造与贡献；他不能不尽自己的责任。他也并非自私，只顾自己的好看；他是想象着穿上新大衣与太太一同在街上走的光景与光荣：他是美男子，她是美女人，在大家的眼中。

但是他不能自己作主，他必须和太太商议一下。他也准知道太太必定不拦着他，她愿意他打扮得漂亮，把青春挂在外面，如同新汽车的金漆的商标。可是他不能利用这个而马上去作衣裳，他有亏空。要是不欠债的话，他为买大衣而借些钱也没什么。现在，他不应当再给将来预定下困难，所以根本不能和太太商议。可是呢，大衣又非买不可。怎么办呢？他心中结了个小疙瘩。

他不愿意露出他的心事来，但是心管不住脸，正象土拦不住种子往上拔芽儿。藏着心事，脸上会闹鬼。

她呢，在结婚后也认识了许多的事，她晓得了爱的完成并不能减少别的困难；钱——先不说别的——并不偏向着爱。可是她反过来一想呢，他们还都年少，不应当把青春随便的抛弃。假若处处俭省，等年老的时候享受，年老了还会享受吗？这样一想，她觉得老年还离他们很远很远，几乎是可以永远走不到的。即使不幸而走到呢，老年再说老年的吧，谁不开花便为果子思虑呢。她得先买个冬季用的黑皮包。她有个黄色的，春秋用着合适；还有个白的，配着个天蓝的扣子，夏天——配上长白手套——也还体面。冬天，已经快到了，还要有合适的皮包。

她也不愿意告诉丈夫，而心中结了个小疙瘩。

他们都偷偷的详细的算过账，看看一月的收入和开支中间有没有个小缝儿，可以不可以从这小缝儿钻出去而不十分的觉得难受。差不多没有缝儿！冬天还没到，他们的秋花都被霜雪给埋住了。他们不晓得能否挨过这个冬天，也许要双双的入墓！

他们不能屈服，生命的价值是在创造。假如不能十全，那只好有一方面让步，别叫俩人都冻在冰里。这样，他们承认，才能打开僵局。谁应当让步呢？二人都愿自己去牺牲。牺牲是甜美的苦痛。他愿意设法给她买上皮包，自己的大衣在热烈的英雄主义之下可以后缓；她愿意给他置买大衣，皮包只是为牺牲可以不买。他们都很坚决。几乎以为大衣或皮包的购买费已经有了似的。他们热烈的辩驳，拥抱着推让，没有结果。及至看清了买一件东西的钱并还没有着落，他们的勇气与相互的钦佩使他们决定，一不作，二不休，爽性借笔钱把两样都买了吧。

他穿上了大衣，她提上了皮包，生命在冬天似乎可以不觉到风雪了。他们不再讨论钱的问题，美丽快乐充满了世界。债是要还的，但那是将来的事，他们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况且他们并非把钱花在不必要的东西上，他们作梦都梦不到买些古玩或开个先施公司。他们所必需的没法不买。假如他们来一笔外财，他们就先买个小汽车，这是必需的。

冬天来了。大衣与皮包的欣喜已经渐渐的衰减，因为这两样东西并不象在未买的时候所想的那么足以代替一切，那么足以结束了借款。冬天还有问题。原先梦也梦不到冬天的晚上是这么可怕，冷风把户外一切的游戏都禁止住，虽然有大衣与皮包也无用武之处。这个冬天，照这样下去，是会杀人的。多么长的晚上呢，不能出去看电影，不能去吃咖啡，不能去散步。坐在一块儿说什么呢？干什么呢？接吻也有讨厌了的时候，假如老接吻！

这回，那个小疙瘩是同时种在他们二人的心里。他们必须设法打破这样的无聊与苦闷。他们不约而同的想到：得买个话匣子。

话匣子又比大衣与皮包贵了。要买就买下得去的，不能受别人的耻笑。下得去的，得在一百五与二百之间。杨先生一月挣一百二，杨太太挣三十五，凑起来才一百五十五！

可是生命只是经验，好坏的结果都是死。经验与追求是真的，是一切。想到这个，他们几乎愿意把身份降得极低，假如这样能满足目前的需要与理想。

他们谁也没有首先发难的勇气，可是明知道他们失去勇气便失去生命。生命被个留声机给憋闷回去，那未免太可笑，太可怜了。他们宁可以将来挨饿，也受不住目前的心灵的饥荒。他们必得给冬天一些

音乐。谁也不发言，但是都留神报纸上的小广告，万一有贱卖的留声机呢，万一有按月偿还的呢……向来他们没觉到过报纸是这么重要，应当费这么多的心去细看。凡是费过一番心的必得到酬报，杨太太看见了：明华公司的留声机是可以按月付钱，八个月还清。她不能再沉默着，可也无须说话。她把这段广告用红铅笔勾起来，放在丈夫的书桌上。他不会看不见这个。

他看见了，对她一笑：她回了一笑。在寒风雪地之中忽然开了朵花！

留声机拿到了，可惜片子少一点，只买了三片，都是西洋的名乐。片子是要用现钱买的，他们只好暂时听这三片，等慢慢的逐月增多。他们想象着，在一年的工夫，他们至少可以有四五十片名贵的音乐与歌唱。他们可以学着唱，可以随着跳舞，可以闭目静听那感动心灵的大乐，他们的快乐是无穷的。

对于机器，对于那三张片子，他们象对于一个刚抱来的小猫那样爱惜。杨太太预备下绸子手绢，专去擦片子。那个机器发着欣喜的光辉，每张片子中间有个鲜红的圆光，象黑夜里忽然出了太阳。他们听着，看着，抚摸着，从各项感官中传进来欣悦，使他们更天真了，象一对八九岁的小儿女。

在一个星期里，他们把三张片子已经背下来；似

乎已经没有再使片子旋转的必要。而且也想到了，如若再使它们旋转，大概邻居们也会暗中耻笑，假如不高声的咒骂。而时间呢，并不为这个而着急，离下月还有三个多星期呢。为等到下月初买新片，而使这三个多星期成块白纸，买了话匣和没买有什么分别呢？马上去再买新片是不敢想的，这个月的下半已经很难过去了。

看着那个机器，他们有点说不出的后悔。他们虽然退一步的想，那个玩艺也可以当作一件摆设看，但究竟不是办法。把它送回去损失一个月的钱与那三张片子，是个办法，可是怎好意思呢！谁能拉下长脸把它送回去呢？他们俩没这个勇气。他们俩连讨论这个事都不敢，因为买来时的欣喜是那么高，怎好意思承认一对聪明的夫妇会陷到这种难堪中呢；青年是不肯认错，更不肯认自己呆蠢的。他们相对愣着，几乎不敢再瞧那个机器；那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一块心病。

载一九三五年四月《文饭小品》第三期

丁

海上的空气太硬，丁坐在沙上，脚指还被小的浪花吻着，疲乏了的阿波罗——是的，有点希腊的风味，男女老幼都赤着背，可惜胸部——自己的，还有许多别人的——窄些；不完全裸体也是个缺欠“中国希腊”，窄胸喘不过气儿来的阿波罗！

无论如何，中国总算是有了进步。丁——中国的阿波罗——把头慢慢的放在湿软的沙上，很懒，脑子还清楚、有美、有思想。闭上眼，刚才看见的许多女神重现在脑中，有了进步！那个象高中没毕业的女学生！她妈妈也许还裹着小脚。健康美，腿！进步！小脚下海，呕，国耻！

背上太潮。新的浴衣贴在身上，懒得起来，还是得起，海空气会立刻把背上吹干。太阳很厉害，虽然不十分热。得买黑眼镜——中山路药房里，圆的，椭圆的，放在阿司匹灵的匣子上。眼圈发干，海水里有

盐，多喝两口海水，吃饭时可以不用吃咸菜；不行，喝了海水会疯的，据说：喝满了肚，啊，报上——什么地方都有《民报》；是不是一个公司的？——不是登着，二十二岁的少年淹死；喝满了肚皮，危险，海绿色的死！

炮台，一片绿，看不见炮，绿得诗样的美；是的，杀人时是红的，闲着便是绿的，象口痰。捶了胸口一拳，肺太窄，是不是肺病？没事。帆船怪好看，找个女郎，就这么都穿着浴衣，坐一只小帆船，飘，飘，飘到岛的那边去；那个岛，象蓝纸上的一个苍蝇；比拟得太脏一些！坐着小船，摸着……浪漫！不，还是上劳山，有洋式的饭店。洋式的，什么都是洋式的，中国有了进步！

一对美国水兵搂着两个妓女在海岸上跳。背后走过一个妇人，哪国的？腿有大殿的柱子那样粗。一群男孩子用土埋起一个小女孩，只剩了头，“别！别！”尖声的叫。海哗啦了几下，音乐，呕，茶舞。哼，美国水兵浮远了。跳板上正有人往下跳，远远的，先伸平了胳膊，象十字架上的耶稣；溅起水花，那里必定很深，救生船。啊，哪个胖子是有道理的，脖子上套着太平圈，象条大绿蟒。青岛大概没有毒蛇？印度。一位赤脚而没穿浴衣的在水边上走，把香烟头扔在沙上，丁看了看铁篮——果皮零碎，掷入篮内。中国

没进步多少！

“哈喽，丁，”从海里爬出个人鱼。

妓女拉着水兵也下了水，传染，应当禁止。

“孙！”丁露出白牙；看看两臂，很黑；黑脸白牙，体面不了；浪漫？

胖妇人下了海，居然也能浮着，力学，力学，怎么来着？呕，一入社会，把书本都忘了！过来一群学生，一个个黑得象鬼，骨头把浴衣支得净是棱角。海水浴，太阳浴，可是吃的不够，营养不足，一口海水，准死，问题！早晚两顿窝窝头，练习跑万米！

“怎着，丁？”孙的头发一缕一缕的流着水。

“来歇歇，不要太努力，空气硬，海水硬！”丁还想着身体问题；中国人应当练太极拳，真的。

走了一拨儿人，大概是一家子：四五个小孩，都提着小铁筒；四十多岁的一个妇人，改组脚，踵印在沙上特别深；两位姑娘，孙的眼睛跟着她们；一位五十多的男子，披着绣龙的浴袍。退职的军官！

岛那边起了一片黑云，炮台更绿了。

海里一起一浮，人头，太平圈，水沫，肩膀，尖尖的呼叫；黄头发的是西洋人，还看得出男女来。都动，心里都跳得快一些，不知成全了多少情侣，崂山，小船，饭店；相看好了，浑身上下，巡警查旅馆，没关系。

孙有情人。丁主张独身，说不定遇见理想的女郎也会结婚的。不，独身好，小孩子可怕。一百五，自己够了；租房子，买家具，雇老妈，生小孩，绝不够。性欲问题。解决这个问题，不必结婚。社会，封建思想，难！向哪个女的问一声也得要钻石戒指！

“孙，昨天晚上你哪儿去了？”想着性欲问题。

“秉烛夜游，良有以也。”孙坐在丁旁边。退職的军官和家小已经不见了。

丁笑了，孙荒唐鬼，也挣一百五！还有情人。

不，孙不荒唐。凡事揩油；住招待所，白住；跟人家要跳舞票；白坐公众汽车，火车免票；海水浴不花钱，空气是大家的；一碗粥，二十锅贴，连小帐一角五；一角五，一百五，他够花的，不荒唐，狡猾！

“丁，你的照像匣呢？”

“没带着。”

“明天用，上崂山，坐军舰去。”孙把脚埋在沙子里。

水兵上来了，臂上的刺花更蓝了一些，妓女的腿上有些灰瘢，象些苔痕。

胖妇人的脸红得象太阳，腿有许多许多肉摺，刚捆好的肘子。

又走了好几群人，太阳斜了下去，走了一只海船，拉着点白线，金红的烟筒。

“孙，你什么时候回去？还有三天的假，处长可厉害！”

“我，黄鹤一去不复返，来到青岛，住在青岛，死于青岛，三岛主义，不想回去！”

那个家伙象刘，不是。失望！他乡遇故知。刘，幼年的同学，快乐的时期，一块跑得象对儿野兔。中学，开始顾虑，专门学校，算术不及格，毕了业。一百五，独身主义，不革命，爱国，中国有进步。水灾，跳舞赈灾，孙白得两张票；同女的一块去，一定！

“李处长？”孙想起来了：“给我擦屁股，不要！告诉你，弄个阔女的，有了一切！你，我，专门学校毕业，花多少本钱？有姑娘的不给咱们给谁？咱们白要个姑娘么？你明白。中国能有希望，只要我们舒舒服服的替国家繁殖，造人。要饭的花子讲究有七八个，张公道，三十五，六子有靠；干什么？增加土匪，洋车夫。我们，我们不应当不对社会负责任，得多来儿女，舒舒服服的连丈人带夫人共值五十万，等于航空奖券的特奖！明白？”

“该走喽。”丁立起来。

“败败！估败！”孙坐着摇摇手，太阳光照亮他的指甲。“明天这儿见！估拉克！”

丁望了望，海中人已不多，剩下零散的人头，与救生船上的红旗，一块上下摆动，胖妇人，水兵，妓

女，都不见了。音乐，远处有人吹着口琴。他去换衣服，噗—嘎—嘟嘟！马路上的汽车接连不断。

出来，眼角上撩到一个顶红的嘴圈，上边一鼓一鼓的动，口香糖。过去了。腿，整个的黄脊背，高底鞋，脚踵圆亮得象个新下的鸡蛋。几个女学生唧唧的笑着，过去了。他提着湿的浴衣，顺着海滨公园走。大叶的洋梧桐摇着金黄的阳光，松把金黄的斜日吸到树干上；黄石，湿硬，看着白的浪花。

一百五。过去的渺茫，前游……海，山，岛，黄湿硬白浪的石头，白浪。美，美是一片空虚。事业，建设，中国的牌楼，洋房。跑过一条杂种的狗。中国有进步。肚中有点饿，黄花鱼，大虾，中国渔业失败，老孙是天才，国亡以后，他会白吃黄花鱼的。到哪里去吃晚饭？寂寞！水手拉着妓女，退职军官有妻子，老孙有爱人。丁只有一身湿的浴衣。皮肤黑了也是成绩。回到公事房去，必须回去，青岛不给我一百五。公事房，烟，纸，笔，闲谈，闹意见。共计一百五十元，扣所得税二元五角，支票一百四十七元五角，邮政储金二十五元零一分。把湿浴衣放在黄石上，他看着海，大自然的神秘。海阔天空，从袋中掏出漆盒，只剩了一支“小粉”包，没有洋火！海空气太硬，胸窄一点，把漆盒和看家的那支烟放回袋里。手插在腰间，望着海，山，远帆，中国的阿波罗！

.....

载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青岛《民言报》《避暑录话》副刊
第八期

不 说 谎 的 人

一个自信是非常诚实的人，象周文祥，当然以为接到这样的一封信是一种耻辱。在接到了这封信以前，他早就听说过有个瞎胡闹的团体，公然扯着脸定名为“说谎会”。在他的朋友里，据说，有好几位是这个会的会员。他不敢深究这个“据说”。万一把事情证实了，那才怪不好意思：绝交吧，似乎太过火；和他们敷衍吧，又有些对不起良心。周文祥晓得自己没有什么了不得的才干，但是他忠诚实在，他的名誉与事业全仗着这个；诚实是他的信仰。他自己觉得象一块笨重的石头，虽然不甚玲珑美观，可是结实硬棒。现在居然接到这样的一封信：

“……没有谎就没有文化。说谎是最高的人生艺术。我们怀疑一切，只是不疑心人人事事都说谎这件事。历史是谎言的纪录簿，报纸是谎言的播音机。巧于说谎的有最大的幸福，因为会说谎就是智慧。想想看，一天之内，要是不说许多谎话，得打多少回架；

夫妻之间，不说谎怎能平安的度过十二小时。我们的良心永远不责备我们在情话情书里所写的——一片谎言！然而恋爱神圣啊！胜者王侯败者贼，是的，少半在乎说谎的巧拙。文化是谎的产物。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最会扯谎的家伙。最好笑的是人们一天到晚没法掩藏这个宝物，象孕妇故意穿起肥大的风衣那样。他们仿佛最怕被人家知道了他们时时在扯谎，于是谎上加谎，成为最大的谎。我们不这样，我们知道谎的可贵，与谎的难能，所以我们诚实的扯谎，艺术的运用谎言，我们组织说谎会，为的是研究它的技巧，与宣传它的好处。我们知道大家都说谎，更愿意使大家以后说谎不象现在这么拙劣，……素仰先生惯说谎，深愿彼此琢磨，以增高人生幸福，光大东西文化！倘蒙不弃……”

没有念完，周文祥便把信放下了。这个会，据他看，是胡闹；这封信也是胡闹。但是他不能因为别人胡闹而幽默的原谅他们。他不能原谅这样闹到他自己头上来的人们，这是污辱他的人格。“素仰先生惯于说谎”？他不记得自己说过谎。即使说过，也必定不是故意的。他反对说谎。他不能承认报纸是制造谣言的，因为他有好多意见与知识都是从报纸得来的。

说不定这封信就是他所认识的，“据说”是说谎会的会员的那几个人给他写来的，故意开他的玩笑，

他想。可是在信纸的左上角印着“会长唐翰卿；常务委员林德文，邓道纯，费穆初；会计何兆龙。”这些人都是周文祥知道而愿意认识的，他们在社会上都有些名声，而且是有些财产的。名声与财产，在周文祥看，绝对不能是由瞎胡闹而来的。胡闹只能毁人。那么，由这样有名有钱的人们所组织的团体，按理说，也应当不是瞎闹的。附带着，这封信也许有些道理，不一定是朋友们和他开玩笑。他又把信拿起来，想从新念一遍。可是他只读了几句，不能再往下念。不管这些会长委员是怎样的有名有福，这封信到底是荒唐。这是个恶梦！一向没遇见这样矛盾，这样想不出道理的事！

周文祥是已经过了对于外表勤加注意的年龄。虽然不是故意的不修边幅，可是有时候两三天不刮脸而心中可以很平静；不但平静，而且似乎更感到自己的坚实朴简。他不常去照镜子；他知道自己的圆脸与方块的身子没有什么好看；他的自爱都寄在那颗单纯实在的心上。他不愿拿外表显露出内心的聪明，而愿把面貌体态当作心里诚实的说明书。他好象老这么说：“看看我！内外一致的诚实！周文祥没别的，就是可靠！”

把那封信放下，他可是想对镜子看看自己；长久的自信使他故意的要从新估量自己一番，象极稳固

的内阁不怕，而且欢迎，“不信任案”的提出那样。正想往镜子那边去，他听见窗外有些脚步声。他听出来那是他的妻来了。这使他心中突然很痛快，并不是欢迎太太，而是因为他听出她的脚步声儿。家中的一切都有定规，习惯而亲切，“夏至”那天必定吃卤面，太太走路老是那个声儿。但愿世界上所有的事都如此，都使他习惯而且觉得亲切。假如太太有朝一日不照着他所熟习的方法走路，那要多么惊心而没有一点办法！他说不上爱他的太太不爱，不过这些熟习的脚步声儿仿佛给他一种力量，使他深信生命并不是个乱七八糟的恶梦。他知道她的走路法，正如知道他的茶碗上有两朵鲜红的牡丹花。

他忙着把那封使他心中不平静的信收在口袋里，这个举动作得很快很自然，几乎是本能的；不用加什么思索，他就马上决定了不能让她看见这样胡闹的一封信。

“不早了，”太太开开门，一只脚登在门坎上，“该走了吧？”

“我这不是都预备好了吗？”他看了看自己的大衫，很奇怪，刚才净为想那封信，已经忘了是否已穿上了大衫。现在看见大衫在身上，想不起是什么时候穿上的。既然穿上了大衫，无疑的是预备出去。早早出去，早早回来，为一家大小去挣钱吃饭，是他的光

荣与理想。实际上，为那封信，他实在忘了到公事房去，可是让太太这一催问，他不能把生平的光荣与理想减损一丝一毫：“我这不是预备走吗？”他戴上了帽子。“小春走了吧？”

“他说今天不上学了，”太太的眼看着他，带出作母亲常有的那种为难的样子，既不愿意丈夫发脾气，又不愿儿子没出息，可是假若丈夫能不发脾气呢，儿子就是稍微有点没出息的倾向也没多大的关系。“又说肚子有点痛。”

周文祥没说什么，走了出去。设若他去盘问小春，而把小春盘问短了——只是不爱上学而肚子并不一定疼。这便证明周文祥的儿子会说谎。设若不去管儿子，而儿子真是学会了扯谎呢，就更糟。他只好不发一言，显出沉毅的样子；沉毅能使男人在没办法的时候显出很有办法，特别是在妇女面前。周文祥是家长，当然得显出权威，不能被妻小看出什么弱点来。

走出街门，他更觉出自己的能力本事。刚才对太太的一言不发等等，他作得又那么简净得当，几乎是从心所欲，左右逢源。没有一点虚假，没有一点手段，完全是由生平的朴实修养而来的一种真诚，不必考虑就会应付裕如。想起那封信，瞎胡闹！

公事房的大钟走到八点三十二分到了两分钟。

这是一个新的经验；十年来，他至迟是八点二十八分到作梦的时候，钟上的长针也总是在半点的“这”一边。世界好象宽出二分去，一切都变了样！他忽然不认识自己了，自是八点半“这”边的人；生命是习惯的积聚，新床使人睡不着觉；周文祥把自己丢失了，丢失在两分钟的外面，好似忽然走到荒凉的海边上。

可是，不大一会儿，他心中又平静起来，把自己从迷途上找回来。他想责备自己，不应该为这么点事心慌意乱；同时，他觉得应夸奖自己，为这点小事着急正自因为自己一向忠诚。

坐在办公桌前，他可是又想起点不大得劲的事。公司的规则，规则，是不许迟到的。他看见过同事们受经理的训斥，因为迟到；还有的扣罚薪水，因为迟到。哼，这并不是件小事！自然，十来年的忠实服务是不能因为迟到一次而随便一笔抹杀的，他想。可是假若被经理传去呢？不必说是受申斥或扣薪，就是经理不说什么，而只用食指指周文祥——他轻轻的叫着自己——一下，这就受不了；不是为这一指的本身，而是因为这一指便把十来年的荣誉指化了，如同一股热水浇到雪上！

是的，他应当自动的先找经理去，别等着传唤。一个忠诚的人应当承认自己的错误，受申斥或惩罚是应该的。他立起来，想去见经理。

又站了一会儿，他得想好几句话。“经理先生，我来晚了两分钟，几年来这是头一次，可是究竟是犯了过错！”这很得体，他评判着自己的忏悔练习。不过，万一经理要问有什么理由呢？迟到的理由不但应当预备好，而且应当由自己先说出来，不必等经理问。有了：“小春，我的男小孩——肚子疼，所以……”这就非常的圆满了，而且是真事。他并且想到就手儿向经理请半天假，因为小春的肚子疼也许需要请个医生诊视一下。他可是没有敢决定这么作，因为这么作自然显着更圆到，可是也许是太过火一点。还有呢，他平日老觉得非常疼爱小春，也不知怎的现在他并不十分关心小春的肚子疼，虽然按着自己的忠诚的程度说，他应当相信儿子的腹痛，并且应当马上去给请医生。

他去见了经理，把预备好的言语都说了，而且说得很妥当，既不太忙，又不吞吞吐吐的惹人疑心。他没敢请半天假，可是稍微露了一点须请医生的意思。说完了，没有等经理开口，他心中已经觉得很平安了，因为他在事前没有想到自己的话能说得这么委婉圆到。他一向因为看自己忠诚，所以老以为自己不长于谈吐。现在居然能在经理面前有这样的口才，他开始觉出来自己不但忠诚，而且有些未经发现过的才力。

正如他所期望的，经理并没有申斥他，只对他笑了笑。“到底是诚实人！”周文祥心里说。

微笑不语有时候正象怒视无言，使人转不过身来。周文祥的话已说完，经理的微笑已笑罢，事情好象是完了，可是没个台阶结束这一场。周文祥不能一语不发的就那么走出去，而且再站在那里也不大象话。似乎还得说点什么，但又不能和经理瞎扯。一急，他又想起儿子。“那么，经理以为可以的话，我就请半天假，回家看看去！”这又很得体而郑重，虽然不知道儿子究竟是否真害肚疼。

经理答应了。

周文祥走出公司来，心中有点茫然。即使是完全出于爱儿子，这个举动究竟似乎差点根据。但是一个诚实人作事是用不着想了再想的，回家看看去好了。

走到门口，小春正在门前的石墩上唱“太阳出来上学去”呢，脸色和嗓音都足以证明他在最近不能犯过腹痛。

“小春，”周文祥叫，“你的肚子怎样了？”

“还一阵阵的疼，连唱歌都不敢大声的喊！”小春把手按在肚脐那溜儿。

周文祥哼了一声。

见着了太太，他问：“小春是真肚疼吗？”

周太太一见丈夫回来，心中已有些不安，及至听

到这个追问，更觉得自己是处于困难的地位。母亲的爱到底使她还想护着儿子，真的爱是无暇选取手段的，她还得说谎：“你出去的时候，他真是肚子疼，疼得连颜色都转了，现在刚好一点！”

“那么就请个医生看看吧？”周文祥为是证明他们母子都说谎，想起这个方法。虽然他觉得这个方法有点欠诚恳，可是仍然无损于他的真诚，因为他真想请医生去，假如太太也同意的话。

“不必请到家来了吧，”太太想了想：“你带他看看去好了。”

他没想到太太会这么赞同给小春看病。他既然这么说了，好吧，医生不会给没病的孩子开方子，白去一趟便足以表示自己的真心爱子，同时暴露了母子们的虚伪，虽然周家的人会这样不诚实是使人痛心的。

他带着小春去找牛伯岩——六十多岁的老儒医，当然是可靠的。牛老医生闭着眼，把带着长指甲的手指放在小春腕上，诊了有十来分钟。

“病不轻！”牛伯岩摇着头说，“开个方子试试吧，吃两剂以后再来诊一诊吧！”说完他开着脉案，写得很慢，而字很多。

小春无事可作，把垫腕子的小布枕当作沙口袋，双手扔着玩。

给了诊金，周文祥拿起药方，谢了谢先生。带着小春出来；他不能决定，是去马上抓药呢，还是干脆置之不理呢？小春确是，据他看，没有什么病。那么给他点药吃，正好是一种惩罚，看他以后还假装肚子疼不！可是，小春既然无病，而医生给开了药方，那么医生一定是在说谎。他要是拿着这个骗人的方子去抓药，就是他自己相信谎言，中了医生的诡计。小春说谎，太太说谎，医生说谎，只有自己诚实。他想起“说谎会”来。那封信确有些真理，他没法不这么承认。但是，他自己到底是个例外，所以他不能完全相信那封信。除非有人能证明他——周文祥——说谎，他才能完全佩服“说谎会”的道理。可是，只能证明自己说谎是不可能的。他细细的想过去的一切，没有可指摘的地方。由远而近，他细想今天早晨所作过的那些事，所说过的那些话，也都无懈可击，因为所作所说的事都是凭着素日诚实的习惯而发的，没有任何故意绕着作出与说出来的地方，只有自己能认识自己。

他把那封信与药方一起撕碎，扔在了路上。

载一九三六年五月三日天津《益世报》

新 爱 弥 耳

爱弥耳活到八岁零四个月十二天就死了，我并不怀疑我的教育方法有什么重大的错误；小小的疏忽或者是免不了的，可是由大体上说，我的试验是基于十分妥当的原理上。即使他的死是由于某一个小疏忽，那正是试验工作所应有的；科学的精神不怕错误，而怕不努力改正错误。设若我将来有个“新爱弥耳第二”，我相信必能完全成功，因为我已有了经验，知道避免什么和更注意什么。那么，我的爱弥耳虽不幸死去，我并不伤心；反之，我却更高兴的等待着我将来的成功。在这种培养儿童的工作上，我们用不着动什么感情。

可惜我很忙，不能把我的经验完全写下来；我只能粗枝大叶的写下一点，等以后有工夫再作那详细的报告。不过，我确信这一点纪录也满可以使世人永不再提起卢梭那部著作了。

爱弥耳生下来的时候是体重六磅半，不太大，也不太小，正合适。刚一出世，他就哭了。我马上教训

了他一番：朋友！闭上你的嘴！生命就是奋斗，战争；哭便是示弱，你当然知道这个；那么，这第一次的也就是，我命令你，第末次的毛病！他又呀呀了几声，就不再哭了。从此以后直到他死，他永没再哭出声来过；我的勇敢的爱弥耳！（请原谅我的伤感！）

过了三天，我便把他从母亲怀中救出来，由我负一切的教养责任。多么有教育与本事的母亲也不可靠，既是母亲——大学教育系毕业的正如一字不识的愚妇——就有母亲的恶天性；人类的退化应归罪于全世界的母亲。每逢我看见一个少妇抱着肥胖的小孩，我就想到圣母与圣婴。即使那少妇是个社会主义者，那小娃娃将来至多也不过成个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也许成为个只有长须而不抵抗的托尔司太。我不能教爱弥耳在母乳旁乞求生命，乖乖宝宝的被女人吻着玩着，象个小肥哈巴狗。我要他成为战士，有钢板硬的腮与心，永远把吻他的人的臭嘴碰得生疼。

我断了他的奶。母乳变成的血使人软如豆腐，使男人富于女性。爱弥耳既是男的，就得有男儿气。牛奶也不能吃，为是避免“牛乳教育”。代替奶的最好的东西当然是面包，所以爱弥耳在生下的第四天就开始吃面包了；他将来必定会明白什么是面包问题与为什么应为面包而战。我知道面包的养分不及母乳与牛乳的丰富，可是我一点也不可怜爱弥耳的时

时喊饿；饿是革命的原动力，他必须懂得饿，然后才知道什么是反抗。每当他饿的时候，我就详细的给他讲述反抗的方法与策略；面包在我手中拿着，我说什么他都得静静的听着；到了我看见他头上已有虚汗，我才把面包给他，以免他昏过去。每逢看见面包，他的眼睛是那么发光，使我不能不满意，他的确是明白了面包的价值。当他刚学会几句简单言语的时候，他已会嚷“我要面包！”嚷得是那样动心与激烈，简直和革命首领的喊口号一个味儿了。

因为他时常饿得慌，所以免不了的就偷一些东西吃，我并不禁止他。反之，我却惩罚他，设若他偷的不得法，或是偷了东西而轻易的承认。我下毒手打他，假如他轻易承认过错。我要养成他的狡猾。每一个战士都须象一个狐狸。为正义而战的革命者都得顶狡猾，以最卑鄙的手段完成最大的工作。可惜，爱弥耳有时候把这个弄错，而只为自己的口腹对我耍坏心路。可是，这实在是因为他年纪太小，还不完全明白我所讲说的。假若他能活到十五岁——不用再往多了说——我想他一定能够更伟大，绝对不会只为自己的利益而狡猾的。行为是应以所要完成的事业分善恶的，腐朽的道德观念使人成为废物，行为越好便越没出息。我的爱弥耳的行动已经有了明日之文化的基本训练，可惜他死得那么早，以至于他的行

动不能完全证明出他的目的，那远大的目的。

爱弥耳到满了三岁的时候，不但小孩子们不喜欢跟他在一块儿玩耍，就是成人们也没有疼爱他的。这是我最得意的一点。自从他一学说话起，我就用尽了力量，教给他最正确的言语，决不许他知道一个字而不完全了解它的意义，也决不给他任何足以引起幻想的字。所以，他知道多少话就是知道了多少事，没有一点折扣，也没有一点虚无缥缈的地方。比如说吧，教给他说“月”，我就把月的一切都详细的告诉他：月的大小，月的年龄，它当初怎么形成的，和将来怎样碎裂……这都是些事实。与事实相反的都除外：月就是月；“月亮”，还有什么“月亮爷”，都不准入爱弥耳的耳朵。谁都知道月的光得自日，那么“月亮”就不通；“月亮爷”就越发胡闹了。我不能教我的爱弥耳把那个死静的月称作“爷”。至于月中有个大兔，什么嫦娥奔月等等的胡言谰语，更一点儿也不能教他知道。传说和神话是野蛮时代的玩艺儿；爱弥耳是预备创造明日之文化的，他必得说人话。是的，我也给他说故事，但不是嫦娥奔月那一类的。我给他讲秦始皇，汉武帝，亚力山大，拿破仑等人的事，而尽我所能的把这些所谓的英雄形容成非常平凡的人，而且不必是平凡的好人。爱弥耳在三岁时就明白拿破仑的得志只是仗着一些机会。他不但因此而正

确的明白了历史，他的地理知识也足以惊人。在我给他讲史事的时候，随时指给他各国的地图。我们也有时候讲说植物或昆虫，可是决没有青蛙娶亲，以荷叶作轿那种惑乱人心的胡扯。我们讲到青蛙，就马上捉来一只，细细的解剖开，由我来说明青蛙的构造。这样，不但他正确的明白了青蛙，而且因用小刀剖开它，也就减除了那些虚伪的爱物心。将来的人是不许有伤感的。就是对于爱弥耳自己身上的一切，我也是这样照实的给他说明。在他五岁的时候，他已有了不少的性的知识。他知道他是母亲生的，不是由树上落下来的。他晓得他的生殖器是作什么用的，正如他明白他的嘴是干什么的。五岁的爱弥耳，我敢说，实在比普通的十八九岁的大孩子还多知多懂。

可是，正因为他知道的多，知道的正确，人们可就不大喜爱他了。自然，这不是他的过错。小孩子们不能跟他玩耍，因为他明白，而他们糊涂。比如一群男女小孩在那儿“点果子名”玩，他便也不待约请而蹲在他们之中，可是及至首领叫：“我的石榴轻轻慢慢的过来打三下，”他——假若他是被派为石榴——一动也不动，让大家干着急。“人不能是石榴，石榴是植物！”是他的反抗。大家当然只好教他请出了。啊！理智的胜利，与哲人的苦难！中古世纪的愚人们常常把哲人烧死，称之为魔术师，拍花子的等等。我

的爱弥耳也逃不了这个灾厄呀！那些孩子所说的所玩的以“假装”为中心，假装你是姑娘，假装你是小兔，爱弥耳根本不敢假装，因为怕我责罚他。我并不反对艺术，爱弥耳设若能成个文学家，我决不会阻止他。不过，我可不能任着他成个说梦话的，一天到晚闹幻想的文学家。想象是文学因素之一，这已是前几世纪的话了。人类的进步就是对实事的认识增多了的意思；而文学始终没能在这个责任上有什么帮助。爱弥耳能成个文学家与否，我还不晓得，不过假若他能成的话，他必须不再信任想象。在我的教育程序中，从一开头儿我就不准他想象。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假若爱弥耳把一当作二，我宁可杀了他！是的，他失掉了小朋友们，有时候显着寂苦，但这有什么关系呢，“朋友”根本是布尔乔亚的一个名词，那么爱弥耳自幼没朋友就正好。

小孩们不愿意和他玩，他们的父母也讨厌他。这是当然的，因为设若爱弥耳的世界一旦来到，这群只会教儿女们“假装”这个，“假装”那个的废物们都该一律灭绝。他们不许他们的儿女跟爱弥耳玩，因为爱弥耳太没规矩。第一样使他们以为他没规矩的就是他永远不称呼他们大叔二婶，而直接的叫“秃子的妈”，或“李顺的爸”；遇上没儿没女的中年人，他便叫“李二的妻”，或“李二”。这不是最正确的么？然

而他们不爱听。他们教给孩子们见人就叫“大爷”，仿佛人们都没有姓名似的。他们只懂得教子女去谄媚，去服从——称呼人家为叔为伯就是得听叔伯的话的意思。爱弥耳是个“人”，他无须听从别人的话。他不是奴隶。没规矩，活该！第二样惹他们不喜欢而叫他野孩子的，是因为他的爽直。在我的教导监护下，而爱弥耳要是会谦恭与客气，那不是证明我的教育完全没用么？他的爽直是因为他心里充实。我敢说，他的心智与爱好在许多的地方上比成人还高明。凡是一切假的，骗人的东西，他都不能欣赏。比如变戏法，练武卖艺的一般他看见，他当时就会说，这都是假的。即使卖艺的拿着真刀真枪，他也能知道他们只是瞎比划，而不真杀真砍。他自生下来至死，没有过一件玩物：娃娃是假的，小刀枪假的，小汽车假的；我不给他假东西。他要玩，我教他用锤子砸石头，或是拿簸箕搬煤，在游戏中老与实物相接触，在玩耍中老有实在的用处。况且他也没有什么工夫去玩耍，因为我时时在教导他，训练他；我不许他知道小孩子是应该玩耍的，我告诉他工作劳动是最高责任。因此，他不能不常得罪人。看见邻居王大的老婆脸上擦着粉，马上他会告诉她，那是白粉呀，脸原来不白呀。看见王二的女儿戴着纸花，他同样的指出来，你的花不香呀，纸作的，哼！他有成人们的知识，而没有成

人们的客气，所以他的话象个故意讨人厌的老头子的。这自然是必不可免的，而且也是我所希望的。我真爱他小大人似的皱皱鼻子，把成人们顶得一愣一愣的。人们骂他“出窝老”，哪里知道这正是我的骄傲啊。

因为所得的知识不同，所以感情也就不同。感情是知识的汁液，仿佛是。爱弥耳的知识既然那么正确实在，他自自然然的不会有虚浮的感情。他爱一切有用的东西，有用的东西，对于他，也就是美的。一般人的美的观念几乎全是人云亦云，所以谁也说不出到底美是什么。好象美就等于虚幻。爱弥耳就不然了，他看得出自行车的美，而决不假装疯魔的说：“这晚霞多么好看呀！”可是，他又因此而常常得罪人了，因为他不肯随着人们说：这玫瑰美呀，或这位小姐面似桃花呀。他晓得桃子好吃，不管桃花美不美；至于面似桃花，还是面似蒲公英，就更没大关系了。

对于美是如此，在别的感情上他也自然与众不同。他简直的不大会笑。我以为人类最没出息的地方便是嬉皮笑脸的笑，而大家偏偏爱给孩子们说笑话听，以至养成孩子们爱听笑话的恶习惯。算算看吧，有媚笑，有冷笑，有无聊的笑，有自傲的笑，有假笑，有狂笑，有敷衍的笑；可是，谁能说清楚了什么是真笑？大概根本就没有所谓真笑这么回事吧？那么，为

什么人们还要笑呢？笑的文艺，笑的故事，只是无聊，只是把郑重的事与该哭的事变成轻微稀松，好去敷衍。假若人类要想不再退化，第一要停止笑。所以我不准爱弥耳笑，也永不给他说任何招笑的故事。笑是最贱的麻醉，会郑重思想的人应当永远咬着牙，不应以笑张开嘴。爱弥耳不会笑，而且看别人笑非常的讨厌。他既不哭，也不笑，他才真是铁石作的人，未来的人，永远不会错用感情的人，别人爱他与否有什么要紧，爱弥耳是爱弥耳就完了。

到了他六岁的时候，我开始给他抽象的名词了，如正义，如革命，如斗争等等。这些自然较比的难懂一些，可是教育本是一种渐进的习染，自幼儿听惯了什么，就会在将来明白过来，我把这些重要深刻的思想先吹送到他的心里，占据住他的心，久后必定会慢慢发芽，象把种子埋在土里一样，不管种子的皮壳是多么硬，日子多了就会裂开。我给他解说完了某一名词，就设法使他应用在日常言语中；并不怕他用错了。即使他把“吃饭”叫作“革命”，也好，因为他至少是会说了这么两个字。即使他极不逻辑的把一些抽象名词和事实联在一处，也好，因为这只是思想还未成熟，可是在另一方面足以见出他的勇敢的精神。好比说，他因厌恶邻家的二秃子而喊“打倒二秃子就是救世界”，好的。纵使二秃子的价值没有这么

高，可是爱弥耳到底有打倒他的勇气，与救世界的精神。说真的，在革命的行为与思想上，精神实在胜于逻辑。我真喜欢听爱弥耳的说话，才六七岁他就会四个字一句的说一大片悦耳的话，精炼整齐如同标语，爱弥耳说：“我们革命，打倒打倒，牺牲到底，走狗们呀，流血如河，淹死你们……”有了他以前由言语得来的正确知识，加上这自六岁起培养成的正确意识，我敢说这是个绝大的成功。这是一种把孩子的肉全剥掉，血全吸出来，而给他根本改造的办法。他不会哭笑，象机器一样的等待作他所应作的事。只有这样，我以为，才能造就出一个将来的战士。这样的战士应当自幼儿便把快乐牺牲净尽，把人性连根儿拔去。除了这样，打算由教育而改善人类才真是做梦。

在他八岁那年，我开始给他讲政治原理。他很爱听，而且记住了许多政治学的名词。可惜，不久他就病了。可是我决没想到他会一病不起。以前他也害过病，我总是一方面给他药吃，一方面继续教他工作。小孩子是娇惯不得的，有点小病就马上将就他，放纵他，他会吃惯了甜头而动不动的就装病玩。我不上这个当。病了也要工作，他自然晓得装着玩是没好处的。这回他的病确是不轻，我停止了他的工作，可是还用历史与革命理论代替故事给他解闷，药也吃了不少。谁知道他就这么死了呢！到现在想起来，我大

概是疏忽了他的牙齿。他的牙还没都换完，容或在槽牙那边儿有了什么大毛病，而我只顾了给他药吃，忘了细细检查他的牙。不然的话，我想无论如何他也不会死，所以当他呼吸停止了的时候，我简直不能相信那能是真事！我的爱弥耳！

我没工夫细说他的一切；想到他的死，我也不愿再说了！我一点不怀疑我的教育原理与方法，不过我到底不能完全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我的弱点！可是爱弥耳那孩子也是太可爱了！这点伤心可不就是灰心，我到底因爱弥耳而得了许多经验，我应当高高兴兴的继续我的研究与试验；我确信我能在第二个爱弥耳身上完成我的伟大计划。

载一九三六年七月《文学》第七卷第一号

番 表

——在火车上

我俩的卧铺对着脸。他先到的。我进去的时候，他正在和茶房捣乱；非我解决不了。我买的是顺着车头这面的那张，他的自然是顺着车尾。他一定要我那一张，我进去不到两分钟吧，已经听熟了这句：“车向哪边走，我要哪张！”茶房的一句也被我听熟了：“定的哪张睡哪张，这是有号数的！”只看我让步与否了。我告诉了茶房：“我在哪边也是一样。”

他又对我重念了一遍：“车向哪边走，我就睡哪边！”

“我翻着跟头睡都可以！”我笑着说。

他没笑，眨巴了一阵眼睛，似乎看我有点奇怪。

他有五十上下岁，身量不高，脸很长，光嘴巴，唇稍微有点包不住牙；牙很长很白，牙根可是有点发黄，头剃得很亮，眼睛时时向上定一会儿，象是想着点什么不十分要紧而又不愿忽略过去的事。想一会

儿，他摸摸行李，或掏掏衣袋，脸上的神色平静了些。他的衣裳都是绸子的，不时髦而颇规矩。

对了，由他的衣服我发现了他的为人，凡事都有一定的讲究与规矩，一点也不能改。睡卧铺必定要前边那张，不管是他定下的不是。

车开了之后，茶房来铺毯子。他又提出抗议，他的枕头得放在靠窗的那边。在这点抗议中，他的神色与言语都非常的严厉，有气派。枕头必放在靠窗那边是他的规矩，对茶房必须拿出老爷的派头，也是他的规矩。我看出这么点来。

车刚到丰台，他嘱咐茶房：“到天津，告诉我一声！”

看他的行李，和他的神气，不象是初次旅行的人，我纳闷为什么他在这么早就张罗着天津。又过了一站，他又嘱咐了一次。茶房告诉他：“还有三点钟才到天津呢。”这又把他招翻：“我告诉你，你就得记住！”等茶房出去，他找补了声：“混帐！”

骂完茶房混帐，他向我露了点笑容；我幸而没穿着那件蓝布大衫，所以他肯向我笑笑，表示我不是混帐。笑完，他又拱了拱手，问我“贵姓？”我告诉了他；为是透着和气，回问了一句，他似乎很不愿意回答，迟疑了会儿才说出来。待了一会儿，他又问我：“上哪里去？”我告诉了他，也顺口问了他。他又迟疑

了半天，笑了笑，定了会儿眼睛：“没什么！”这不象句话。我看出来这家伙处处有谱儿，一身都是秘密。旅行中不要随便说出自己的姓，职业，与去处；怕遇上绿林中的好汉；这家伙的时代还是《小五义》的时代呢。我忍不住的自己笑了半天。

到了廊房，他又嘱咐茶房：“到天津，通知一声！”

“还有一点多钟呢！”茶房瞭了他一眼。

这回，他没骂“混帐”，只定了会儿眼睛。出完了神，他慢慢的轻轻的从铺底下掏出一群小盒子来：一盒子饭，一盒子煎鱼，一盒子酱菜，一盒子炒肉。叫茶房拿来开水，把饭冲了两过，而后再倒上开水，当作汤，极快极响的扒搂了一阵。这一阵过去，偷偷的夹起一块鱼，细细的咂，咂完，把鱼骨扔在了我的铺底下。又稍微一定神，把炒肉拨到饭上，极快极响的又一阵。头上出了汗。喊茶房打手巾。

吃完了，把小盒中的东西都用筷子整理好，都闻了闻，郑重的放在铺底下，又叫茶房打手巾。擦完脸，从袋中掏出银的牙签，细细的剔着牙，剔到一段落，就深长饱满的打着响嗝。

“快到天津了吧？”这回是问我呢。

“说不甚清呢。”我这回也有了谱儿。

“老兄大概初次出门？我倒常来常往！”他的眼角露出轻看我的意思。

“喂，”我笑了：“除了天津我全知道！”

他定了半天的神，没说出什么来。

查票。他忙起来。从身上掏出不知多少纸卷，一一的看过，而后一一的收起，从衣裳最深处掏出，再往最深处送回，我很怀疑是否他的胸上有几个肉袋。最后，他掏出皮夹来，很厚很旧，用根鸡肠带捆着。从这里，他拿出车票来，然后又掏出个纸卷，从纸卷中检出两张很大，盖有血丝胡拉的红印的纸来。一张写着——我不准知道——象蒙文，那一张上的字容或是梵文，我说不清。把车票放在膝上，他细细看那两张文书，我看明白了：车票是半价票，一定和那两张近乎李白醉写的玩艺有关系。查票的进来，果然，他连票带表全递过去。

下回我要再坐火车，我当时这么决定，要不把北平图书馆存着的档案拿上几张才怪！

车快到天津了，他忙得不知道怎好了，眉毛拧着，长牙露着，出来进去的打听：“天津吧？”仿佛是怕天津丢了似的。茶房已经起誓告诉他：“一点不错，天津！”他还是继续打听。入了站，他急忙要下去，又不敢跳车，走到车门又走了回来。刚回来，车立定了，他赶紧又往外跑，恰好和上来的旅客与脚夫顶在一处，谁也不让步，激烈的顶着。在顶住不动的工夫，他看见了站台上他所要见的人。他把嘴张得象无底

的深坑似的，拚命的喊：“凤老！凤老！”

凤老摇了摇手中的文书，他笑了；一笑懈了点劲，被脚夫们给挤在车窗上绷着。绷了有好几分钟，他钻了出去。看，这一路打拱作揖，双手扯住凤老往车上让，仿佛到了他的家似的，挤撞拉扯，千辛万苦，他把凤老拉了上来。忙着倒茶，把碗中的茶底儿泼在我的脚上。

坐定之后，凤老详细的报告：接到他的信，他到各处去取文书，而后拿着它们去办七五折的票。正如同他自己拿着的番表，只能打这一路的票；他自己打到天津，北宁路；凤老给打到浦口，津浦路；京沪路的还得另打；文书可已经备全了，只须在浦口停一停，就能办妥减价票。说完这些，凤老交出文书，这是津浦路的，那是京沪路的。这回使我很失望，没有藏文的。张数可是很多，都盖着大红印，假如他愿意卖的话，我心里想，真想买他两张，存作史料。

他非常感激凤老，把文书车票都收入衣服的最深处，而后从枕头底下搜出一个梨来，非给凤老吃不可。由他们俩的谈话中，我听出点来，他似乎是司法界的，又似乎是作县知事的，我弄不清楚，因为每逢凤老要拉到肯定的事儿上去，他便瞭我一眼，把话岔开。凤老刚问到，唐县的情形如何，他赶紧就问五嫂子好？凤老所问的都不得结果，可是我把凤老家中有

多少人都听明白了。

最后，车要开了，凤老告别，又是一路打拱作揖，亲自送下去，还请凤老拿着那个梨，带回家给小六儿吃去。

车开了，他扒在玻璃上喊：“给五嫂子请安哪！”

车出了站，他微笑着，掏出新旧文书，细细的分类整理。整理得差不多了，他定了一会儿神，喊茶房：“到浦口，通知一声！”

载一九三六年十月《谈风》第一期

牛老爷的痰盂

牛博士，老爷，大人，什么什么委员，这个长那个长，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少年中过秀才，二十八岁在美得过博士，三十岁以后做过各样的高官，四十以后有五位姨太太，大量的吸食鸦片，至今还没死，还挺有造化。

牛博士的学问不深，可是博，博得很。因为博学，所以对物物留神，事事细心；虽做着高官尚心细如发，细巨不遗；躺在床上吸鸦片的时候还想这家事国事天下事。

这样的官儿是干才，所以不好伺候。牛博士到哪里为官，都发着最大的脾气，而使手下人战战兢兢，在穿着夏布大衫的天气还要发抖。大家越发抖，牛老爷越威风，他晓得自己是了不得的人物，而大家是庸才。大家无论怎样的殷勤巴结，总是讨不出好来的，因为牛大人的思想是那么高明复杂，平常人无论如何是猜不到好处的。平常人，懂得老事儿的，不懂得新事儿；懂得新事儿的，又不懂得老事儿；而牛老爷

是博通今古，学贯中西，每一个主意都出经入史，官私两便，还要合于物理化学与社会经济！

牛老爷在做税关监督的时候，曾经亲手打过庶务科科长两个很响的嘴巴，不但科长到医院去检查牙齿，牛监督也到医院去打强心针——他是用了全力打的那两个嘴巴，要不然也不会那么响！虽然打了强心针，牛老爷可是很快活，因为这次的嘴巴实在是打破了纪录。况且医院的药单是照例送到庶务科去，牛老爷并不因为看病而损失一点什么。

打嘴巴的原因是由于买汽车。庶务科科长是个摩登人物，很晓得汽车的式样，构造，舒适，速度，与怎样拿扣头。这回，可碰了钉子。车，设若完全由一般的摩登人物来看，真是辆好车，式样新，座位舒服，走得稳而快。可是他不象监督那样博古通今；他只顾了摩登，而忘却了监督少年曾中过秀才。

科长押着新车，很得意的开到监督门外。监督正在书房里看书。所谓看书，就是在床上躺着吸烟，而枕旁放着一本书；这本书是中国书而西式装订起来的，遇到客人来，监督便吸一气烟，翻一翻书，正和常人一边吸烟卷一边看书那样。客人要是老派的呢，他便谈洋书；反之，客人要是摩登的呢，他便谈旧学问；他这本西装的中书，几乎是本天书，包罗万象，而随时变化。

科长进了书房，监督可是并没去翻那本天书。科长不是客人，监督用不着客气。连连吸了好几气烟，监督发了话：

“你知道我干吗买这辆车？”

“衙门的那辆太旧了，”科长试着步儿说，“那还是——”他要说，“那还是去年买的呢，”可是觉出“去年”与那“还”字间的文气不甚顺溜。

监督摇了摇头：“一点也不对！我为是看看你办事的能力怎样。老实不客气的对你讲，我的那一片履历是我的精明给我挣来的。到处，我办事是非常认真的！真金不怕火炼，我的属员得经得住我的试炼。第一件我要问你的，你知道我的房子是新赁的，而没有车棚，同时你又晓得我得坐汽车，为什么不先派人来先造车棚子呢？”

“马上我就派人来修！马上——”科长的嘴忽然有点结巴。

“马上？你早干什么来着？先看看车去！”

科长急忙往外走，心里轻松了一点，以为一看见车，监督必能转怒为笑的。

看了车里边一眼，监督给了科长两个嘴巴。牛监督从中外的学问里研究出来的：做大官的必不许带官僚气，而对于属员应有铁般的纪律。

“我问你，”监督用热辣辣的手指，指着科长热辣

辣的脸蛋：“你晓得不晓得我这老一点的人有时候是要吐痰的？痰要是吐在车里是否合于卫生？那么，为什么不在车里安个痰盂？”

“马上去安一个！”科长遮着脸说。

“安什么样子的？怎么个安法？我问你！”监督的绿脸上满跳起更绿的筋，象一张不甚体面的傻瓜叶似的。

“买一只小白铜的，大概——”

“买一只，还大概？你这个东西永远不会发达了，你根本不拿事当事做！你进来！”

科长随着监督又进了书房，房中坐着位年轻的女子，监督的三姨太太。见姨太太在屋中，监督的神气柔和了许多，仿佛是表示给科长，他是很尊重妇女的。

“我告诉过你了，叫你办这点事是为看看你的办事能力怎样。”监督又躺在床上，可是没有顾得吸烟。“你要知道，中国的衰败，都是因为你们这些后生不肯吃苦做事，不肯用脑子想事，你们只管拿薪水，闹恋爱，胡扯八光！”

科长遮着脸，看了姨太太一眼，心中平静了一些。

监督很想把姨太太支出去，以便尽兴的发挥，终于被尊重女子的精神给阻止住。喝了口酽茶，喘了口

气，继续训话：

“就拿安一只痰盂说，这里有多少学问与思想！买一只，还大概？哼！以科学的态度来讲，凡事不准说大概！告诉你，先以艺术的观点来说，这只痰盂必须做得极美，必定不能随便买一只。它的质，它的形，都须研究一番。据我看，铜的太亮，铁的太蠢，镀银的太俗，顶好是玉的。中国制玉是天下驰名的，你也许晓得？至于形，有仿古与新创两种。若是仿古呢，不妨仿制古代的壶或卣，上面刻上钟鼎文，若是新创呢，就应当先绘图，看了图再决定上面雕刻什么。不过，质与形之外，还要顾到卫生的条件。它下面必须有一条不碍事的皮管或钢管，通到车外，使痰滑到车外，落在街上，而不能长久的积在盂中。这需要机械学的知识。与此相关的，还要研究痰盂的位置与安法；位置，不用说，必须极方便；安法，不用说必须利用机械学的知识，盖儿自动的起落，盂的本身也能转动，以备车里有二人以上的时候都不费事而能吐痰，我这不过是指示个大概，可已经包括好几种学问在内；要是安心去细想，问题还多的很呢！你呀，年轻的人，就是吃亏在不会用这个，”监督指了指脑袋。

姨太太自动的出去了。科长仿佛没有听见监督说了些什么，而“嗯”了一声。

“嗯什么？”监督见姨太太出去，又强硬起来：

“我说你没有脑子！”

科长摸不着头脑，一手遮脸，一手抓头。

监督叹了口气。“你回去吧，先派四名木匠，四名泥水匠，两名漆匠，两名机器匠来。我用不着你，我自己会告诉他们怎么办。车棚，痰盂，地板，浴室，小孩的玩具，都得收拾与建造，全用不着你分心了，我自己会办！回去，赶快把工人们先派来。这几名工人都要常川的在这里工作，好省你们的事！”监督决定不再说什么，因为已经非常的疲倦。

科长先把木匠们派来，而后到医院去看牙。虽然挨了打，他倒并不怀恨着牛监督。反之，下半天他又到监督宅上看看还有甚么该办的事没有。第二天、第三天，几乎是天天，他总到监督宅里去看一眼，仿佛他很喜欢牛监督似的。

在监督宅里，他遇见了会计科长。他一猜便猜着了，监督是要看看会计科科长办事的能力如何。对会计科长他是相当的佩服，因为会计科科长不但没挨嘴巴，并且连监督家中的厨子与男女仆的工钱也蒙监督允准由衙门里代开；关于那十几个匠人的工资自然更没有问题。十几个工人几乎是昼夜不停的工作，连监督的小孩坐着玩的小板凳都由监督自出花样，用红木做面，精嵌蛤蚌的花儿。

他可是没看见他们做那个艺术的科学的卫生的

痰盂。后来才打听出来，原来监督已决定到福建定作五十个闽漆嵌银的，科长放了点心，他晓得这么办可以省他许多的事，只须定活一到，他把货呈上去而后把账条交给会计科就行了。

闽漆的痰盂来到以后，牛监督——虽然那么大的脾气——感到一点满意；把痰盂留下五个，其余的全送给了朋友们。于是全城里有汽车的人都有了一个精美的痰盂，好看，好用，而且很光荣，因为是监督送给的。不久，由一城传到另一城，汽车里要是没一个“监督痰盂”就差些气派。由监督的秘书计算，在一个月里，监督接到五百多封信，其中有一百二十五封是恳切的请求监督赏个痰盂的。牛监督只好又定作了二百个，比头一批又精巧了许多，价钱也贵了三分之一；科长也照样把账单送交了会计科。

痰盂而外，牛监督还有许多发明，都是艺术，科学，卫生的化合物，中西文化沟通的创作品。监督到哪里做官，都会就地取材发明一些东西，并且拿这些东西的监制与上账看看属员们办事的能力。

在这些发明之中，“监督痰盂”总得算个得意之作。不过，现今牛老爷可不许任何人再提这件事。这倒并不是由于他已不作监督，嫌“监督痰盂”已成为过去的名词，而是因为第二批痰盂来到，他正忙着分送朋友们的时节，三姨太太也不知怎么偷偷的跑

出去了，始终没有再回来。他因此不准人再提起这些痰盂，到处为官他也不再打庶务科长的嘴巴了，虽然脾气还是很大。

载一九三七年三月十三日青岛《民众日报》

敌 与 友

不要说张村与李村的狗不能见面而无伤亡，就是张村与李村的猫，据说，都绝对不能同在一条房脊上走来走去。张村与李村的人们，用不着说，当然比他们的猫狗会有更多的成见与仇怨。

两村中间隔着一一条小河，与一带潮湿发臭，连草也长不成样子的地。两村的儿童到河里洗澡，或到苇叶里捉小鸟，必须经过这带恶泥滩。在大雨后，这是危险的事：有时候，泥洼会象吸铁石似的把小孩子的腿吸住，一直到把全身吸了下去，才算完成了一件很美满的事似的。但是，两村儿童的更大的危险倒是隔着河，来的砖头。泥滩并不永远险恶，砖头却永远活跃而无情。况且，在砖头战以后，必然跟着一场交手战；两村的儿童在这种时候是决不能后退的；打死或受伤都是光荣的；后退，退到家中，便没有什么再得到饭吃的希望。他们的父母不养活不敢过河去拚命的儿女。

大概自有史以来，张村与李村之间就没有过和

平，那条河或者可以作证。就是那条河都被两村人闹得忘了自己是什么：假若张村的人高兴管它叫作小明河，李村的人便马上呼它为大黑口，甚至于黑水湖。为表示抵抗，两村人是不惜牺牲了真理的。张村的太阳若是东边出来，那就一定可以断定李村的朝阳是在西边。

在最太平的年月，张村与李村也没法不稍微露出一点和平的气象，而少打几场架；不过这太勉强，太不自然，所以及至打起来的时候，死伤的人就特别的多。打架次数少，而一打便多死人，这两村才能在太平年月维持在斗争的精神与世仇的延续。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那就用不着说，两村的人自会把小河的两岸作成时代的象征。假若张村去打土匪，李村就会兜后路，把张村的英雄打得落花流水。张村自然也会照样的回敬。毒辣无情的报复，使两村的人感到兴奋与狂悦。在最没办法与机会的时候，两村的老太婆们会烧香祷告：愿菩萨给河那边天花瘟疫或干脆叫那边地震。

死伤与官司——永远打不完的官司——叫张李两村衰落贫困。那条小河因壅塞而越来越浑浊窄小，两村也随着越来越破烂或越衰败。可是两村的人，只要能敷衍着饿不死，就依然彼此找毛病。两村对赛年会，对台唱谢神戏，赛放花炮，丧事对放焰口，喜事

比赛酒席……这些豪放争气，而比赛不过就以武力相见的事，都已成为过去的了。现在，两村除了打群架时还有些生气，在停战的期间连狗都懒得叫一叫。瓦屋变为土房，草棚变为一块灰土，从河岸上往左右看，只是破烂灰暗的那么两片，上面有几条细弱的炊烟。

穷困遇着他们不能老在家里作英雄，打架并不给他们带来饭食，饿急了，他们想到职业与出路，很自然的，两村的青年便去当兵；豁得出命去就有饭吃，而豁命是他们自幼习惯了的事。入了军队，积下哪怕是二十来块钱呢，他们便回到家来，好象私斗是更光荣的事，而生命唯一的使命是向河对岸的村子攻击。在军队中得到的训练只能使两村的战争更激烈惨酷。

两村的村长是最激烈的，不然也就没法作村长。张村村长的二儿子——张荣——已在军队生活过了三年，还没回来过一次。这很使张村长伤心，怨他的儿子只顾吃饷，而忘了攻击李村的神圣责任。其实呢，张荣倒未必忘记这种天职，而是因为自己作了大排长，不愿前功尽弃的随便请长假。村长慢慢的也就在无可如何之中想出主意，时常对村众声明：“二小子不久就会回来的。可是即使一时回不来，我们到底也还压着李村一头。张荣，我的二小子，是大排长。

李村里出去那么多坏蛋，可有一个当排长的？我真愿意李村的坏蛋们都在张荣，我的二小子，手下当差，每天不打不骂也得打他们每人二十军棍！二十军棍！”不久这套话便被全村的人记熟：“打他二十”渐渐成为挑战时的口号，连小孩往河那边扔砖头的时候都知道喊一声：打他二十。

李村的确没有一个作排长的。一般的来说，这并无可耻。可是，为针对着张村村长的宣言而设想，全村的人便坐卧不安了，最难过的自然是村长。为这个，李村村长打发自己的小儿子李全去投军：“小子，你去当兵！长志气，限你半年，就得升了排长！再往上升，一直升到营长！听明白了没有？”

李全入了伍，与其说是为当兵，还不如说为去候补排长。可是半年过去了，又等了半年，排长的资格始终没有往他身上落。他没脸回家。这事早被张村听了去，于是“打他二十”的口号随时刮到河这边来，使李村的人没法不加紧备战。

真正的战争来到了，两村的人一点也不感到关切，打日本与他们有什么关系呢。说真的，要不是几个学生来讲演过两次，他们就连中日战争这回事也不晓得。由学生口中，他们知道了这个战事，和日本军人如何残暴。他们很恨日本鬼子，也不怕去为打日本鬼子而丧了命。可是，这得有个先决的问题：张村

的民意以为在打日本鬼子以前，须先灭了李村；李村的民意以为须先杀尽了张村的仇敌，而后再去抗日。他们双方都问过那些学生，是否可以这么办。学生们告诉他们应当联合起来去打日本。他们不能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只能以学生不了解两村的历史而没有把砖头砍在学生的头上。他们对打日本这个问题也就不再考虑什么。

战事越来越近了，两村还没感到什么不安。他们只盼望日本打到，而把对岸的村子打平。假若日本人能替他们消灭了世仇的邻村，他们想，虽然他们未必就去帮助日本人，可也不必拦阻日军的进行，或给日军以什么不方便，不幸而日本人来打他们自己的村子呢，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但是他们直觉得以为日本人必不能不这办，而先遭殃的必定是邻村，除了这些希冀与思索，他们没有什么一点准备。

逃难的男女穿着村渡过河去，两村的人知道了一些战事的实况，也就深恨残暴的日本。可是，一想到邻村，他们便又痛快了一些：哼！那边的人准得遭殃，无疑的！至于邻村遭殃，他们自己又怎能平安的过去，他们故意的加以忽略。反正他们的仇人必会先完，那就无须去想别的了，这是他们的逻辑。好一些日子，他们没再开打，因为准知道日本不久就会替他们消灭仇人，何必自己去动手呢。

两村的村长都拿出最高的智慧，想怎样招待日本兵。这并非是说他们愿意作汉奸，或是怕死。他们很恨日本。不过，为使邻村受苦，他们不能不敷衍日本鬼子，告诉鬼子先去打河那边。等仇人灭净，他们再翻脸打日本人，也还不迟。这样的智慧使两位年高有德的村长都派出侦探，打听日本鬼子到了何处，和由哪条道路前进，以便把他们迎进村来，好按着他们的愿望开枪——向河岸那边开枪。

世界上确是有奇事的。侦探回来报告张村长：张荣回来了，还离村有五里多地。可是，可是，他搀着李全，走得很慢！侦探准知道村长要说什么，所以赶紧补充上：我并没发昏，我揉了几次眼睛，千真万确是他们两个！

李村长也得到同样的报告。

既然是奇事，就不是通常的办法所能解决的。两村长最初想到的是把两个认敌为友的坏蛋，一齐打死。可是这太不上算。据张村长想，错过必在李全身上，怎能把张荣的命饶在里面？在李村长的心中，事实必定恰好调一个过儿，自然不能无缘无故杀了自己的小儿子。怎么办呢？假如允许他俩在村头分手，各自回家，自然是个办法。可是两村的人该怎么想呢？呕，村长的儿子可以随便，那么以后谁还肯去作战呢？再一说，万一李全进了张村，或张荣进了李村，

又当怎么办？太难办了！这两个家伙是破坏了最可宝贵的传统，设若马上没有适当的处置，或者不久两村的人还可以联婚呢！两村长的智慧简直一点也没有用了！

第二次报告来到：他们俩坐在了张村外的大杨树下面。两村长的心中象刀剜着一样。那株杨树是神圣的，在树的五十步以内谁也不准打架用武。在因收庄稼而暂停战争的时候，杨树上总会悬起一面破白旗的。现在他俩在杨树下，谁也没法子惩治他俩。两村长不能到那里去认逆子，即使他俩饿死在那里。

第三次报告：李全躺在树下，似乎是昏迷不醒了；张荣还坐着，脸上身上都是血。

英雄的心是铁的，可是铁也有发热的时候。两村长撑不住了，对大家声明要去看看那俩坏蛋是怎么回事，绝对不是去认儿子，他们情愿没有这样的儿子。

他们不愿走到杨树底下去，那不英雄。手里也不拿武器，村长不能失了身分。他们也不召集村人来保护他们，虽然明知只身前去是危险的。两个老头子不约而同来到杨树附近，谁也没有看谁，以免污了眼睛，对不起祖先。

可是，村人跟来不少，全带着家伙。村长不怕危险，大家可不能大意。再说，不来看看这种奇事，死了也冤枉。

张村长看二儿子满身是血，并没心软，流血是英雄们的事。他倒急于要听二小子说些什么。

张荣看见父亲，想立起来，可是挣扎了几下，依然坐下去。他是个高个子，虽然是坐着，也还一眼便看得出来。脑袋七棱八瓣的，眉眼都象随便在块石头上刻成的，在难看之中显出威严硬棒。这大汉不晓得怎好的叫了一声“爹”，而后迟疑了一会儿用同样的声音叫了声“李大叔”！

李村长没答声，可是往前走了两步，大概要去看昏倒在地的李全。张村长的胡子嘴动了动，眼里冒出火来，他觉得这声“李大叔”极刺耳。

张荣看着父亲，毫不羞愧的说：“李全救了我的命，我又救了他的命。日本鬼子就在后边呢，我可不知道他们到这里来，还是往南渡过马家桥去。我把李全拖了回来，他的性命也许……反正我愿把他交到家里来。在他昏过去以前，他嘱咐我：咱们两村子得把仇恨解开，现在我们两村子的，全省的，全国的仇人是日本。在前线，他和我成了顶好的朋友。我们还有许多朋友，从广东来的，四川来的，陕西来的……都是朋友。凡是打日本人的就是朋友。咱们两村要还闹下去，我指着这将死去的李全说，便不能再算中国的人。日本鬼子要是来到，张村李村要完全完，要存全存。爹！李大叔！你们说句话吧！咱们彼此那点仇，

一句话就可以了结。为私仇而不去打日本，咱们的祖坟就都保不住了！我已受了三处伤，可是我只求大家给我洗一洗，裹一裹，就马上找军队去。设若不为拖回李全，我是决不会回来的。你们二位老人要是还不肯放下仇恨，我也就不必回营了。我在前面打日本，你们家里自己打自己，有什么用呢？我这儿还有个手枪，我会打死自己！”

二位村长低下了头去。

李全动了动。李村长跑了过去。李全睁开了眼，看明是父亲，他的嘴唇张了几张：“我完了！你们，去打吧！打，日本！”

张村长也跑了过来，豆大的泪珠落在李全的脸上。而后拍了拍李村长的肩：“咱们是朋友了！”

载一九三八年七月《抗战文艺》第一卷第十二期

电 话

王二楞的派头不小，连打电话都独具风格：先点上烟卷；在烟头儿烧到了嘴唇以前，烟卷老那么在嘴角上搭拉着；烦灰随便落在衣、裤上，永远不掸一掸；有时候也烧破了衣服，全不在乎，派头嘛。叼着烟，嘴歪着点，话总说的不大清楚。那，活该！王二楞有吐字不清的自由，不是吗？

拨电话的派头也不小：不用手指，而用半根铅笔。他绝对相信他的铅笔有感觉，跟手指一样的灵活而可靠。他是那么相信铅笔，以至拨号码的时候，眼睛老看着月份牌或别的东西。不但眼看别处，而且要和别人聊天儿，以便有把握地叫错号码。叫错了再叫，叫错了再叫，而且顺手儿跟接电话的吵吵嘴。看，二楞多么忙啊，光是打电话就老打不完！

已经拨错了八次，王二楞的派头更大了：把帽子往后推了推，挺了挺胸，胸前的烟灰乘机会偷偷地往下落。下了决心，偏不看着“你”，看打得通打不通！连月份牌也不看了，改为看天花板。

“喂，喂！老吴吗？你这家伙！……什么？我找

老吴！……没有？邪门！……什么？看着点？少说废话！难道我连电话都不会打吗？……我是谁？在哪儿？你管不着！”咄，把听筒一摔，补上：“太没礼貌！”

“喂，老吴吗？你这……什么？什么？……消防第九队？……我们这儿没失火！”

“二楞，着了！”一位同事叫了声。

“哪儿着了？哪儿？喂，第九队，等等！等等！……蹭，这儿！”二楞一面叫消防第九队等一等，一面拍打桌上的文件——叫从他嘴角上落下来的烟头儿给烧着了。“喂，喂！没事啦！火不大，把文件烧了个窟窿，没关系！”二楞很得意，派头十足地教育大家：“看，叫错了电话有好处！万一真烧起来，消防队马上就会来到，嘻嘻！”

从新点上一支烟，顺手把火柴扔在字纸篓儿里。“喂，老吴吗？你这……要哪儿？找老吴！……怎么，又是你？这倒巧！……说话客气点！社会主义道德，要帮助别人，懂吧？哼！”

二楞的铅笔刚又插在电话机盘的小孔里，一位同志说了话：“二楞，我可要送给你一张大字报了！”

“又批评我什么呀？”

“你自己想想吧！你一天要浪费自己多少时间，扰乱多少人的工作呀？你占着消防队的线，很可能就正有失火的地方，迟一分钟就多一些损失！你也许碰

到一位作家……”

“哪能那么巧!”

“你以为所有的人都该伺候你，陪着你闹着玩吗? ……”

“喂，老吴吗?”二楞的电话又接通了：“……不是? ……你是个作家? ……我打断了你的思路，也许半天不能……那你就挂上吧! 等什么呢?”二楞觉得自己很幽默。然后对要写大字报的同志说：“多么巧，真会碰上了作家……”

“又冒烟了!”有人喊。“字纸篓!”

“二楞，叫消防队!”

“不记得号数，刚才那回是碰巧啦!”二楞扑打字纸篓，派头很大。

载一九五八年六月号《新港》

蜕

解 题

是在昆明湖的苔石上，也许是在北海上斜着身自顾绿影的古柳旁，有小小一只蝉正在蜕变。无疑的，时候是已经晚一点了，因为柳影已略略含着悲意，晚风开始透出一一点警告的秋凉。蜕变似嫌太迟了些个。

可是，生的意志顽抗着一切的困难，生或死全凭今日的挣扎，没工夫去顾虑什么。生命的第一句口号是勇往直前，不管不顾的向前冲杀是它的最原始而最聪明的战略。这只小蝉要把钢一般黑润的身儿，由皮壳里冲出来，由阴暗而光明，由隐忍而活跃，绝对相信它自己的力量。它必须自证能否飞上枝头，唱出生命最美的歌。它必须鼓动那潜在的大力，把自己提拔到朝阳与晚晴中，由酣睡而飞鸣。它那点小小的力量也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力量，它是所向无敌，用生的

意志击破所有的困难的。一直到它飞上柳枝，它还是喊着“冲杀”，“前进”！

反之，它若是知难而退，缩敛起它的足与翅，它将无可挽救的做了僵虫；也许被顽童的脚踏碎在泥土上，也许被虫蚁掳架到暗穴中，也许随着落叶被西风卷到水里去。世界上所有的力量，到那时候，是没法把它提到柳枝上去的。

降服便扫兴的抹去生命一切的光荣与意义。看！那小蝉的嫩翼是怎样的颤动，在生与死之间颤动呢！

第 一

1

冲动的要打，冲动的要和，冲动的抵抗，冲动的奔逃，把芦沟桥的义愤怒吼变成平津沦陷的悲泣。任着敌人把有四季鲜花与百条轨路的丰台已建成铜墙铁壁，我们才喝令睡在营房里的健儿，混战一番。城里连沙包已经撤去，域外却仓皇舞起大刀，仿佛我们赤手空拳也能打到山海关去似的，令人恍惚间又看见义和拳的梦境。顷刻间，南苑已成血海，大刀乱掷在泥土上。主将的愚昧，与夜战马超式的理想光荣，

使洒鞋大刀的健儿死不瞑目——他们的血还未干，城头已换了国旗。

那与虹一样明丽的北平，低首抱着多少代的尊严与文化，伤心的默默无语，象被奸污过的贵妇。那模范的警察，惨笑着交了枪；亡了国家，肩上反倒减轻了七八斤的分量——一种无可如何的幽默正配合着那惨笑。那害着文化病的洋车夫，从门缝向外偷看，而后紧一紧腰带，愤恨而把身子倒在床上。紧跟着，那五河奔流的天津，也屈膝在断瓦颓垣上，河上滚浮着黄帝子孙的尸身。

除了历史是梦作成的，谁能想到灭亡是这么潦草快当的事呢？

不，这绝对不是个梦；敌人的坦克车在青天白日之下，分明的给古城的柏油路轧上了些不很浅的痕迹。那么，中国人，要不然你们就是些会演滑稽短片的角色么？在悲剧前加演两大本，引人先笑一笑么？

若果然是这样，我们就深盼那大悲剧的出演，把笑改成泪。历史是血泪的凝结，珍藏着严肃悲壮的浩气。笑是逃避与屈服，笑罢本无可说，永无历史。悲剧的结局是死，死来自斗争；经过斗争，谁须死却不一定。大中年生的，大中华的死，在这里才能找出点真消息。加演的那两本笑剧是过去了，下边……

2

我曾在春荫护海棠的时节，在沙滩上闲看着那平静深蓝的春海。忽然一阵怪风，斜着吹来大小不匀的雨点。远岛的外边，起了一层黄雾，天与水潦草的粘合在一处；黄雾往前来，远岛退入烟影里，成了些移动的黑块子。从黄雾的下头，猛然挤出一线白浪，刀刃般锋锐的轻快的白亮亮的向前推进。眼前的蓝海晃了几晃，象忽然受惊而力求镇定的样子；还没有摆弄稳，紧追着那白线的灰黄巨浪已滚入了蓝海，浪上冒着灰烟，烟里溅起白星；随滚随卷，卷起来，跌下去；蓝的水急往前奔，涌上了沙滩，击拍着礁石，喷出浪花。一会儿，灰黄翻滚的浪头已把蓝水吞尽，似灰似黄似蓝似绿，绞成一片，滚成万团；混乱未已，后面更明的一道白线，带着百万千万的浪山又奔扑过来，浪花已能打着灰色的天，天也忽起忽落的晃动。一道，一道，又一道，分不清哪是天，哪是海，只是那么翻绞奔驰的一片，没有形体，没有边界，处处紧张，混乱，壮烈，怒吼；每个浪似乎都有无限的激愤，疯狂的要打碎了一切。顷刻间，那平静的碧海变成了激壮奔腾的怒潮与狂流。

平津陷落的消息，象一股野浪，挟着风雷摇动了人海：纽约，伦敦，巴黎，甚至于地面上素来冷落的

角落，都感到了风暴的前兆。大不列颠的贵族军人拿起地图，纽约的大腹商贾查查账簿，巴黎的穷诗人也若有所思，似乎要为人道与和平说些不妨渺茫而悲艳的什么。

直接被浪花打湿，狂潮撞倒的中国人该当怎样呢？岂不是应该象我看过的那个碧海，受了激动就马上会怒吼起来！每个人的心都象个小海，以血为潮，掀起惊天的大浪来吗？

可是，我只看见了静静的那个死湖。

死湖在阴城的城北。阴城距血染的天津只有七百里之遥。

湖里淤积着肥厚的粪土，汇存着都市的秽水，所以培出雪白肥硕的藕枝。天津沦陷，火车停开，藕枝堆积在车站上，渐渐起了层黑黄的锈。平日，藕枝运到天津，即使车走得很慢，也仍不失其甘嫩清香。阴城与天津相距是多么近呢。敌人的军队，炮火，一夜的工夫就会来到。可是，死湖仍是死湖，并不因为平津的风波而起些微浪。

是的，死湖还是死湖！

天还很热，刮着使人焦躁的旱风。死湖上并没有波浪。湖里被土坝分划成多少块水田，东一块蒲，西

一块莲，蒲叶密丛丛的遮住荷田，荷叶灰绿绿的掩盖着污水；旱风过来，蒲与荷都静静的往下低一低身，从水中发散出一股浓厚酸热的臭气。水田的外围，围着一道水沟，沟上有些秃敝的细柳，柳上没有鸣蝉，柳下没有倒影；沟水上浮着一层油腻而红白相间的泡沫，在烈日旱风之下略皱一皱，产出更多的碎泡。苇根处偶尔有一两条小鱼，却是死的；聚着多多少少金头的巨蝇。

湖岸上的小路中，有些红绿分明的瓜皮，和两三只癞狗；偶尔刮起一半片鸡毛，可以算作死湖上的蝴蝶，在灰尘中飞动。

湖北立着古老残剥的城墙，没有人，没有声音，没有卫城的巨炮，只长着些半死不活的青草，打着瞌睡。

湖东有一两座破庙，殿顶的黄琉璃瓦已破碎不全，在日光下勉强的闪烁，象一只眼的人那样没有神采。午间由庙内发出些钟声，象宣告着世界的末日。

这是死湖。任凭东海上波浪翻天，这里不会有一点动静。

4

湖是死湖，城也是死城。

阴城是个省会，住着至少也有五十多万人。人多

城小，路窄房多，飞尘与炊烟永远在半空凝成老厚的灰雾，车马与行人时时挤擦成一团，显出不必要的热闹与叫嚣。在灯光下，那层灰雾变成暗红，象什么妖人摆下的一座迷魂阵，包罩着人喊马嘶与成群的鬼影。这魔阵中，有丑得出奇的妓女，穿着久已落伍的衣装，蜘蛛似的在各个角落结下密网；有阔得不知怎样才好的军阀儿女，在窄路上疾驰着最新式的汽车，似乎专为碰人与卷起灰土；有肥硕的各色商贾，浑身是大葱味儿，挤在那歪斜欲倒的戏园中，欣赏着半班戏；有贪官污吏的子孙，有钱而无事做，自称为遗少或隐士，拼着工夫去给歌女写些对联，或与二三知己品茗赛棋；有规规矩矩的秃头布鞋的公务人员，早早的到公所去睡觉，晚间抓工夫打几圈小牌；有土头土脑的老表与乡亲，住在没日光空气的旅馆中，等待着被派为县知事或什么专员；有豺狼般面孔的侦探，用铁镣与编床挤出嫌疑犯的金钱，没有钱便没有命；有成群的军人，佩带着古老的手枪，在街尘中喊着一二三四；有各乡的灾民，背着抱着或用筐挑着男女小孩，在街上慢慢的走，茫然全无所归；有……

平津失陷的消息来到，阴城偷偷的哆嗦一下。哆嗦只能把身上敛缩，阴城要象刺猬似的缩成一团；不，缩成一个小豆，好藏在什么安稳地带，或滚到远方，避免敌人的炮火。有钱的赶紧去到银行，惊喘不

定的签了支票，取出法币，塞圆了皮包，紧抱在胸前。汽车都开了走，载着肥胖的男子与土气而娇贵的女人，还带着一些猫狗。火车站挤满了人，踩死了小孩；买了票的平民没有车坐，无票而有势力的上了车而把车门锁上。有房的把房契揣好，跑向乡间，有职位的请假把家属送走。路上挤满了车马，闹成一片，人人计算着自己的事情，抱着自己遇难成祥的希望；国事的危急全表现在几家报纸的特号字的标题上。城里空了许多，连天空的尘雾都小了一圈。那负着保卫国土之责实在没法逃脱的人们，都无可奈何的多吃顿好饭，多喝半斤黄酒，多洗洗澡，多听听戏；茶馆酒肆与妓院戏园反显出繁荣，活一天是一天，且先赚个快活。那高官与巨绅们除将金银财宝运走，还忙着在院中，在屋下，挖掘地窖，即使完全没用，往下看一看也是舒服的，黑洞洞的足以壮胆。有的实在想不出消忧解闷的办法，只好再娶个姨太太，以便显着人多势众。有些个市民，生在阴城，长在阴城，逃无处逃，走无处走，只好听天由命，拜佛烧香。整个的城里，有慌，有乱，有谣言，而全无办法。街上连一张虚张声势的标语也不见，大家都闭口不谈国事。这里不但没有抵抗的计划，连防守的安排也没人想到；热闹慌乱的出奇，在叫嚣与浮动之下却是彻底的空虚。有人而无心，有忧虑而无计策，有力量而自甘生以待

毙。全城就这么哆嗦了一下，慌乱了一回，而后风平浪静，把一切都交给了命运。

5

大中华有亡国的危险，而没有亡国的可能。外侮仿佛是给大中华的历史种牛痘，每种一次，只能使它更坚强挺拔起来。不管阴城是怎样的稀松畏缩，究竟它不能把自己搬到海中，成为孤岛。半夜里，在它似睡非睡之际，疾驰的火车载着英勇的负伤将士来到城外的车站。车里没有声音，没有灯光，英雄们——河北河南的彪形大汉，湖南广西的短小结实的战士，还有些缄默而坚毅的陕西兵——都咬着牙，滴着血，忍着痛，挤在一处，把哼哼一声都视成最可耻的事。他们素不相识，言语不能完全相通。可是每个人身上的血痕象让他们感悟到都是黄帝的子孙，用同样的血肉去争取大家同享的自由与幸福；在默默无语中，彼此手握着手，腿挨着腿，把肉挤在一处，把血合流成一片，在他们会预言的心眼中看到个光明灿烂的新中国，象刚要降生的婴孩，正在血里挣扎。站台上，也没有声音；只有几盏空寂无聊的灯，照着这列灰硬血腥的车。车头前射出强烈的一道怒光，车下放出些抑郁的水气；一切静寂。车里车外的静寂象两股气流正在冲荡回旋，各不相容，没法互相让步：怯与怒，

自弃与自强，苟安与牺牲，在空中，在地上，在人心里，默默的争斗。阴城的车站要拒绝这血腥的车，英雄的血肉要冲破阴城的死寂，激荡起民族生存或灭亡的无声之潮。

站台上几个巡警，困眼矇眈的看着那自战场附近开来的铁车。有阴城的饭食与思想在身中与心里，他们不敢多事，不敢探问，可是又似乎有些感触与轻微的激动。看着看着，忽然前面吼了一声，那灰黑坚硬的一条渐渐往前移动；一会儿，象一条巨蛇似的走出站台的灯火以外，尾上有一颗红星。他们还立在那里，可是困意已失；鼻子上挂着一些难以去掉的腥臭；眼望着远处。似追寻着一些什么难以说出的希望或恐怖，他们的心都跳得很快。同时他们也感到一些惭愧，心中责骂着自己为什么不到车上去看看，去问问，去献一点茶水；摸着袋中的一二毛钱，他们觉得自己是最没有同情的人。他们想不出那些伤兵是要到哪里才能下车，只呆呆的望着远处的大星。

第二天的夜晚，伤兵车到的更早了一些，车也更长了许多。车里照样的静寂，车外可是争吵叫喊象失了火似的那样杂乱。卖香烟水果的小贩，扛着邮包的绿衣汉，肩着行李的脚伕，抱着娃娃的妇女，在灯光下挤成一团，前后左右的拥转，象最大的一个海星在浮动。他们都不敢靠近那血染的兵车，可是心中都微

微的感到一些迫切的什么问题与朕兆，就是自己能以逃避，也不过是暂时的，那列车是铁一般的顽强，把人心扯住，静寂而严肃的给大家一个眼神——你们怎样都好，我却是不可屈服的！

忽然，站台前的铁栅关闭了，一群警察都赶奔了前去；一块小小的白旗在人头上晃动。暴厉的呼叱，尖锐的唤叫，坚决的反抗；人影乱动；声与形绞成一团无可分辨的嘈杂，混动，动摇……前一夕的相互冲荡的默潮，已在这里变成有声有色的冲突：阴城的梦境已被清醒的壮烈的一些力量击破，象一块石头投掷在死湖里，就是“死”湖也得溅起些泥点子。

那面小白旗始终不倒，虽然阴城的黑影逼着它步步后退。白旗渐渐退到站外，旗下的二三十红似莲花的口中发出吼声，一直传达到那列长而多血的车中，两方面的心合成了一个，阴城哆嗦得更厉害了一些。

6

无论怎说，阴城是已放进一股凉风，把卧榻上酸暖的臭气吹散了一些。

第 二

1

已是夜半，灰暗嘈杂的阴城，变为死寂。路旁不甚明的灯，与天上不甚明的星，夹着一层灰黄的尘雾；城里到处静寂暗淡。有几处，还能听到女人的笑声，麻雀牌的轻响；可是都打不破全城的死寂，正象几声犬吠那样没有什么关系。

十几个巡警，押着五六个学生，正在空寂的马路上走，走得很快。最末后的一个巡警，拉着一根竹竿，竹竿的末端有块白布，拉擦着地上的尘土。灯暗处，他们只是一群黑影，急速的移动。灯明处，照出巡警们的面孔，得意，轻蔑，蛮横，可是正好与阴城的暗淡相配合，地狱的阴暗正宜于鬼脸的狰狞。那几个学生都挺着身，眼向前直看，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象几面铜牌似的纪念着一些什么壮烈坚贞的精神。他们的头发都乱蓬蓬的，脸上带着血痕，象些匪徒，又象些烈士；不屑于表白，他们只挺身前进，一语不发。

到了一座衙门。旧式衙署的大门，把门楼去掉，用两列砖代替上，显出改造期间的因循。两扇黑大

门，掩着一扇。门前立着一对武装的警士，不大怎么精神。门垛左右有两堵很长的白墙，墙上画着些大蓝圆光，圆光上的白字已被雨水冲去，只有些点儿固执的留存着，似乎为是引起人们猜谜的趣味。门上一盏极亮的电灯，青虚虚的显着惨酷而无聊。

巡警们进去两三个。学生们立在强烈的灯光下，脸上发青，相对无语。其中最高的一个，头发虽乱，仍勉强的竖立着；一张轮廓方硬的脸，到处见棱见角；粗眉，大眼，长嘴并成了一道线，腮上微动。他的旁边，一个矮子，头小，端着肩，露出一股傲气来；他的小圆眼斜射着高个子的下巴——碰破了一块，血已定好。矮子身后，一个女影，低着头，长而乱的头发在灯下放些光。女影后面又是高身量的，圆头圆脑，一支胖手摸着右脸上的伤痕。离这个高个子有一步多远，一个中等身材的扁脸少年，穿着蓝大褂，支手用力的在身前交插着，脸上没有任何动作，象是塑在那里。巡警们咳嗽，吐痰，前后移动，说话，掸掸衣上的土。五个学生一动也不动。

出来一位巡长，很响亮的道了几句白，又转身进去。待了半天，又出来一位巡官，等大家都给他行了礼，才过去看了看学生。看完，立了一会儿，莫名其妙，有些发僵，嗽了一声，转身走了进去。学生们还是不动。又待了好大半天，出来一位很矮很胖，满脸

是油的长官。他的胖矮腿移动了半天，才把身上那一整团油肉运到学生跟前。顾不得看他们，他闭上眼猪似的喘了一阵；喘得稍微舒服了一点，他把眼更闭得紧了一些，仿佛是要以稳重自在表示出身份来。直到已无须再喘，他才睁开眼，懒洋洋的看了学生们一眼。而后，用最大的努力，抬起一支短粗的胳膊来，胖手大概的向门内一指。

巡警们把学生押了进去。

2

一间小屋，没有灯，没有凳，没有任何东西；土地上只坐着五个人。疲乏使他们昏昏欲睡，可是饥渴与气氛令他们难以入梦。他们不愿说话，愤怒堵住他们的口；不说，心中又要爆裂。几次，他们想开口，屋中的黑暗象要乘机而入，噎死他们。阴城的深夜，静寂得可怕，他们觉得若是吐出一个字，就必定象炸弹似的把一切震碎。

他们所怀念的人不同，所想起的乡土不同，所追忆的家庭与学校的生活不同，所憎与所爱的也不同。可是，在这五颗幼嫩的心里都充满了同一的愤慨。虽然生长在各处，但是这次都来自北平。在北平，他们亲眼看见敌人杀进城来，亲身尝受了亡国奴的滋味。他们身在亡城，而心飞到南国。必须出来，必须出来！

即使天津是鬼门关，他们也得闯出来，做个自由人，与同胞们携手杀回去，夺回失地，重到那文化之城。他们不在一个学校，可是这一点共同的情感与希望，使他们一齐闯出天津，结为难友，与四五十个青年，在一面流亡的旗下来到阴城。他们的书已烧掉，衣服放弃，没有多少盘缠，只凭一股热气，两条会赛跑的腿，扛着小小的铺盖卷，往东跑来。没有一定的地点，凡是未经侵略的地方都是故乡。没有一定的计划，只要不做亡国奴就有办法。他们的心还没被世故染成灰色；简单，所以乐观。忽略了历史的鬼影，同时极重视自己的一片热心。数着自己的脉跳，他们以为是找到了全民族共同的激情与义愤。他们的哭笑只隔着一层薄纱，彼此能看见而互相变化；哭着离了故都，笑着进了阴城。阴城是圣地，是不朽之城，他们恨不得跪在街心，去吻那最肮脏的灰土。到了这里，他们已经摘去亡国奴的帽子，换上自由的花冠，再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他们听说车站有伤兵来到，十二个人把小小的铺盖卷一齐送到当铺中，换来十四块钱。他们有说有笑，非常的快活。别人不去慰劳伤兵，他们必先去倡导。伤兵们是英雄，是同胞，为国家为民族流了血。阴城的人也是同胞，也都爱国，必定不甘落后，也来劳军。十二个小铺盖卷算得了什么，到处是家，人人

是弟兄姊妹；离冬天还很远，而伤兵就在目前。拿着十四张钱票，他们讨论，争辩，欢喜；终于连一毛也不许留，都买了香烟，饼干，水果；扯了二尺白布，找了一根竹竿，布上写好“流亡学生慰劳负伤将士”。一出发，在路上遇到些本城的学生，也自动加入队伍，有的空着手，有的临时买了几毛钱的东西；有男有女，有高有矮，排成两行，眼睛明亮如星，看着前面那个小旗；最后的两个才十一岁，也挺着胸，大踏着步。那面小旗在阴城的街尘与灯影中，象雾里一支白鸽，传来天国的消息。

3

巡警们挡住站台的入口，高个子——厉树人——的头发，本来很硬，几乎全要直立起来。方硬的脸上白了一些。可是他用尽力量往下按气，眯着眼假笑。把话在口中揉了几揉才敢往外说：“我们是流亡的学生，到这慰劳伤兵。”“什么学生？什么伤兵？”一位高大的巡长露出很长很白的牙，神气带出来他最讨厌学生：“有命令，不准你们进来！”白手套扬起一支：“走！不用废话！”

厉树人的脸热起来。他的大眼仿佛要一下子把巡长瞪碎，可是他又纳住了气，还想和平的交际。他还没把话想好，平日最自负的金山——那个圆眼睛

的矮子——早已挤了过来，象个轻巧的小鬼戏弄个高大的魔王，他歪扬着头，斜着肩，圆眼在巡长的脸上转了一圈，而后尖锐的叫了一声：“谁的命令？”

高大的巡长的眼往下面扫射；还没找到金山，后面好几声“谁的命令”一齐打入他的耳鼓。他的眼立刻往后望，左脚不由的往前迈了一步，全身抖出些威风来。他不怕学生，阴城所给他的粮饷与思想，至少有一部分是为揍好闹事的男女青年们。见了学生，他不由得感到一种仇恨：“谁的命令？我的话就是命令！”他又往前凑了一步；隔着短木栅栏，他的鼻子几乎要碰上了厉树人。

平牧乾那头长发极快的由厉树人腋下钻了出来，紧跟着一张长俊的脸扬入巡长的视线里，腮上笑出两个小而深的酒窝，顶齐白的一排牙温和爽洁的在他眼中一闪：“巡长！我们已经买来东西，怎好白白的回去；我们决不叫巡长为难。若是站台上太乱，好不好我们举几位代表，把东西送上车去，马上就出来？那里不就是兵车？”她的手向站里指了一下。

巡长的眼并没随着她的手转动，非常的坚定，他的眼盯住学生，决不放松。他听见了平牧乾的话，也觉出话很温和有理。但是他不能因此而减降自己的威风。再说，他对女学生应当特别厉害一些，平日一见到她们，他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厌恶，她们的服

装，举动，活泼或严肃，都使他莫名其妙，如同见了洋人那样不可了解。隔阂产出了轻视与厌恶；一旦落在他手，他愿叫她们现一现丑：把她们的头发扯乱，短衣撕破，粉脸打伤，才足以消消他的渺茫而必须发泄的恶气。

“我说，我不叫你们进去！”巡长把哨子掏出来。“走不走？”他把哨子放在唇边。

“你太不通人情了！”扁脸的青年——易风——用手指指着巡长的胸部。

“一定要进去！非进去不可！”曲时人圆头圆脑的没有什么高明的话语，只求能把一句话变成几样来说：“不叫进去，不行！”

哨子响了。

4

其实呢——高大的巡长想——设若学生们略通人情，先把 he 请到一边，送他两包点心，哪怕只是两包点心呢，又何尝不可以叫他们进去呢？可是他们一点人情不懂，而且说话很难听；可恨就在这里，一点人情不懂，可恨就在这里！非揍不可！

厉树人们根本没想到，这样的事也居然会发生冲突。没工夫去细想，就是想也想不出任何道理来。气忿与伤心激出来热泪，而青年的血气，又不能

被眼泪浸软；血在沸腾，脑子成了空白，手脚不由的动作起来。他们被怒气催着，只管往前冲，不管有什么作用，不管要吃什么亏。这时候，那面小白旗成了个什么神圣的标徽，大家紧紧的跟着它，忽前忽后，忽左忽右，没目的而有无限的热情，乱冲乱扑。顾不及想胜负，顾不及想安全，前冲就是前冲，一面白旗，一个心眼，为劳军而来，就必须闯进去！

巡警们高了兴，拿学生乐乐手是便宜的。

已在站台上的旅客，顾不得看外面的纷乱；逃命要紧，拚命往车上攻。还未进站的人们，以为前面是为争着进站而打起架来；这是常见的事，不足为奇，往前挤呀！巡警得了手，学生被后面的人挤住不能动，还不打老实的吗？学生们一声不出，因头上身上的伤痛，把怒气都运到拳头上；打架是没想到的，可是现在没法再不还手，打，挤，前面呼叱，后面喧叫，四下里乱躲乱动，谁也不晓得怎么回事。

5

学生们败散。厉树人们五个被捉住。

6

“凭什么打我们呢？”曲时人的胖手又摸到右脸的伤痕；把车站上的经过想了再想，怎么也想不出道

理；本想不言不语，捱到天明再讲，可是不由的说了出来。“凭什么随便打人呢？”

大家谁也没睡，心里也正在想这件没有情理的事。听到曲胖子这样一问，谁都想答言，可是全找不到相当的话。找不出理由的委屈马上变成愤怒：

“野蛮！”

“怎能不亡国！”

“没道理可讲！”

三个人一齐讲，谁也没听清谁的，可是那点共同的愤怒使彼此猜测到说的大概是什么。厉树人没有开口，只咬了咬牙。

“慰劳伤兵也有罪！”曲时人的话永远不足以充分传达出感情，所以在盛怒之下，还只能唠叨：“什么都有罪！咱们要是不从北平出来，咱们是亡国奴！出来了，就……”他找不到话了。

“脚好疼！”平牧乾不肯露出女儿气来，可是无处可诉的冤屈实在没有简当的话来发泄；脚疼是真的，也很具体：“所有的脚都踩在我的上面了！为什么呢？凭什么吗？真恨死人！”

自负的金山与爽直的易风都想不出话来。

“树人你说！”曲时人推了他一把。

“说什么？”厉树人托着下巴——伤口热辣辣的发疼。“哼！为救国而受委屈是应当的；为慰问伤兵

而挨打是头一幕！”

“到前线上，被敌人打死，死也甘心！”易风接了过来：“为什么自己无缘无故的打自己呢？”

“因为咱们有一部历史！”厉树人低重的说。

“明天是张空纸，咱们拿血写上字！”金山由树人的话得到些灵感。

厉树人没有再接言，大家静默，似乎都揣摩着历史的阴郁，期待着明日的光明。

7

第二天早晨十点多钟，他们还昏昏的睡着，屋门拉开，四个巡警把他们叱醒：“走！过堂去！”

第 三

1

阴城的秋晴象脆梨般的爽利，连空中的灰尘都闪动出金光。厉树人们由小屋里出来，黑暗与光明象刀切的那么齐整，仿佛是一步就迈到了另一世界。无可抵抗的明亮，好似一下子要射穿他们的全身，他们都赶紧低下头去，免得晕倒。一夜未曾睡好，肚里空虚，伤痕疼痛，眼前起了金花，耳中铮铮轻响，他们忘了一切，用了整个生命的力量支持住酸软的两腿。

迷迷糊糊的走了几步，他们的头上出了些似有若无的虚汗，心中稍微镇定了一点，开始觉到秋光的明暖；院里几株枫树的黄叶猛的打入他们眼中，使他们莫名其妙的，惊异的，要哭出来。同时，他们忽然愤怒起来，要向那蓝的天，金的叶，狂吼怒号；把晴朗静美变作飞沙走石。不约而同的，他们都加速了脚步，仿佛是要去和谁诉冤或拼命。

迎头来了那位肥短的长官，脸在阳光之下更显着油多肉厚。为省走几步路，他老远向巡警们摇手。巡警们又把学生送回小屋中。本来都想到堂上去痛

痛快快的叫骂一番，泄泄心中的恶气，谁知又受了戏弄。背倚着墙壁，他们不愿把骂话叫给自己听；不能容忍，而必须容忍，他们无可如何的默默无语。

过了半天，小门开开，两支带着阳光的皮鞋迈了进来，刚一进门坎便失去了光泽。一个巡警搬进一个小方凳来，后面紧跟着两个，一个端着两盘点心，一个提着把铁壶，拿着五个粗磁茶碗。这些都放在了方凳上，三个巡警怪不好意思的默默走出去，到院中赶紧交谈着，皮鞋发出有力的声音。

五个人没觉得什么不好意思，更无须劝让，都围集到六凳附近来。吃与喝并没给他们任何安慰，可也没感到污辱，于不知不觉中他们的心镇定了许多，渐渐的把眼都转向院中；巡警们并没把门关好。院中的晴光，引起他们一些渺茫之感，不是思家忧国，也不是气忿焦急，也不是完全平静；他们那未能脱净的天真的儿气，又渐渐活动，使他们要跳到院中，得到空气，日光，与自由。自由与快乐是他们理应享有的；可是困难与挣扎都无情的加到身上来；青春与秋景分占着他们的心灵，他们茫然。

2

快到晌午了。他们又被传去。这样的来回摆弄，更激增了他们的愤怒与坚决。同时他们又急愿完结

了这一幕酸苦无聊的喜剧，愿无拘无束的去享受那阳光与自由。青春的活跃与横来的压迫，使他们在忧郁中仍不放弃希望，在义愤里几乎可耻的想到妥协。

不，不能，决不能妥协！他们必须一拳打在阴城的脸上，使阴城至少也得承认他们的力量与热烈。即使阴城丝毫不动，一味的顽强，到底他们应当表现自己，表现出民族的青春与血性。

他们决定到堂上去争辩，去呼号；叫“大老爷求饶”与“容情”是过去的事了；他们绝对不能再用历史上的耻辱去求苟全，去污蔑了新国民的人格。

直爽的扁脸的易风，象篮球队队长向队员们发着紧急命令似的：“叫树人领头去说，别乱抢话！”

厉树人谦卑的，又好象是无所谓的，笑了一下。

自负的金山不肯轻易放弃了发言权：“谁有话谁说！”圆眼睛马上向巡警们扫射，好似向他们挑战。

曲时人似乎没有听见什么。他非常的困倦。可是仍自昂着圆头，用尽力量维持着尊严与勇敢，顾不得听别人的话。

平牧乾是唯一的低着头的，看着自己的走路不方便脚，眼角撩着男人们的旁影；忘了自己是男的，还是女的；忘了自己有家，还是没家；茫然的酸辛与爱国的热烈把两点泪挤在眼角，不敢流落。

到了一间屋里，不象是公堂：桌子上铺着块台布，用茶碗底的黄圈与墨汁的点块组成了自由图案；桌旁有几把稀松活软的艺术铁椅，铁柜上的锈厚薄相间，颇似一些花纹。墙上挂着以写“老天成”与“聚义老号”出名的那位书家所写的对联，因裱得匆促一些，象裤管似的卷卷着。

没有什么客气，他们五个都坐下了；艺术铁椅发出一些奇怪复杂的响声。坐好，他们的眼不约而同的都看着那副对联；那些字的肥厚俗鄙，使他们想起那位肥矮多油的长官。

“都站起来！”由一条被油腻糊满的喉中，仿佛还夹着几块碎肥肉丁儿，粘糊糊的，疙瘩噜嗦的，象一口痰似的，喷了出来。

随着这句话，那个肥矮长官已立在门口，正对着那副对联。喘了一阵，他喉中又冒出些话来：“谁叫你们坐下的？太不知好歹了，太不知好歹了！”语声里含着一些哀怨与用油浸透过的怒气，怒而不暴。

他们都没动，大家的眼由对联移到胖子，由胖子移到对联，仿佛是比较哪个更肥，更俗鄙。对于这两项俗鄙的东西，他们都不愿说什么，只是感到厌恶，厌恶之中略带着一点点好玩的意味。

胖子看他们依然坐在那里，把脸慢慢涨红，冒出更多的油来。可是，他没有任何的动作。为保持身份，他本该指挥手下人去强迫他们立起来；为省得着急发喘，他顶好一动也不动；脸红便是这个矛盾的结果。把胖手放在脸上，卷弄着小油泥橛儿，他也欣赏起来那副对联。

又待了一会儿，窗外围满了巡警。胖子更着急了，他知道局长们马上就会过末，而这五个不知好歹的东西还纹丝不动的坐着。他想往前来，强迫他们起立，可是脚指头只在宽大的皮鞋内动了动，并没迈步；他真着急，也真懒。学生们坐得更随便了些。看见窗外的武装警士，那么多，那么威武，他们不由得想到些浅簿而近情理的话：“跟日本人讲讲横好不好，欺侮几个学生算哪道威风呢？”无聊的示威只足招来轻蔑，他们故意的做出捣乱的姿态来，以青年的轻狂对付老年的昏庸无理。

窗外许多双皮鞋的后跟一齐碰了碰，很齐很响。胖子急忙闪在一旁，短臂用力下垂——象两根木棍夹着一个大油篓。发困的眼也居然露出一些光泽；不知往哪里看才好，眼珠向左右偷偷的活动，象讨人怜爱的母狗似的。

两位局长来到门前。警局局长是个矮子，制服皮鞋都很讲究，脸上挂着烟灰。教育局局长是个高个

子，一身顶不起眼的公务员制服，布鞋，脸上老是笑着，笑得没有因由，没有间断，非常的俗气。

两位局长在门口谦让了好大半天。警局局长脸上的烟色越来越灰暗，表示出为尽地主之谊，不能不让朋友先走；可是也表示出一些勉强，心里老大不高兴，还不能不显出规矩知礼。论实力，论收入，三个教育局局长也抵不住他一个。阶级尽管相同，可是身份的高低还到底在“缺”的肥瘦冷热上去分。他当然看不起教育局局长。再说，学生们闹事，本该教育局出头，但是每一回都须警局去镇压，受累，而且费力不讨好，等到学生已都拿来，教育局局长才露面，三说五说的把他们带了走；又省事，又买好；事完之后，至多也不过请警局的重要人员吃顿馆子。为这个，他对教育局局长——不管是多么好的人——总觉得轻微可厌。假若没有这个可厌的家伙，好吧，你们闹吧，该囚的囚，该揍的揍，该杀的杀；再闹？也得敢！不幸，政府里非有这么个家伙不可，于是事情就永远不能顺手，而学生是偷空就闹腾。看，看这个满面陪笑的东西！没办法！

教育局局长早晓得这个，所以老是笑着。自己的差事当然是赶不上警局了，可是地位与身份总是同等的；得罪警局是蠢笨的事，向他求情或道歉也大可不必。多笑一笑总显着客气，而客气与自馁并不是一

件事；反之，客气倒略与虚情假意相近；虽然虚伪是个不甚好听的字，可是与手段能打到一气。

彼此谦让了好久，警局局长的灰脸的表情已带出点超过于勉强，教育局局长才无可如何的笑得更加空洞了些，承认了客位的优越，巧妙的抢了警局局长一肩，只是一肩。

谁也没注意到五个学生，他俩又开始让座位。警局局长早看见学生们还安然的坐着呢，可是学生是教育局局长的属下，他不便于发气而给朋友以难堪。教育局局长也早看出学生们不肯起立致敬，设若登时发作，而不幸碰了钉子，便更使朋友看不起自己，证实了自己的差事确是没有多大的威严，彼此谦让，有说有笑，眼睛都不向学生那边转动；坐下以后，觉得很自然的大家都在那里，一点也不别扭。

仿佛是为增加这点自然劲儿，教育局局长笑着请警局局长训话。警局局长当然不肯。教育局局长当然再敦促；当然又得到更多的谦拒。实在没了办法，教育局局长只好恭敬不如从命的立了起来，笑得微微发僵，而面上的筋肉力求开展。眼睛望着那副对联，他先活泼灵动的扯了扯制服的下沿，细条的身子向直里挺了挺，象预备作深呼吸运动。而后把肩松下来，右手放在桌布上，手指轻轻敲了敲。

教育局局长先捧了警局局长一大场，每句里都有与“十二分”或“竭诚的”同样或更好听的字眼；把这一类的词儿都用净，他才不得已的作一小结尾。

说到了学生，他十二分的可惜他们把极可宝贵的光阴，用到慰劳伤兵上去，而没能专心去读书；倒仿佛他一点也不晓得平津已经陷落。自然他也十二分的同情于他们，因为他们都正在血气方刚，在行动上难免有失检点。他十二分的惭愧未能在事前知道，设法避免冲突；这自然不完全是他的疏忽与错误，因为他们并不是阴城的学生，因此，他十二分诚恳的希望他们承认，学生与警士之间必是因了误会而起了小小一点争执；更非常诚恳的请求警局局长原谅他们。假若可能，他十二分的，啊，希望局长在他们悔过道歉的条件下，释放了他们；不必对他们太认真了；他们究竟是外乡人，不能完全明晓阴城的一切，啊，啊，一切，完了。

厉树人们本预备去到公堂上争辩，谴责，甚至于不惜叫骂。这种公堂虽然是无理可讲的地方，可是多少要有些威严；他们愿意以硬碰硬，好汉是不怕到刑场上去的，即使死得冤枉。他们没想到，没预备，来听训话，特别是这样的训话。

他们根本不想听笑话，他们没心思去笑一笑，而局长的训话恰好是最没意思的笑话与扯淡；所以他一张口，他们便叫耳朵停止了作用。这种软得象糖稀的话引不起他们的驳辩，激不起他们的怒气，何必去听呢；听了不过使他们觉得恶心，脏了他们的耳朵。他们看了对联，端详警局局长的脸，手指在台布上乱画；把无可发泄的怒气按在心中，而以轻蔑消极的抵抗俗鄙无耻。

训话完了，他们没有任何表示。他们想出去散逛散逛；一个局长脸上的烟灰，与一个局长脸上的贱笑，叫他们难以再坐下去。他们决不想说什么，只求快快的能出去。他们要打，都不愿把拳头打在教育局局长的脸上，那张脸上挂着官场中所有的卑污，与二三十年来所积聚的唾骂。悔过咧，道歉咧，他们全没听见。

教育局局长请警局局长训话。警局局长决定不肯。他知道自己没有那么多“十二分”与“热烈的”，何必当着大家献丑。他也知道把学生们押起来或揍一顿是更有效的办法，用不着耍嘴皮子。

教育局局长还笑着，可是笑得不大顺劲了。眼前是个僵局。他得另想主意，至少也别叫场面上老这么空寂着。没立起来，仿佛是顺口答音的，他自己又说了话：

“诸位都来自远地，与我并没有丝毫的关系，我纯粹是为帮助。而且我之所以来，也是受各地流亡学生的请托；我是阴城的教育长官，根本，啊，管不着，啊，不该参与诸位的事。我十二分的相信诸位都是很明白，很清楚，很有前途的，青年；我与这位局长是老朋友，极要好的朋友，我们都极希望诸位本着读书救国的精神，不使自己吃亏，也不叫我们为难。诸位是流亡的学生，我们所以才这样的优待诸位；不过，假若阴城有朝一日也失陷了，阴城的学生自然也得流亡，这并不算怎么了不起的事，流亡不能算作一种资格，是不是？我十二分诚恳的希望诸位能明白我们的困难与我们爱护诸位的热诚，极早的，以诚相见的，结束了这桩不幸的事件！”

说完，他几乎是含着泪的笑着，希望学生们受了感动而设法下台；他们肯下台，他才能免得当场丢脸。

学生们依旧不声不响。

警局局长沉不住气了。他真愿惩治惩治这群小东西们，可是政府的气概已被这位会说“十二分”的家伙泄尽，再施威还有什么意思呢。算了吧，教他们滚他们的吧，反正日本人来到，这群东西们也是刀下之鬼；一个局长，和这群不知死的鬼们怄什么闲气呢？他向教育局长嘀咕了几句，教育局长眼中媚里媚

气的，连连点头，仿佛他十二分的能欣赏，接受，别人的建议。

两位局长退席。

学生们又被押送到小屋里去。

到差不多快五点钟了，那位肥矮的长官带着四个警士，把他们领到大门。谁也没说什么，就那么不清不明的完结了这一案。

5

出了警局的大门，他们不由的感到些快活。看着街上的车马，天上的斜阳，他们的脸上天真的现出些笑容。可是，走了没有几步，那点笑容就被心中的一大团苦恼与困难给吸并了去，象一大块黑云卷灭了一片飘浮的明霞。

他们上哪里去呢？家，回不去。学校，已变成敌人的兵营。钱，没有。铺盖，在当铺里。除了身上薄薄的一两件衣服，只剩下一颗热心与一服热气；而这点心气又不幸的落在了阴城，象一滴开水落在了冰山雪海上。最后，他们心中画起了一个极可怕极大的问号：国家到底有没有希望呢？

这个疑问使他们顾不得再想警局的那一幕。吃亏也好，受苦也好，只要国家有希望，个人那点点委屈根本不算一回事。国家与个人，在这时候，是那么

密切的联系在一处；他们的流亡，因为国土失陷；他们的将来的一切，要看国家能否复兴。自己是一棵小草，国家是土地。土地已失了那么多，而阴城，以对待他们的态度来推论，也难久守。他们的泪没法不在眼中流转了；欺侮他们的事小，失去国土的事大；阴城由可恨可恶，一变而为最可爱可贵的了。可是爱莫能助，阴城拒绝着一切；而他们无衣无食无去处。一座活着的死城！他们怎么办呢？往哪里走呢？走又有什么用呢？

他们呆立在路旁，极勇敢的落着胜败兴亡之间的热泪。

第 四

1

他们回到流亡学生的住所——一座破庙里。由教育局局长的话里，他们知道大家曾经营救他们；或者大家还去慰问过他们，而被巡警们挡了回去，他们猜想。想到了这个，他们三步当作一步走的，急快回到庙中，好把热泪，委屈，和一切要说的话，都尽情的向大家倾倒出来，仿佛大家都是他们的亲手足似

的。他们没有钱，没有铺盖，可是准知道一见着大家就都不成问题，大家有主意，有同情，至少会给他们一些吃食，和找一些干草给他们垫在身底下。一块锅饼，一碗水，一束干草，只须与大家在一处，便是天堂；青年与青年间的同情会把苦难变作欢笑与甜美。

高高兴兴的，他们进了那座破庙，仿佛是往金碧辉煌的宫殿里走呢；破墙头上的秋草，在夕照下，发着些金光，使他们感到痛快爽朗。

院里，破殿里，不见一个人，莫非大家都搬走了么？搬到个更好的地方去了么？

更好的地方？有什么地方能比这座破庙更好呢？不知是怎的，他们这样的喜爱这破庙；假如大家真是搬到个更好的住所去，那只足以使他们五个人失望。他们几乎是狂暴的，倔强的，到各处去搜索。他们决不相信，大家会这样抛弃了他们，至少他们也必须找到一两个人。他们用意志强迫着自己这么相信。这么搜索；必须见到一两个熟识的脸，把这两天心中所积蓄的话先象暴雨似的倾泻出来，不管别的，不管别的！

把破庙的每一角落都找到了，找不着一个人。他们默默的，极慢的，往外走。谁也不敢出声，连咳嗽都不敢，倒好象这是座极高的雪山，一个喷嚏就会崩裂毁灭！

在门口，他们遇见了看守破庙的老人。

“他们？”老人想了好一会儿，似乎是想起了相隔很久的一件事：“呕，他们哪？今天晌午都上了火车；听说是上南京，还是汉口，记不清了！”

拨给流亡学生的车，他们知道，一星期只有一次，而且这一次还不完全可靠。大家不肯放过这次车去，是当然的，谁愿久停在阴城呢。他们知道这个，当然也就不怨恨大家的急忙南下。他们对大家没有什么不可谅解的，可是他们自己怎么办呢？没办法！因自己没有办法，便不由的把对别人的原谅勾销，他们觉得世间并没有同情，没有义气，他们是流亡到一座荒岛上，连共患难的朋友们也舍弃了他们。他们坐在了庙门外的破石阶上。

2

太阳快落下去，一群群的归鸦扯着悲长的啼唤；缓缓的，左顾右盼的，侦找可以安栖的大树。他们五个还不如这些乌鸦。住在庙中大概可以没有问题，可是“住”并不是只有一块地方的意思。乌鸦是可羡慕的，它们自己带着羽毛；他们不能就那么卧在地上，连张可以垫在身下的报纸也没有。

“咱们得先给牧乾想主意！”扁脸的易风向厉树人说，眼睛故意的躲着平牧乾。“她不当跟着咱们

受这个罪！”

厉树人点了点头。他同意这个说法，可是想不出办法来。

平牧乾，正象易风所顾虑到的，想抗议：她“怎么”不可以受这个呢？不错，假若有个女同学在一处，她当然能够更自由更方便一些。可是事实既不这样，为什么她就不可硬挺下去呢？有什么理由不应当硬挺下去呢？她想到了这些，她有往下硬挺的决心，但是饥饿疲乏已使她讲不出话来。不便说什么，她心中反觉得安静了一些，象个有决心，不多说话的硬女儿。

“你们在这里，别动！”曲时人说着，立了起来。“我去碰碰看，我在这里有个朋友，看他能帮忙不能；你们千万别动！”他的胖脸上似乎已瘦了一圈，可是还撑着劲儿把眼睁得很大。走出几步去，他又回头嘱咐了句：“可是千万别动！”

曲时人好象把阳光都带了走，破庙门上红了会儿，空中已慢慢起了一些停匀的黑影，掩去余霞的明彩。麻雀们开始在门楼上低声的啾啾，象已懒得再多谈的样子。

“看样子，我们没法再往下住。”金山仿佛专为抵抗那渐渐深厚了的黑影似的，扬着头向空中说：“再有车，咱们就得走。”

“上哪里去呢？”易风摇了摇头，语声很低。

“走也好，不走也好，”厉树人立起来，两臂来回抡动着。“在国运不强的时候，个人能决定什么呢？”

“反正我不预备再去读书，”金山也立了起来。

“我也不能再拿书本！”易风想了一会儿，“哼，我真愿意扛起枪来，在黑夜里，顶黑的夜里，去打一仗，子弹打出去的时候，发着红光，象画上画的那样！我的脾气爽快，最好是去当兵！”仿佛是觉得把自己说得太多了，猛咕叮的他转了弯：“牧乾你呢？”

“我？”她愣了一会儿，好象是没有听明白。“我不知道我会做什么，和应当做什么。我只觉得我有点用，我也觉得四面八方都等着我去做事——”

“阴城反正没等着你！”金山的自负和聪明往往逼迫着自己给人以难堪。

“你怎么知道？”厉树人把话接了过去。“你不能拿今天的事断定明天。假如你相信阴城无望，那就是你不相信中国会复兴起来！”

易风没等金山开口，“饿着肚子先别拌嘴！”

“这怎会是拌嘴？”金山反倒把枪口对准了好心的易风。“我不过是那么一说，谁又真相信——”他把话咽了回去，因为下半句有点自打嘴巴。

大家又都没的说了，天已黑起来，破庙里外都非常的安静。立着的又坐下。仿佛这样便可以使曲时人

早些回来，可是许久许久连个人影也没有。心里越急，天上的星越密，密得几乎使人害怕：漆黑的天上，满满的都是细碎闪动的眼睛。

“这小子大概不会回来了！”易风对自己念叨着，并没希望别人答话。待了一会儿：“他也许迷了路！”还听不到应声，他决定把话都说给自己听：“朋友不在家，可能！在家而不愿帮忙？或者他独自留在那里，把——”

“少咕唧点行不行？”金山没有好气的说。“我心里直闹得慌！”

易风不再念叨，把头低下去，闭上了眼，想忍一个盹儿。

庙前的巷里过去几辆小车，前后两个卖烧鸡的，人声与吆唤是那么清楚，可是他们面前始终没有人过来，仿佛前巷里是另一个世界，绝对与他们没有关系。风渐渐凉起来。风越凉，星越亮，他们心中越发辣。易风的头上见了一些凉汗。他又想说话，可是只咳嗽了一两小声，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平牧乾也撑不住了：“他怎么还不来呢？”

她这一句，其实是与易风的话完全一样，可是由她口中说出，大家立刻都心软起来，一齐把关切与盼望全表现在言语中；话很多，都不很扼要，可是彼此间增高了同情，象兄弟姊妹那样互相安慰，而且把抱

怨曲时人改为悬念与不放心。

大家正在这么噼噼啪啪的乱说，曲时人突然走到他们面前，使他们惊喜，一齐发问，并且儿气的拉住他的手与臂。

3

到了洗宅，已差不多是九点钟了。

洗桂秋——曲时人的朋友——的脸俊美得使人害怕，象电影中以风流漂亮驰名的软性男明星那样可怕。明亮的眼，雪白的牙，光泽香润的头发。使人惊异的细嫩白皙的皮肤，加上最讲究的西装，再加上最高傲的浅笑，与最冷隽的话语——句子短，音声甜脆；他自头至脚无一处不显出目空一切，超众出群的神气与配合这神气的修饰。

屋中的摆设布置，都非常的雅洁得体，好象每一件小东西都在感谢它的主人的恩惠而竭诚的为主人服务与捧场。那浅灰地翠竹花样的地毯，象用那些细润绵软的毛儿捧着他的脚，叫他每个脚指都落得舒服合适；别的物件也都这样从主人得到光荣，然后竭尽才力的散映出效忠的光辉。

曲时人的胖脚首先把地毯上的绿竹叶盖上了两个大脚印，洗桂秋的眉微微的一皱。他——曲时人——没看见这个皱眉，仍然热烈的，真诚的，唠里唠

叨的给大家介绍：

“厉树人，学哲学的，好朋友；平牧乾，艺术家；金山，才子，什么也不学，什么也都会；易风，英文文学系二年级，直爽可爱！洗桂秋，我的好朋友，思想最激烈不过！”

“哪里？坐，坐！”洗桂秋手中松松夹着的烟卷轻巧的向沙发上点动。

大家的手，脚，与心，几乎完全没有地方放。脸上的泥，鞋上的土，衣服上的血迹与泥土，本来就足以使一个青年自惭形秽；而这些又是放在这么明洁的环境中，他们觉得那沙发上是有些刺。特别使他们难过的是洗桂秋，他们的装满了忧郁悲愤的心里，万没想到在这个破乱的国家里还能有这样的人存在。由自惭渐渐的变为厌恶对面的那个明星型的青年，他们愿意立刻回到破庙去——那里最宜于他们，正象这里最宜于这个明星少年。平牧乾极慢而坚决的把脚藏起去。金山却故意的把两只满是脏土的鞋伸出来。洗桂秋的眼角撩到了这只鞋，可是轻快的转向平牧乾去：

“妹妹就来陪平小姐。”他的头微微一点，腮上可有可无的现出一点点笑意，而后把香烟放在唇边，扬起头想着一点什么。

“我们——刚才不是告诉你了？——还没吃

饭！”曲时人绝对的不管什么是应有的客气，或者几乎是故意的假充乡下佬，假如他也会假充的话。

“就来，就来！”洗桂秋向大家说，表示出鹤立鸡群的气概。然后横过腕子来，肘平，头微偏，用看不看并没多大关系的眼神找到手表。“还早，刚九点。我一向是十点左右吃晚饭的。”

仆人进来献茶。

“先吃杯茶，饭后有咖啡。”然后，洗桂秋的眼仍看着大家，而语声低重了些，表示出是向仆人发令：“去请妹妹！”

仆人象个懂得规矩的大猫似的，轻巧的走了出去。

4

洗桂枝没有她哥哥的俊美。脸上分明是费尽了工夫修饰的，可是并没有多少美的效果。眉画得极细极弯，头发烫得非常的复杂，蓝眼圈，红嘴唇；可是眼睛没神，鼻子小而不很秀气；使人觉得那一番修饰有些多此一举，而那又恰好是她自己的事，不便多口。或者他自己也略微知道点这个情形，所以把衣服裁缝得极讲究，还随时的做出许多灵动的身段，要用风度补救姿色上的缺陷；假若这还无济于事，她最后的一招是用娇贵傲慢去反抗着一切。

一进屋门，她便奔了平牧乾去，用极娇婉的声音，和最柔媚的姿态，坐在牧乾一旁，向她亲近。说了些话，看过了自己的细白手指，又拉好了膝上的衣褶，她才向大家淡淡的一点头，似乎是不屑与他们这群脏小子过话。她的哥哥也就没张罗给她与大家介绍，仿佛大家必会理解她是他的妹子，而大家是谁便无须叫她劳神了。

坐了一会儿，她把牧乾拉走，去梳洗梳洗。

她们出去，大家想不出有什么话可讲。曲时人既是介绍人，本想说几句，省得发僵，可是连乏带饿，他止不住的打哈欠，落着很大的泪珠。大家，象受了传染似的，也都跟着张开了口。他们恨不能立刻歪在沙发上，睡去；饭吃不吃已似乎没多大关系了。可是他们必须勉强挣扎着，因为酸困的眼前，还有那么一位俊美的明星。他们几乎忘了他是谁，但又必须承认他有一种威力与优越，不能在他的面前太随便了。这种勉强的挣扎，使他们感到非常的苦痛，好象是受着一种非刑。

好容易，她们回来了。平牧乾的脸上也擦了粉，发上抹了油。洗桂枝懒懒的对桂秋一笑，似乎是说：“看我多么有本事，连个逃难的女子也能被我打扮得怪水灵的！”牧乾的确是很好看，桂秋对她更客气了许多，就是厉树人们也好象忽然看见了一个新女友，

把困意消失了一些。同时，他们又想要责难她，不该任着桂枝摆弄。看看俊美的牧乾，他们几乎要害怕起来，生怕她不再与他们同行，虽然她若不去吃苦受罪，也并不是不可原谅的事。

5

饭后，大家的精神壮起来好多；虽然还很困乏，可是可以勉强支持一会儿了。饭食很好；惟其因为很好，所以倒引不起大家的感谢。他们根本看不上洗家兄妹这种生活，他们的心完全没在饮食起居上，他们是流亡的学生；亡国的滋味不是一顿好菜饭所能改变的。

假若洗家兄妹真要得到感谢，那只有一个办法——允许他们快快去睡觉。可是，桂秋早已决定好要和他们谈一谈，叫他们知道他是何等的高明与激烈。吃了他的饭，就必须听听他的议论，这是一种责任。他们困？他有煮得很浓很香的咖啡，给他们提神。

喝过咖啡，他们的眼都离离光光的睁着，身上酸软，可是心里离心离肝来了一股飘摇不定的精神。连洗桂枝没有精神的眼也放出一些兴奋的光儿来。洗桂秋点上了长大香贵的雪茄，喷了一口烟，向大家抿嘴一笑：

“时人，请告诉我，你们几位都站在什么立场上

去救国呢？”他把“救国”两个字说得特别的不受听。

曲时人一时答不出话来。扁脸的，心直口快的易风开了口：

“以我自己说，我没有什么高明的见解。立场？我看把我所有的力量拿出来，直接的或间接的去杀几个敌人，便是我的立场。一个兵，只能流出他所有的那些血；但是每个兵若都能为国流尽他的血，便是肉作的长城。别的，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桂秋看着雪茄烟的头儿，嘴角渐渐向上兜。等易风说完，他假笑了一下：

“假如咱们也都象兵们那么简单，咱们的血也不过是白流在地上，对谁也没有好处！”

“你说应当怎么办呢？”易风赶着问。

“我们必须有我们的政治的立场与信仰。”桂秋的脸上一点笑容也没有了，语气非常的坚决。“假若在最前进的理论与信念里，流尽我们的血，我们的血便没有白流；反之，我们只是自杀。在最前进的思想里，救国等名词是凡庸，为国舍身是偏狭。最有意义的流血，也许无益于国家；国家灭亡，也许正是真正和平的实现。”

“假若明天敌人来到这里，”金山的圆眼放着攻击的光儿，“你怎么办呢？”

桂秋又笑了，可是轻蔑的：“崇高的理想和琐屑

的现实中间，有个很大的距离；我不愿为自己顾虑什么。”

“你也不为被杀戮奸劫的同胞们顾虑什么？”金山的眼光好象要钉入桂秋的肉里去。

桂秋冷笑起来：“老实不客气的讲，我实在不愿听同胞这一名词，同志似乎较好一些。假如同胞们被日本人杀掉，而同志可以乘机会发挥战斗力量，那也无所不可！”

“你们说点别的好不好？”桂枝皱着眉，纵着肩，极娇弱婉转的说：“说点，比如，戏剧与电影。噢，牧乾，明天咱们去看电影好不好？”

牧乾笑了笑，没说什么。

“这倒是个困难，”桂秋用雪茄指着他的妹妹，“日本要是真到了这里，咱们可就没有电影看了！”

“你老是这样吓唬人！”桂枝极敏捷的立了起来，嚙起来鲜红的嘴唇。“我已经愁了好几天！万一日本来到，咱们得逃走，咱们的东西怎么带走呢？”

“有钱，哪里也有东西，我的小姐！”桂秋真的笑了，似乎他很爱他的妹妹。然后，他急忙的板起脸来，向大家说：“仇恨是军人与军人之间的，谅解是人与人之间的；把国家观念放在一边，用不着流血呢，心中就非常的静朗；必须流血呢，效用就更大，至少大于为国报效。”

“你看，我们几个都应当——”曲时人老老实实的问。

“应当把热心放在冰箱里去冷一冷！”桂秋因为得意，把烟灰落在了地毯上一堆，想低头去吹一吹，又不屑于，心中颇为混乱。

“成个冷血动物？！”金山楔进去一句，也很得意。

“热血的小国民，冷血的世界革命者！”桂秋的眼扫射着大家，似乎等待着大家给他鼓掌。

厉树人忽然立了起来：“对不起，我们若能睡在这里，现在就是睡去的时候了。我们太疲乏了。”

“咱们先走，”桂枝扯起牧乾来，而后向大家一扭脖：“Good night——”

“那么就明天再谈，”桂秋有些失望。“明天十一点吃早餐。时人你喊一声赵元，他会带你们去休息。”他慢慢的立起来：“可千万别走，明天咱们还得畅谈！吃住都不成问题，家里很有俩糟钱！还有，在我这里说什么激烈话也没有危险；阴城那帮官吏还不敢来捉拿我！赵元！”那个猫似的仆人已立在门外，“明天预备好各位的牙刷毛巾，牙刷要那种中间洼下去的，毛巾要先用开水烫好。”

金山想故意的说，他可以不刷牙洗脸；刚要张嘴，厉树人拐了他一肘。

曲时人几乎是把衣服还没脱完，就睡着了。

金山因咖啡与刚才说话的刺激和兴奋，连串的打哈欠，而睡不着。听见厉树人在床上翻身，他问了句：

“树人，刚才你为什么一言不发？”

“有什么可说的。他什么都有，只欠一点前进的思想，所以就拿思想作个玩艺儿耍耍。思想，有两本书就够说半天的；卖命，可是得把所有的一切都牺牲了。一个殉国的壮士，哪怕他一个字不识呢，是和圣人有同等价值的。跟他——桂秋——有什么可说的呢？他要跟咱们讲理论，理论永远讲不完，而敌人的炮火并不老等着我们。理论永远越讲越分歧，而战争需要万众一心——军队里只有命令，不许驳辩。”

“假如敌兵真来到了，你看他怎么办？”

“他会上香港去讲立场去！”

“咱们明天怎么办呢？”

“快睡，明天早早起来，再想办法。”

“喝了咖啡我就睡不着，这小子真损！”

厉树人没再言语。

第 五

1

他们五个人之中，要算金山的思想最激烈。正象曲时人所说的，他什么也不学，什么也都会。在学校里，同学们呼他为才子，教师们不敢惹他。他知道自己聪明，所以讲堂上的功课，他不大去听，不管那些功课对他有用与否。他专念讲堂上不讲的新书；把新书读厌，或是该不通了，他便去读些冷僻的书，作为消遣。这些冷僻书的阅读差不多是使他成为才子的主要原因。那些书并不奇，而冷僻没人肯去念；他并不渊博，但能利用这些冷书突击教授们，使教授们没法开口，惶愧的自认学疏才浅。金山便成了才子。至于他读的那些新书，别人也曾读过，并且别人读得或者比他还仔细还清楚。因此，他只能在举止行动上表现得更放荡不羁，比别的同学都多着一股“新气”，假若不能比他们多着些新知识与新思想。

他并决无意取巧，用最小的劳力取得最大的成功。不，他不是这样的人。他只是沿着青年好胜好奇的心，把自己的聪明老挂在最明显的地方；慢慢的，自己想改变态度也无从转过弯子来，只好就那么一直的下去，于是不能不自信自负，聪明的上面涂饰上

一道狂傲的颜色。

可是，他看见了。他看见了城头的太阳旗，看见了路旁的死尸，看见了学校变成敌人的军营。他那些新书，经解除了武装的保安警察的劝告，都一把火烧完。图书馆那些冷书，再也不给他以摸住书皮上的尘土的机会；图书馆已全关了门，而善本的图书已被日本强盗用卡车拉了走。什么都没有了，他成了亡国奴！新思想么，新姿态么，才子么，革命青年么，都是废话；要救国，得简单得象个赳赳武夫；血肉是真的，只有牺牲了血肉才能保住江山，别的都是瞎扯。是的，他一时不能完全改变了他那狂傲的态度；可是，在心里，他不能不把爱国的热气代替了空洞的自负。

在平日，他必定会和洗桂秋这样的人红了脖筋的驳辩，或变成顶好的朋友；今天，他简单的凡庸的问洗桂秋：“假若明天敌人来到这里，你怎么办呢？”因为他看见了亡国的事实，尝到了亡国奴的滋味。

他决不想和洗桂秋交朋友，他愿意急快的离开洗家。

2

平牧乾学绘画，都只是因为考不上比艺术学院入学试验更难的学校，她并没有艺术的天才。她好

看，她温和，她的人比她的绘画成绩好的多，她不故意的去浪漫，但是也不完全拒绝艺术学院里一般的小故事与派头。出自小康之家，她自己承认是位小姐；入了艺术学院，在小姐上自己又加上“最摩登的”。

仗着自己的青春与俊秀，她不为将来想什么，今日的美貌与快活直觉的使她预料到来日的光明与享乐，所以用不着顾虑与思索；春天的鸟是只管在花枝上歌唱的。

家在天津东局子飞机场附近，断了消息，她也不敢回去。一两天的炮火，使她变成个没有家的女郎，没有国家的国民。一两天的工夫，使她明白了向来没有思虑过的事情。平日，她与国家毫无关系；照镜描眉是世间最有意义的一件事；今天，她知道了国家是和她有皮与肉那样的关系。她不敢回家，不能回家，也不屑回家，她须把“小姐”扔得远远的，越远越好；她须把最摩登的女郎变成最摩登的女战士；眉可以不描，粉可以不搽，但枪必须扛起。

洗桂枝的享受自然又比平牧乾丰富的多，但这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要在平日，平牧乾是颇可以与洗小姐心气相通，结成腻友，在一处讲讲服装，谈谈恋爱的。现在，平牧乾可是没有这个心程；反之，她看洗桂枝有点奇怪。洗桂枝让她搽粉，的确是巴黎的真

品，香细柔润；可是搽在脸上，她觉得极不自然，好似流亡了几天，她已经忘掉搽粉这回事。她，她也不愿留在洗家。

3

易风是个贫家出身，仗着几个朋友的供给，才能上大学读书。接受友人的帮助，他深深的明白何谓贫寒，与何谓同情。他简单直爽，有一颗纯洁热烈的心。一方面读书，一方面他留意社会上种种的不平等，想在毕业后献身社会，竭尽心力去减除人与人间的隔阂与等级。在不知不觉中，他是个社会主见者，至少他比金山更激烈更真诚一些，虽然在理论上他讲不过金山；金山是从理论上得到信仰，易风是在体验中决定去奋斗。

在北平西郊，他曾看见洋车夫自动的义的去拉伤兵，曾看见村间的老太太把家中的末一块饼子，送给过路的弟兄吃，曾看见卖菜的小伙子拾起伤兵的枪向敌人射击……在这些事件里，他深信平民是真正爱国的，国家的兴亡是由他们决定。他自己也是个穷人，所以他自傲，并且决定去仿效那些诚朴勇敢的平民，把血肉牺牲在战场上，证明他不是贪生怕死的富家公子。他看不起洗桂秋，厌恶洗桂秋；假若不是过于疲乏了，他宁可在露天地里睡一夜，也不愿接

受洗桂秋的招待。

4

曲时人不象易风那么穷，可也不很宽绰；在学期初交一切费用的时候，有时候就须转磨为难。父亲是个老举人，深盼儿子毕业，去作个小官。自幼儿被这种督教希冀包围着，曲时人几乎没有过青春，老是那么圆头圆脑的，诚诚实实的，不对任何人讲他有什么志愿，而暗自里常常想毕业后怎样结婚，怎样规规矩矩的去做事。他绝对不浪漫，同时也就不惹人讨厌。谁都对对他不错，谁对他也不重视，在各种集会与团体里，他永远是个无足轻重的基本人员——他永远担任庶务或会计，事情办得相当的好，而对于会中的计划与大事不十分清楚。

敌人的飞机与炮火把他吓醒：国破家亡，闭上眼睛再也想不出他将来的太太，与将来的职业；这些稳当安全的想象，都被炮声打得粉碎。亡国奴是没有任何希望的。假若他必须达到那小小的志愿，他得倒退几十年或几百年，活在太平世界里——这不可能。目前要打算生存，他得放下那个老实的梦，而把青年的血溅在国土上。要不然，他就须低头屈膝去做汉奸，混两顿饭吃。他还不这么愚蠢。

他的父亲和洗桂秋的父亲有相当的交情，洗家

老人虽已去世，可是曲家老人还愿儿子与洗桂秋维持着父辈的友谊，以便对儿子的前途有些好处。在平日，曲时人并想不起洗桂秋会对他有什么帮助，因为自己的志愿既不很大，当然就无须乎格外的拉拢阔人，象洗桂秋那么阔的人。现在来到洗家，只是为大家的方便，他并没有长久住下去的心意。他心中那些小小愿望既已破碎，现在是用着些不十分固定的，较比远大的志愿来补充。他说不出来什么漂亮的话，可是心中象棵老树似的发了新芽。他愿随同着这几个新朋友去挣扎，即使他自己不怎么高明，他相信这几个朋友是可靠的，必能把他引到一条新的路上去。

5

厉树人是天生下来的领袖人才，他知道在什么时候应当动作，在什么时候应当缄默。有时候，他管束不住自己，那只是因为青春与热血的激动，使他忘了控制；但在这种时候，他自有一种威严与魄力，使人敬畏。

在心里，他很愿安静的研究哲学，不多管闲事。可是他的气度与聪明，几乎是他的不幸；到时候就会有人找他来，求他指导什么工作。同时，这种义不容辞的事务，往往叫一些愿做首领而不肯受累负责的人们在他背后嘀咕，说他有野心有阴谋，把他的诚实

看作虚伪，精明看作诡诈。因此，他在不去与他们计较的宽大中，更想去多读些书，少做些事，他没有必成个学者的志愿，可是也不愿把时间都花费在办事上。这种避免无谓的牺牲，与自觉缺乏任劳任怨的精神，又每每使他苦恼。有时候他甚至于显出抑郁。

平津的陷落矫正过来他的抑郁。他认清中国人——即使是大字不识的——有一种伟大的哲学作他们举止行动的基础；不识字的只缺欠着些知识，而并非没有深厚的教化。那受过教育的倒可以去作汉奸，原因是在有哲理而不能在行动上表现出来，他们所知道的不就是所能作到的。在这一点上，受过教育的倒有临难力图苟全的行动，而没受过教育的却见义勇为，拼命杀上前去。他自己是研究哲学的，他当首先矫正这个错误；国难当前，而缺乏在行动上的壮烈与宏毅，是莫大的耻辱。他必须任劳任怨的去做事，生也好，死也好，伟大的国民必须敢去死，才足以证明民族的文化有根，才足以自由的雄立于宇宙间。设若空有一套仁义礼智的讲章，而没有热血去作保证，文化便是虚伪，人民便只是一群只会摹仿的猴子。

他不屑于和洗桂秋谈什么，洗桂秋不过是个漂亮的猴子而已。

几天的辛苦，使他们睡得象几块石头；洗家的床铺是那么干净柔软呢。一觉睡到天明，象要抓早赶路似的，他们都不敢再放心去睡，虽然不大舍得那柔暖的被窝。忍了一会儿，朦胧之间听到街上一些声音，他们决定起床。再睡下去似乎是可耻的事。连睡得最迟的金山也不甘落后，楞楞磕磕的坐起来，打着酸长的哈欠。

他们找不到水，又不愿去喊仆人——洗家的仆人一向是到八点多钟才起床的。好在不洗脸已算不了什么严重的事，他们开始低声的商议。每个人似乎都已把话预备好，一开口大家便都表示出不愿在洗家多住。这个，用不着怎样细说，彼此都明白其中的意思。

可是，到哪里去呢？这是个严重的问题。若是大家要为自己找个安全的去处，或者倒容易解决；他们是要马上找到工作，救国的工作——假若不是为尽个人一分力量，去参加抗日的工作，大家何必由北平跑出来呢——这却很难！

“不要乱讲！”厉树人象主席似的阻止大家。“我们须一项一项的讨论。先决定我们是必须在一处呢，还是分散开，各自找各自的工作呢？”

谁也不肯发言。静了一会儿，都慢慢低下头去，不敢相看，恐怕落出泪来。

“是的，”厉树人低声的说，“分头找工作，较比容易。可是谁也舍不得朋友。我们没有了一切，只有这几个朋友，虽然是新交的。不过呢，我们的才力不同，而同时在一处找到工作又十分困难，也就只好分头各自奔前程了，虽然这是极难堪的事！”

“我不愿离开你们！”曲时人含着泪说。“不愿离开你们！”

“愿不愿可不能代替行不行！”金山勉强的笑着。

“假如有什么训练班，我们不是可以一同加入吗？”易风想给大家一点希望，以减除些马上就要分离的苦痛。

“我不能去受训！”金山坚决的声明。“去卖命倒痛快！”

“那可见受训比卖命更难，更重要！”树人方硬的脸上透出点笑容。“不过，那要看是怎样的受训。假若教我们去读两三个月的历史与地理什么的，就是白糟蹋工夫，而我一点也不敢保险，主办训练班的人就不把历史地理排进功课里去，而把一切要紧的东西都放在一边。”

“我看这样好不好？”曲时人唯恐大家嫌他多说废话，所以语气极客气：“今天咱们先分头出去打听

打听，晚上聚齐，再决定一切。”

“这就是说，我们至少还可以多在一块儿一天，甚至于两天，是不是，老曲？”金山笑着问。

曲时人的脸上红了些，答不出话来。

“可以，”厉树人很郑重的说：“这也是个办法。不过，附带着就出了好几个问题：晚上我们上哪里去住？今天一天的饭食上哪里去找？平牧乾是否还随着我们？我们是否一定得留在阴城？是不是可以一边访工作，一边去进行食住问题，假若必定留在阴城的话？”

“叫平牧乾留在这里，咱们找得着事与否，都别叫她跟着受苦，”易风干脆的说。

“近乎污辱女性！”金山插进一句。

“先教易风说完！”树人向易风点了点头。

“我们马上出去，不必和洗桂秋告别，省得废话。”易风越说越坚决。“晚上六点钟一齐到破庙去。有人找到住处呢，大家一同去；谁也没找到呢，便住在破庙里，至于今日的饮食，那就凭天掉了；我宁在街上要点吃，也不再吃洗先生的饭！在找工作的时候，为自己找到，便马上决定，不用顾虑大家。为大家找到，须回来商议一下。”

“我看这办法很好！”曲时人赶着说，恐怕说话的机会被别人抢去。“我还有个计划，小计划：我把

这件大褂，”他扯着衣襟，叫大家看：“当了去。哪怕是当几毛钱呢，大家好分一分，省得饿一天。本来可以向桂秋借几块钱，不过大家既都讨厌他，我也不便去开口。你们在这儿等我，等我把大衫入了当铺，拿回钱来，再动身。”没等别人发言，他已把大衫脱下来，往外走。走到屋外，他又找补了一句：“当铺开门很早，我很快的就能回来！”

7

曲时人走后，他们三人停止了谈话，虽然还有许多话要说。他们并没为那件大衫发愁，在这种时节，多或少一件衣服简直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的静默无言，似乎是欣赏着由当大衫这件事而来的一种生活的美丽——新的美丽，象民族史中刚要放开的一朵花那么鲜，那么美。这花是血红的，枝粗瓣大，象火似的在阳光下吐出奇香。这种美丽绝对不是织巧温腻，而是浩浩荡荡的使人惊叹兴奋，与大江的奔流，怒海的狂潮，沙漠中的风雪，有同样的粗莽伟大。他们感到一种新的浪漫——比当大衫这样的牺牲要大到不知多少倍，几乎是要拿生命的当作炮弹，打出去，肉成了细粉，血成了红雨，显出民族在死里求生的决心与光荣。

等到快七点半了，曲时人还没有回来，他们有点

坐不住了。金山首先发了言：

“我不等了，一两毛钱有什么关系呢！”说着，他就要往外走。

“听！”易风拉住了金山。

“空袭警报！”厉树人的眼睁得很大，几乎大得可怕。

8

多年在梦里的阴城，象狼嚎似的啼起来，呜——呜——呜——粗细的声音搀在一起，引起空前的混乱。阴城的人久已纳过防空捐，而丝毫没有防空的设备与训练。警报一响，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办才好。街上，车都挤在一处，谁都想跑，谁也跑不开。巡警拣着洋车夫与小贩们，用枪把打，用鞭子抽，没用。铺户的人们七手八脚的把刚卸下的门板又安上，而后警惧的，好奇的，立在门外，等着看飞机。行人们，有的见了鬼似的乱跑，有的扬着脸把一只老鹰误认作飞机，热心的看着。上学的小学生吓得乱哭，公务人员急忙的拨头往家中跑，卖菜的撞翻菜挑，老妇女惊瘫在路上……战争已到了头上，怎么这样的快呢？日本兵不是在天津附近打呢吗？阴城，整个的阴城，颤抖着这样问。

街上混乱，小巷里也挤满了人。大家指手画脚的

乱问，眼望着天空乱找。有的想起上学去的孩子，有的去寻上街买菜的老太太，哭着闹着喊着，还夹着不少声的蠢笑。出来的又进去，进去的又出来，哪里都不安全，生死全难料想；保佑保佑吧，有灵的菩萨与娘娘！

这里没有愤慨，没有办法，没有秩序，没有组织；只有一座在阳光下显着阴暗腐臭的城，等着敌人轰炸。

紧急警报！只有这几个警笛象是消息很灵通，开着玩笑似的给大家以死亡破灭的警告。呜——呜，呜！没有任何作用，除了使人惊慌，使人乱跑，使汉奸欢跃。

洗桂秋一向是十点多起床的，也被惊醒。披着大花的印度绸装梳袍，趿拉着漆皮的拖鞋，找了厉树人们来；人多，好壮一壮胆。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嘴唇不住的颤动，他坐在一张床上；手里拿着根香烟，顾不得点着，慢慢的被捏扁。

忽，忽，忽，空中有了响动。洗桂秋全身都哆嗦起来。屋门忽然开开，曲时人满头热汗跑了进来：“敌机到了！”说完，把一张当票裹着的几毛钱扔给了厉树人。

“我们唱义勇军进行曲，”金山挺着胸说：“一，二！”

“别！别！”洗桂秋的手哆嗦着，向大家摇摆：“别唱！叫飞机听见还了得！”

金山哈哈的笑起来。“再有十个人唱，上面也听不见！”可是，他也没再督促大家歌唱。

飞机的响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大，似乎把整个的天空都震动得发颤，使太阳失去光辉，使蓝天失去晴美，人人的头上顶着危险与死亡，在晴天白日之下无可奈何的等待着生命的破灭。忽，忽，忽，近了，越来越近了！大家停住了呼吸，整个的阴城把生的希望与死的危险紧紧的连在一处；机声越响，生的希望越稀薄，死的黑影越深厚，想象的听到爆炸，看到血肉飞腾，火光四起，人间变成了地狱！机声稍小了，稍远了，生的希望又大了些，惨白的脸上开始有点表情，象恶梦初醒那样的惊疑不定。

咚！咚！咚！“投弹了！”在每个人的牙缝中吐出。地动了几下，窗子象被个巨人摇动着那样乱响，树上的秋叶雨似的往下落。人人晓得了战争，知道了在空中杀人的是日本，在生死关头明白了许多的事；这不是梦，这是战争，是残暴，是破坏，是无可逃避的——即使象兔儿似的藏起去，炸弹是会往地下钻的！

解除。金山催动大家：“还不该走吗？”

“你们上哪里去！”洗桂秋楞楞磕磕的问。没等他们回答，他接着说：“都别走！我马上去收拾行李，咱们一同走，上香港，九龙，桂林……随你们的便。我心脏衰弱，受不了这样的激刺震动！”

“我们出去找些工作，”厉树人不想揶揄洗桂秋，因为欺侮一块豆腐是没什么意思的。“敌人的炮火是要我们的血肉挡住的，我们不能去找安全，倒必须迎着枪弹走！我们谢谢你的招待，再见！”

“你们不回来了？”洗桂秋惊异的问。

“不回来了！”还是厉树人回答的。

“无论怎样，你们今天晚上必须回来，我央求你们！我不再说逃走，行不行；”洗桂秋往日的骄傲已经丝毫不见了。“你们回来，我跟大家商议商议；按着你们的办法商议些——”

“救国的工作。”金山给他补上。

“——对，工作！”

“怎样？”厉树人的大眼扫视着大家。

“回来就回来，好在——”曲时人既不愿使洗桂秋过于难堪，又不愿自己泄气，想不出满意的词句来。

“好啦，晚上还回到这里！”易风痛快老到的说，仿佛还有点赏给洗桂秋好大脸面的意思。

第 六

1

经过空袭，阴城的官吏不便于再稳稳当当的坐着了。地位高的，早已把家眷送走，开始盘算自己的安全。中级官儿之中还有没把家属安置好的，觉得太粗心大胆，怪对不住父子兄弟，所以急急的计划，而且要把计划马上实现。低等的官员看到上司们这样对家庭负责，这样紧张，自然觉得惭愧，假若不热心给家人和自己的安全想一想的话。可是他们无权无钱，怎能走动呢？于是有的去求签，有的去问卜，算算阴城有无极大的危险；假若没有全家死灭的灾患，那就暂且不动，也不算对不起一家大小。

阴城的神仙与卜家几乎一致的断定，阴城绝对没有大险，而且一入冬还要有些好消息。这种预言使许多人放了心，暂且不用慌急。可是也不妨相机而动，若是能走，总以不十分迷信为是。

火车，汽车，马车，电报局，旅行社，转运公司，银行钱号……几乎完全被官员们和官员们派去的人占领，忙成一团，简直没有人民挤上前去的机会。因此，人民就特别的着慌，看火车与公众汽车上不去，

便雇驴或独轮的小车，往山中或乡下去避难。那实在想不出办法的，只好看着别人忙乱，而把自己的命无可如何的交予老天。政府不给他们任何指示，任何便利，他们只有等着炸弹落下来——但求别落在自己的头上。他们既不想向政府说什么，也不去想敌人为什么这样欺侮他们，因为政府一向不许他们开口；口闭惯了，心中也就不会活动；他们认为炸弹的投落是劫数，谁也不负责任。

他们听到一个消息：阴城的政府一定会抱着保境安民的苦心，不去招惹小日本。就是不幸而日本兵来到——不，根本就不会来到！即使是非来不可吧，也绝对不会杀人放火，因为日本与阴城政府很有些交情。这次的空袭，据说，是日本飞机看错了地方——也难怪呀，飞在半天云里，哪能看得那么准呢！以后，飞机是不会再来的，敢保险！这个消息和神签等一对证，正好天心人心相合，惊恐自然的减去一大半。

在这种纷乱，关切，恐慌，自慰之中，大家几乎忘了城西刚被炸过的那回事。在那里整整齐齐的房屋，老老实实的人民，突然几声响，一阵烟，房子塌倒，东西烧毁，吃奶的小儿忽然失了母亲，新结婚的少妇失掉了丈夫；在二里以外，一只胳膊落在街心，不晓得是谁的。死的，有的炸成粉末，有的被砸成血

饼。活着的，没了家，没了父母或手足，没了衣服，没了饮食，他们随着那几声巨响，一头便落在地狱中。他们想不出任何方法，只有啼哭与咒骂。哀痛迷乱了他们的心，没工夫去想这祸患的所由来；冲口就骂出来了，不知道骂的是什么，骂的是谁。有的呢，抱着半片尸身，或一条炸断的腿，哭得死去活来，哭得不能移动，四肢冰凉。

他们叫骂嚎啕，并没有人来安慰；阴城的良民是不敢来到不祥之地看一看的。在轰炸后两三点钟，来了几个巡警，安详地问他们的姓名，籍贯，性别，职业，年岁，似乎是来调查户口。

只有一个人同情于他们，而且想向他们说明：这就是战争，残暴，灭亡。为保全自己的性命，逃到哪里也没有用，飞机比人腿跑得快，快得多。把眼睛睁开，心放大，从这片血腥与瓦砾想到全城全国，而迎杀上去，才是聪明的办法。啼哭没用，要愤怒，要报仇。他想告诉他们这些好话，可是他知道一个个的泪人儿，决不会听任何人的言语。他必须先给他们做些什么：不要再哭哇，里边还许有人，一齐动手来挖呀！他首先动了手，拾起一根房椽当作铁锹。大家止住了泪，找来家伙，拼命的工作。两个小姑娘，一个中年的男人，被掘了出来，都只受了些微伤，两个小姑娘是在一张八仙桌底下，而几根椽柱恰好在

桌面上交插起来。她俩爬出来就找妈妈，可是她们的妈妈连骨头也碎了。这个，引下大家的新泪。大家此时是静静的悲泣，已不再疯了似的狂嚎。那个人——就是曲时人——想到，这是可以讲话的时候了。

2

曲时人不是个善于讲话的人，他不会把大家都集拢来，高声的动人的说得有条有理。不，他不会。他只是对着两三个人慢条斯理的，亲亲切切的讲他心中临时所想起来的话。与其说是他的言语，还不如说是他的诚恳的态度，渐渐的把大家都招到一处来。他头上的汗，是为他们出的；衣上的灰土与血点，是为他们帮忙而弄上的，他们知道，所以他们也相信他的话。大家把他团团围住，他的话慢慢的把他们的心思由目前的灾患，引到更远大的事情上去，他们点头，他们怒目，最后，他们喊叫起来。他们把眼泪收起，看着塌倒的房屋，血肉模糊的尸首，他们恨，恨得把牙咬紧。恨是没用的，他们要想法报复；泪与逃，恨与怨，都是消极的；他们须挺起胸来，联合到一处，杀上前去！杀！打倒日本小鬼！

曲时人同着他们这样喊叫。他劝大家不要哭，可是听到自己与大家的呼声，他不由的热泪直流；一些悲愤，痛快，同情，无法管束住的热泪，由脸上一直

的落到那肮脏的小褂上。

这时候，那几个只会调查户口的巡警又回来了。听见大家的呼喊，看见曲时人在那里向大家说话，他们极快的下了结论，这是煽动民众，扰乱治安——阴城的巡警对于这项罪名记得最熟，哪怕街上两个洋车夫吵嘴也可以拿这个去定罪。他们马上把大家驱逐开，把曲时人的胳膊揪住。曲时人莫名其妙；他根本不想抵抗，因为他知道自己是老实人，说的是老实话；他只问了句：“干什么？”

这三个字好象有毒似的，刚一到他们耳中，两个嘴巴已打在曲时人的脸上。曲时人本能的移动着脸，胳膊上的手立刻象铁一般箍紧，这是拒捕！不由分说，象扯着条不听话的狗似的，他们把他扯走了。

3

洗桂秋服了一剂补脑汁之类的补品，虽然飞机的声音还在他那骄傲的脑中响动——这些响声得至少在他脑中存三四天——可是脸色已不那么惨白了。他决定要破例忙上一天，不等厉树人们回来，他须拟好个工作大纲；他相信以他的思想与聪明，必能叫他们这群小子们瞠目结舌而后低首下心的奉他为首领，照着他的工作大纲去操作。

已吸过五支香烟，他还没想起来一个字——飞

机真可恨，还在他脑子里呼呼的响。换上一支雪茄，看着那缓缓上升的蓝烟，口中咂摸着那香而微甜的味儿，心中的确安静了一些。啊，对了！先办个刊物！这就用不着怎样细想了，自己出钱，自己作编辑——苦一点！谁去管他！他笑了一笑。会计，曲时人。插图封面，平牧乾。厉树人，金山，易风，妹妹桂枝，分担——不，还得找上几个，基本撰稿员至少得有十几个。匆匆的把这些都写在纸上，字很大，一会儿就写满了一张纸。名称，宗旨，刊期……他的头有点发晕。立起来，无聊的立了一会；慢慢的走到院中，背着手来回散步；似乎非常的有意义，这样的散步。

“哥哥！”桂枝低声的叫了声。

桂秋心中有许许多多的虚伪，他却千真万确的爱他的妹妹。可是妹妹这样打断他有意义的散步，使他有点不快，几乎是发怒——或者因为空袭的震惊，他的神经已受不住任何的一点别扭。他不愿这阵儿有任何人来打扰，连妹妹也不能除外。

可是平牧乾在桂枝身旁，向他点了点头。他没法发作，也根本不想发作了。平牧乾的美丽仿佛使他对妹妹有点冷淡，冷淡的宽恕了她。

“什么事？”他问桂枝；然后把笑脸送给牧乾：“平女士没吓着？”

牧乾微笑了一笑。

“你这个人！”桂枝娇声细气的说：“既是不想主意逃走，总得找人挖个防空壕吧？你什么事都不管！等着吧，等炸弹掉在你的脑袋上！”

桂秋没有说什么，只淡淡的一笑。桂枝生了气：“不理你了！咱们走，我去打电话找瓦匠来，我不能陪着你叫炸弹炸成灰！”葇蕤着嘴，桂枝扯着牧乾，欲忙而更媚的往回走，走了几步，她又立住，回头向哥哥说：“你爱听不听，反正我尽到我的心告诉你。刚才听说城西炸坏了一片房，死了不少的人，你怎么不送点钱去，救济救济他们呢？一天到晚老坐在房里瞎想，一点正事儿不办！没办法，真……得了，我不愿再说什么！”

桂秋正要用嘲弄的字句反驳，那个猫似的仆人极规矩的走来回话：“祥厂的冯掌柜来了，见不见？”桂秋本想拒绝，可是不便在不平牧乾眼前显出自己的高傲来，很勉强的点了点头。

“你就告诉老冯给挖防空壕好了！”桂枝说完，依旧立在那里，似乎还不放心，而要等着冯掌柜进来，亲自告诉他。

冯掌柜是自从一学手艺，直到如今——已有五十多岁了——始终没有和洗家断过来往。洗家有瓦木活，总是由他承办，洗家有婚丧事，他也象老朋友似的来庆吊。即使没有任何事情，他一月也要来看一

两次。五十多岁，紫脸堂儿，老带着几分醉意，笑得非常的亲热随便，而心里很有尺寸。

“小姐也在这儿哪？好哇？早晨没叫飞机吓着哇？！”老冯对桂枝说着而不住的向桂秋点头。

“我说老冯，赶紧派人来作个防空壕；会不会？”桂枝拿冯掌柜当作个老小孩似的对待，可是神气中多少有点尊敬个老朋友的意思。

“怎么会？小姐画好了图，我就做得上来。”向桂枝说着，他走到桂秋的身旁。“我不耽误先生的工夫，你们念书的人，借给我俩钱用用。你看，今天早晨这一炸，各处都得做防空壕，洋灰，麻袋，各样材料都缺得很，北边不是打仗哪呢，火车日夜运兵，什么东西也来不了。我想先找些存货，买过来，好去应工程，赶到工程一下来，叫各家都知道了，存货可就没人肯撒手了……”冯掌柜知道话已说够，笑了几声，又咳嗽了一阵，眼珠放在眼角，测量着桂秋的神色。

桂枝拉着牧乾又凑了过来，她没等哥哥发言，便对老冯讲：“哼！你要是会做防空壕才怪！”

“赚俩钱是真的！”老冯缩了缩脖，恬不为耻的说了实话。

桂秋没意思和老冯瞎扯，只说了声：“明天再说吧。”

“千万帮我这一把儿，两三千块钱就顶很大的事！”老冯把钱数也顺手交代明白，一边笑着一边往外走：“明天我早半天来，明天见！”

4

老冯刚走，仆人又来回话：“德成药房的桂大夫求见。”

桂秋把手放在房门上，象要晕过去的样子。他正在摆这个姿态，桂大夫已经走进来了——一个四十多岁的胖西医，脸上象刚出锅的油条那么油汪汪的。老远，他便把肥胖的右手伸出来：

“嘿喽，嘿喽，嘿喽，老没见！”右手握住桂秋的手，左手搭在桂秋的肩上：“气色不错，真的！喂，总又长了十磅，十磅！”放开桂秋，把手递给桂枝：“嘿喽，嘿喽，你也胖了！”而后把手递给牧乾：“这位小姐贵姓，啊，平，好，好得很！”

桂秋似乎已支持不住了，想往屋里走；大夫的胖手把他拦住：

“就说两句话，我忙得很，在这儿说吧，多见阳光，有益处！啊，桂秋兄，还得帮我一步，摘给我俩钱。想作些防毒面具口罩什么的。投机，不瞒着你，咱们合股也行。一言为定，今晚上我来拿钱！拜拜，秋！拜拜，小姐！拜拜，啊，平小姐！晚八点见！”

桂大夫刚把右手插在裤袋里，往外扭动，由外面又进来一位；桂秋的嘴唇颤动起来。桂大夫对迎面进来的人点了点头，迎面来的人对他很响的立正，行了个军人的敬礼。而后，这位军官——三十岁上下，高身量，白净脸，一身极整齐的军服——赶过来，立正，向大家敬礼。

“桂秋，我不耽误你的工夫。请你跑一趟，面见文司令，非面见不可！我刚得来的消息，大概城里城外又得纳防空捐，以前纳过的不算了，从新征收，好造防空壕。你跑一趟，把造壕这项差事给我弄下来。你看，我在军队十来年了，老作副官；这个机会不能再放过去，这的确是个好机会。咱们的交情，我用不着说别的了。你现在有功夫没有？司令还在家呢，正好去找他！”

“我没工夫！”桂秋要往屋里走。

“何必呢，桂秋！”军官的脸上皱起许多的纹，象忽然老了好几岁的样子。“你总得帮帮忙，这是个机会；我不要求升官，还不教我弄俩钱吗？再说，反正把差事派给谁都是一样，为什么咱们不拾些好处呢？”

“我没工夫！”

桂枝见哥哥真急了，说什么不好，不说什么也不好，只好扯了扯牧乾，打算走开。

军官的脸上十分不好看了：“桂秋，我拿你当个朋友看待，你可别太不懂交情！我们吃军队饭的，什么手段也使得出来！”

桂枝不敢离开哥哥了，她必须说些什么：“待一会儿，我教他去就是了，何必这么急呢？”

“哎，不是，桂枝，”军官的脸上有点笑容，虽然是很勉强：“我倒不是闹脾气，我们是多年的朋友；饱汉不知饿汉子饥，桂秋太不了解我；我真怕失掉了这个机会！好了，好桂枝妹，你替我催催他！事情下来，我送你一套——啊，你要什么，只管说就是了！”

“谁稀罕！”桂枝撇了撇嘴。

军官又向大家行了礼，极威严的告辞。

桂秋差不多失了常态，一下子坐在了台阶上。

5

“桂秋先生为什么不骂那些人一顿呢？”牧乾笑着问桂枝——她们已回到屋中。“敌人的轰炸，反倒教他们高了兴，他们也不是有人心没有！？”

“哥哥不想这些实际问题；他生了气，纯粹为大家打断了他的思路。”桂枝想了想：“八九不离十，他是正计划着点什么不着边际的事儿，可巧就来了那三位客人。假若他们能猜到他心中的计划，而来说要帮他的忙，他们要多少钱就可以蒙骗多少去。他就是

那么个人！”

“那么，去见司令不去呢？”

“怎么不去？他胆子顶小了！”

“思想可是挺高？”牧乾说完又有点后悔了，急忙改了话。

第 七

1

易风在街上看见一张政治工作训练班的招生广告。刚看到一半，身后来了好几个青年，都象高中的学生。他们围上来，他想走开。可是他们的话吸引住了他。他们似乎已经在别处看过这广告，而要指点着字句从新再讨论一遍。他们都愿去报名，可是有的说只怕训练太严，不大好受；有的说受训之后，恐怕出路还成问题。易风咽了口气，没敢再看他们，极快的走开。

他并不小看那些学生。即使他们显着怯懦，他想，也不过是一时的；到时候，他们必会鼓起勇气，不顾一切的去舍身报国。这一时的怯懦有他的来源——他们受过“那样”的教育。

他自己怎么办呢？干脆去当兵。假若他再看布告，那就必是招兵的布告。头一天上阵便丧了命，也赚个痛快。这未免近乎有勇无谋，但也许正是抗战中应有的“作风”；或者至少可以叫年轻的朋友们受些感动，把老民族的“出窝老”的气派收起点去，而增多几个初出山的小虎吧。抗战中的一切须拿勇气为主，而上前线去是“最”勇的。他想回去对那几个青年谈一谈，可是他并没停住脚。无须去说什么。若能有些个象他自己这样的青年，扛上枪，在街上走一次，就必能使许多年轻人的心跳动起来。

转了一天，他没找到任何招兵的消息与地方。回洗家？至少先休息休息去，且不说别的。但是，既已不怕死，为什么要这样慢条斯理的呢？走！上车站！见了兵车就往上跑，跑上去再说！连向朋友们说声“再会”也不必。用不着什么客气，在这要把个人消失在神圣战争里的时节。

2

洗桂秋决定不去见文司令。他不能完全任着那个军官随意摆弄。可是，得罪了军官，而真给自己一些难堪，怎么办呢？他后悔了，悔不该为那几个破学生而想办个刊物；假若昨天就与妹妹搬了走，到香港，或甚至于巴黎，有多么省心；受不着惊，受不着欺侮，

够多么好！决定不办刊物了；军官的事怎么办呢？好吧，给文司令写封信再说。信写好，叫仆人送去，他心中轻快了些；已经尽了力，那军官无论如何也不会来捣蛋吵架了。吵架？洗桂秋一想到这两个字，眼前就有一片红光，不由的哆嗦了一下。

老冯与桂大夫的钱必须借给，不然也是麻烦。没办法，这群东西们！先给他们送去吧，省得再天天来讨厌。支票送了出去。洗桂秋觉得很累得慌，脑中象不新鲜的鸡蛋似的，空了一块儿。是呀，还有那群流亡鬼呢；晚上准得个个象土人似的回到这里来吃饭喝水，把灰土都留在地毯上！没办法！不过，自己把他们留住的，大概不好意思再把他们撵出去吧？自己总是太富于情感，不能象一本说理的书似的那么平淡冷静！

他想到了厉树人，金山，易风，曲时人；一一的加以批判。他们都不是什么特殊的人才，思想没有体系，举动更是粗鄙。对于平牧乾，他不敢加以批评，不知为什么。想到她，似乎就不好意思把易风们赶了出去；她大概不会独自留在这里的。她长得很可爱。可爱，便似乎决定了她的优越。一切都不便再想。她的学问，思想，性格，都被“可爱”给包住，使她无懈可击。奇怪，他很想和她谈一谈，那至少可以使他的神经平贴舒服一些，象对着朵鲜花一样。可是妹妹

老不放手她，而有妹妹在一旁，就似乎没话可讲，很别扭！算了吧，他躺在床上睡去，神魂颠倒的梦见许多不相干的人与事。

3

金山回来的最早，虽然也有五点多钟了。他白跑了一天。不错，他见着几个人，接洽了一两件事。可是，他所见着的人都表示可怜他的穷困，假如有机会，也都愿帮他的忙；对他个人似乎很可乐观，慢慢的总会有办法，即使时局不大好，找事不大容易，也总不会走到绝路的；他们似乎丝毫不晓得平津的失陷，就是“时局不大好”这几个字也是不得已而说出来的，仿佛说出来有些对不起谁似的。金山说明他的心意，要找点救亡的工作，大家的回答只是一些惊异的眼光，与一个莫名其妙的“啊”。他所接洽的事比这些人更恶劣。那些事不但根本与救国无关，而且是利用时局不大好，想占些便宜。在广告上已清楚的说明“征求流亡的学生”——因为薪资可以少给一些。

金山的脾气是不能容人的。可是现在已有决心，为得到救国的工作，就是受些委屈也无所不可。他没想到人们会这样的连国事都一字不提，更没有想到还会有利用流亡的学生的。他几乎要用极坏的字眼判断这个民族了，可是他又明明知道，在北平与天津

那些汉奸中，有的就是因对自己民族悲观而认敌为友的。不，他一定不能存着这种汉奸的心理。他不能因失望而精神变态，把一两件坏事认为民族恶劣的证据。这种自警自惕，使他没敢和任何人瞪眼吵嘴，可也没使他高兴。心中空空洞洞的回到洗家，象个没拉到钱的洋车夫那么丧气而又无可如何。

见了桂秋，他不愿陈诉这一天的经过，深恐桂秋对一般人下什么轻视的断定。只有相信民族优秀，才能相信民族胜利。他得抱定这个信念，而且不许任何人来辩驳。只有抱定这个信念，他自己才肯卖命，卖命便是最光荣的出路。

他几乎后悔自己回来的太早，虽然身上已极疲乏不堪是件事实。一面他不愿和桂秋讲什么，一面他切盼树人们回来。他们回来，他就能自由的谈心，说的对与不对都没多大关系。在他一生，他没感觉到过这样的切盼；这几个流亡的朋友仿佛比他的父母兄弟还更亲密。平日的孤傲自负，还在他的脸上神情上，可是另有一股谦诚热烈的气儿在心中流动，使他象个小弟弟盼候着哥哥回来那样真诚而几乎是焦躁的等待着大家。

易风还不来？！怎么曲时人也不来呢？！

好容易，他把平牧乾盼来了。金山与桂秋的脸上都有了笑容。

“怎么样？”她很郑重的问。

金山摇了摇头。“没找着任何工作，可是我并不失望！仗必须打下去；只要肯出力，总会有地方去做事。”

“平小姐，”桂秋极客气，好象专为表示自己会客气的样子，轻巧的叫，“平小姐，金先生要是找不到事，你就更不容易。依我看，大家先在这儿住下去再讲。事情是这样的，你越想做事，它越不来；你安心等着，可有可无，它会来找你的。以我说，我本想办个刊物，可是平小姐看见了，那些不知好歹的人成群的来打搅，叫我连个计划也拟不出。好啦，我便不再去费心，安心的等着，也许会有人来要求我办刊物，到那时再说。反正我的思想是在我的心中，谁也抢不了去，哪时用，哪时拿出来。”

“咱们不想打仗，可是日本逼迫着非打不可，而且已经打进来了，还等什么呢？”金山看着牧乾，而把脸上的轻慢的神气叫桂秋自动的收领。

“我是劝告平小姐！”桂秋把话说得非常的硬，随着末一个字把香烟——只吸了小一半——投在痰盂

中。

“树人们怎都不回来呢？”牧乾看看金山，再看看桂秋，表示出不愿袒护任何一方面。可是继而一想，到底是金山的话有道理，于是笑了一笑，在酒窝的四周纵起许多活动柔软的小坑儿来。“假若树人们能找到战地服务一类的事，我想我应当加入。”

“平小姐！”桂秋笑得有些虚假了。“我还得进忠告，假若我的话粗野一点，请你原谅。你不晓得兵士们的——”没找到合适的字，他端了端肩。“说不定，见着女的就起恶意；这不可不虑到。我总是不客气的抓住现实，有时候近乎冷酷；可是，说实话，我们不便做没有意义的牺牲。”

“在屋子里想出来的现实，与现实毫无关系。”金山决定把一天的丧气全向桂秋发泄出来。“我和树人们都在军营中受过军训。我知道军人的实况。不错，他们是简单，可是他们比你我都忠诚热烈的多！你心目中的军人，还是二十年前的老总，今天的军人正和今天的一切同样——总而言之吧，今天的中国已不是前二十年的中国。日本军阀不认识这个，还有许多中国人不认识这个；在北平陷落以前，我自己就不认识这个。城陷的以前以后，逃命的是你我，卖命的是大兵与老百姓！”

“慢慢的看吧，”平牧乾不愿深得罪了桂秋，“反

正得做点什么。”她往外看了看，一心的盼望别人回来，好可以把话岔开，她知道洗和金已叫上了劲；她不敢走开，怕他们俩越说越挂气，打起架来并不是不可能的。

可是她只把桂枝盼来了。桂枝依然不大答理金山，扭晃扭晃的扑过牧乾去，拉住牧乾的手，紧紧贴住牧乾的身子，她喘了几下，小而不美的鼻子上纵起许多碎纹来。

“各屋都找到了，也找不着你！”桂枝的眼中分明有些泪，仿佛受了很大的委屈。在牧乾没来以前，哥哥桂秋是她的偶像；牧乾来到，她找到了个新的崇拜的对象，甚至于把哥哥要放在一边。她什么都有，只缺乏俊美，好象天意如是，叫她必须低首崇拜别人。在崇拜之中，她才能发泄女性的嫉妒；她不愿任何女人接近哥哥，现在也不愿任何男人接近牧乾。只有这么着，她的女儿家的热情才有寄托。她若是在她哥哥以外另找男人，她的身分与不幸的面孔便使她难堪；她若是和别个女人竞争，就必定会失败。所以她以崇拜与独占一个哥哥，或一个女友，代替了正常的恋爱。“你可千万别走哇！要走，咱们一同走，不用和他们乱跑！”

“假若我必须上前线服务呢？”牧乾笑着问。

“我不许你去！”桂枝把女友的手更握紧了些。

“咱们可以用金钱代替服务，我叫哥哥出钱救救难民，买公债；咱们出了钱，自然有人会卖力，是不是？”

平牧乾笑着，不敢点头，也不敢摇头，只把下巴在领子角上蹭了两下。

5

厉树人自有他的“作风”。在找事之前，他决定去讨教讨教。热心是自己的，主意不妨是别人的。勇气属于青年，而智慧往往属于长辈。为救国，什么他也肯去做，可是能找到收效最大的，岂不更好？他决定先找阴城一位名人——孟道邨——去谈谈。并不相识，可是他去访见，恐怕不至于遭了拒绝，那位名人是素来爱奖掖后进，以青年导师自任的。他常在杂志上发表文章，曾经参加过革命工作。

说明来意，果然被让了进去，树人非常的高兴。

孟先生已经五十多了，胖胖的，挺精神，在和气之中露出一些高傲。

树人说了几句求教的话。孟先生用眼领略着，脸上浮着些笑意，没有任何明显的表情。等树人把话说完，他愣了一小会儿，然后低声说了几个“好”。又停了一小会儿，“不过，我看战事会不久就结束的，中国不敢打。要打呢，必败无疑。”他的语气很坚定，虽然声音不怎么高大。他的脸上带出来不准树人辩驳

的神气，而后再用话补足：“我并非悲观的人，可是我深知道日本的兵力，与我们的缺陷。”

“那么要是日本非打不可呢？我们难道就屈服？”树人老老实实的问。

“屈服不是一次了！”孟先生微微一笑。

“先生看我们青年们不必去做什么，只等着讲和，而后回学校去读书？”

“恐怕要那样子！”孟先生极冷静的说。“你看，阴城和没事儿一样，想必是时局并不严重。”

“不过，就是预备讲和，不是我们也应当把兵往前开一开吗？”

“阴城当局的心理恐怕不是如此！”

彼此对愣了一会儿。

“那么先生看我们应当在这里静待？”树人立了起来。

“是的，在这里就非静待不可，此地不许学生们出声。要不然就往南边去，乘机会多看些地方，也好。”

“好吧！”树人把手掌上的汗擦在大褂上。“先生不送！”

“没事，再来谈，我没事！”孟先生往外送。

已到了门口，树人灵机一动似的，问了句：“先生能分分心，给我介绍个朋友，能给我找点工作的朋

友吗？”

孟先生面微扬着点，背着手，脚跟抬了两抬。“好的，你去看看堵西汀先生，他是很有办法的人。拿我个名片去，”从袋中掏出水笔来，“你叫，啊，厉树人，好的。”

“谢谢先生！”

孟先生对太阳微笑了笑。

6

树人一连找了堵西汀三次，都没见着。越见不着，他越想见；一个有作为的人总会是非常忙碌的。

要在平日，他必会详详细细的批评孟先生，而附带着也就不信任孟先生所介绍的人。现在，他顾不得检讨任何人；孟先生虽然使他失望，可是堵西汀未必不是个很有热诚与能力的人。即使堵西汀也和孟先生一样有名无实，见一见也至少可以长些阅历；假若老一辈的人是稀松落伍，那他自己就可以决定这个时代当属于他，与他的朋友们。他须看个水落石出。

已到六点多钟，他又找了去。堵先生刚进家门。他一见面，便直截了当的说明来意，不便于多耽误堵先生的工夫。堵先生是个三十多岁的瘦子，两眼极深极亮；假若没有这对眼，大概没有人会相信他还有任何精力与胆量；他的颧骨象两小块瓦似的那么有棱

有角。

“啊，你要找工作？北平来的？”堵先生只看了树人一眼，而且并没让他坐下。“孟先生见过了？你看孟先生怎样？”堵先生看着手中的烟卷，而后狂吸了几口；手有些发颤。

“我看他落伍了。”树人寻思着，顶好是实话实说。

“啊！”堵西汀的瘦脸紧缩起来，象个晒干的木瓜似的，很黑很长，很难看。“你坐下！”

树人好象受了催眠，遵命坐在一张叽吱乱响的小凳儿上。

“啊！”堵先生点了点头。“告诉你，孟先生是名人，我是歹人。他只剩下一样好处——还肯把青年介绍给我。我在这里得一天搬三次家，要不然就得搬进牢狱里去。”堵西汀始终看着指间的烟卷。“你要干什么？是往别处去，还是要留在这里？一共有几个人？我有许多办法，可是哪一个办法也不安全。我自己的岁数并不大，我还自居为青年，可是阴城的人管我叫作青年的屠户。你有胆子？”他翻眼看了树人一下，眼神足得可怕。

树人点了点头。

“好！要上前线，今晚就可以走。凡是我经手的事，都要急快，因为不晓得我自己几时就被抓了去；

在狱里我还能工作，不过太不方便了。若是想留在此地呢，我就给你工作计划，非到急难的时候，不必来找我。”

“到前线 and 留在此地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前线急于需要工作人员，此地需要铲除汉奸的人员。”堵先生的手颤得更厉害了。“此地已有人把太阳旗预备好了，所以孟先生悲观；我与他不同之处，就在这里：他看见阴影就认为是永久的黑暗；我要用火把将黑影赶了跑。你要做哪样？”

“到前线去！我们一共五个人，我不敢替他们决定什么，因为——”

没等树人说完，堵先生几乎是命令式的说：“快走，问他们谁走，谁不走。九点钟以前等你的回话，走的今晚——啊，至迟十二点吧——就可以走；不走的，听我的分派。”

“好，我九点以前回来。”树人立起来。

“不要回到这里，到湖上街九号去！”

7

象箭似的，树人跑回洗家。拉开客厅的门，他的大眼扫了一个圈。“时人和易风呢？”

金山跳了起来。“他们还没回来。怎样？”

“事情有，得等他们商议；怎么还不回来呢？”

“你坐下！”平牧乾高声的说，“看你这头汗！”

“什么时候了？”

桂秋端好了架式，看手表。“七点半，也许快个一两分；阴城的午炮是随便放的，快慢很自由。”

“你可不能走！”桂枝紧紧握住牧乾的手。

第 八

1

“老易和老曲怎么还不回来？”厉树人搓着手，一边念道一边来回的走。他失去了平素的安稳与镇定，几乎是粗暴的叨唠：“他们简直不懂什么是团体生活！不管别人怎么着急，他们总是慢条斯理的；说不定是在哪里碰见了熟人，瞎扯瞎扯，扯起来没有完；看吧，也许今天还不回来了呢！急死人！”叨唠了一阵，他失望的焦急的坐下，咬住嘴唇，大眼睛里放着怒光。

“不用等他俩了吧？”平牧乾柔和的商问。

“你可不能走！”洗桂枝握紧了牧乾的手，而后对桂秋说：“你拦拦他们！你给他们出个主意！劝劝他们！”

洗桂秋实在也不愿意看牧乾随着他们走。不管她是去做多么有意义的事，只要是随着树人们去做，他就觉得不舒服。他不承认这是嫉妒，可是他心中此时确实没有什么别的情感。他很愿意留下牧乾，而把男的们赶了走，但这又不大好开口；他只好泛泛的敷衍一下：“我看大家不必这么忙吧。至少也得等他俩回来，再商议商议。凡事都须详细的计划一番，这是一；你们在这里，若找不到别的事，我至少可以出钱教你们办一个刊物，这是二。无须乎忙！”

“救国的事要马上作，考虑只足减少了勇气。今天早上我们若都被炸弹轰碎，现在我们还想做什么吗？先下手的为强，别等一事无成，而身子已经粉碎，这是一。办刊物没用，字不是枪弹。老百姓不识字，城里的小市民识字而没有读刊物的习惯。即使退一步讲，文字有它的用处，它也不能比得上亲口去对老百姓讲，亲身作给同胞们看。这是二。”厉树人一气说完。立起来，向金山说：“我们不能再等。”

“你们到底上哪里去呢？”桂秋想起立，可是半中腰又坐下了。

“到前线去。”厉树人把声音放低，看了牧乾一眼。

“几个人去有什么用呢？”桂秋微摇着头，露出惋惜的意思。

“凡是不想卖力的，总以为别人卖力是愚蠢。”金山的眼盯住了桂秋的脸。

桂秋不想反驳，只高傲的一笑。

“这样好了，”树人对桂秋说：“我和金山先走。等易风和曲时人回来，请告诉他们找堵西汀去。”

“那么我呢？”平牧乾的脸板得很紧。“你们以为我不敢去，胆儿小？”她似乎还有许多话，可是不能畅快的说出来。

“你愿意去，当然就一块儿走；小姐请别生气！”金山幽默的想把她逗笑。

“你不能走！”桂枝几乎要哭出来。没等牧乾回出话来，她把脸转向桂秋：“给他们快开饭！”她想大家吃过饭，也许就不这样急暴了；没有好东西在肚里，男人们是好闹脾气的。

“谢谢，”树人勉强的显出很规矩。“我们到外头买几个烧饼就行，没工夫吃饭了。牧乾？”

“走！”牧乾的脸上白了一些。“走！反正没东西可拿。”几乎是粗暴的，她由桂枝手中抽出自己的手来，她的话可是很温和：“桂枝，我到前方看看去，假若办不了，我回来找你；我家里老少男女的生死存亡，都不晓得，我就拿你当个亲姐妹！”

桂枝落了泪，心中可是并非不舒服。牧乾这几句话使她感到异常的亲切，一方面叫她心中充实了一

些，因为这些话不象她所惯听的交际虚套子那么空泛；另一方面她也感到了战争的迫切，因为假若牧乾肯留在这里，她便想不到远处正有战争，也就不便关心了。现在牧乾决定要走，桂枝想象到远处的战场，而这战场恰恰又是牧乾所要去的地方。她觉得这是值得骄傲的事。她不再拦牧乾，而低声的说：“好，你走吧。你若是受不了，就赶紧回来，我等着你！”她转脸对桂秋说：“给他们点钱！”

树人见牧乾肯走，心中不由的高兴起来，言语也客气了：“我们用不着钱，这两天的搅扰——好，不说什么了。”

“你替他们拿着！”桂枝塞到牧乾手里几十块钱。“他们男子宁吃亏不输气。”

牧乾笑着点了点头，把钱收在口袋中。

2

离开洗家，他们三个好象刚出了笼儿的鸟。四外很黑，他们的眼前却是光明。晚风很凉，他们的头上却有的是汗珠。忘了家庭，忘了顾虑一切。他们并着肩疾走。他们没有话可讲，肚中的饥火与心中的热气，烧起眼中的光亮。在个小巷里，他们遇见个卖卤煮鸡蛋的。牧乾借着挑子上的油灯一点昏沉的光儿，拣了十五个蛋。厉树人以为随便的拿几个就好了，根

本不用细细拣送。他急于去找堵西汀。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不肯暴躁的命令她，催她快走。及至牧乾把蛋轻巧的慎重的递给他，他似乎才明白过来，蹉，她是个女的！这叫他忽然感到一种喜悦，顶纯洁的喜悦。

金山接过几个蛋去，没说什么，脸上也挂出几丝笑意，先把一个最大的蛋剥开，塞在口中；没法动转，他才又掏出半个来，没敢叫牧乾看见。

他们走得慢了，心里都很痛快。把鸡蛋吃完，才又加快了脚步。

湖上街九号是个不大容易找到的地方，他们又不敢多打听，转了有二十多分钟，才把它找到——与其说是找到，还不如说偶然碰到的妥当。

虽然还差几分钟才到九点，堵西汀可是等得已十分不耐烦了。见着他们，他的瘦脸上非常的难看。可是一听他们说话，他马上没有了气；青年人的语音，对于他，好似有一种魔力，象音乐似的能使他快活安静。他匆忙的给他们写了介绍信，诚恳的告诉他们做事的方法，而后神秘的把他们带出城去，送到火车上。假若他们不是那么热心的想到前线去，他们简直可以想到堵西汀是个骗子，不定把他们拐到什么地方去呢。可是他们没有怀疑他，他的行动越显着神秘，他们就越佩服他，就越觉得他们的工作有意义。

在路上，他们告诉他易风和曲时人没有回来。他

马上指出来，在阴城随便丢一两个人并非什么奇怪的事。这使他们忧虑起来。可是堵西汀立刻答应下去探听他二人的消息，而且把洗宅的地点，借着路灯一点光明，记在小本儿上。看两个朋友的姓名都被堵先生象画符咒似的画下来，他们的心安定下去——他们是多么信赖他呀！

3

可是，在堵先生还没有听到什么消息的时候，曲时人已受了很大的委屈。

不知是为什么，这回他们把他送到了特务处——一个进去容易出来难的机关。

在这机关里，没有是非，没有曲直，而只有毒刑与屠杀。在这里，有钱的可以买命，没钱的便很快的什么也没有了，早早拉出去枪决是省事省饭的办法。

曲时人莫名其妙的被拿进来，他只觉得脸上发烧疼痛，不晓得他应当干什么，和他们要叫他干什么。他一点也没有准备，连应当对他们说什么也没有想一想。他以为如若他们问他，他实话实说就是了；把实话告诉了他们，他们必定会马上释放了他的。白挨巡警的打，自然是件不公平的事，可是他们若能马上放了他，他也就不便再说什么。傻傻糊糊的，他只顾想快快的出去，回到洗家；脸上的浮肿或者正好作

为谈笑的资料，根本用不着要求赔偿，辨清了是非。

可是，刚一进门，脚镣便绊住了他的腿。他的胖脸上立刻改了颜色。为什么？他不晓得，也不想问；急，气，惧，使他的脑中旋转开了。他忘了一切，只渺茫的觉得不妙。

这里过堂很简单，只有两个人审问；曲时人的身后倒有四五个粗壮的汉子。有钱，那两位审官的话便是赦令；没钱，他俩的神色便是刑罚——那几个大汉是最会观察神色的猛犬。

两个审官都是高个子，一个的头是尖的，另一个的头发平。尖头的有一张白脸，脸上没有什么威严，可是很爱说话。平头的没有什么话可说，只那么方方正正的坐着，仿佛自己承认没有发言权，而又不能不拿出相当的身分来。尖头的爱说话，而且很满意自己的话语。他每说一句稍微俏皮一点的，尖头顶便象教堂的塔尖似的向上指着，细眼睛半闭起来。而后用手慢慢的擦一擦脑门。

“蹉！”尖头顶的嗓音很尖锐，没有一点水音。“革命党，你是？你没看准了地方，这是阴城！”

“我不是革命党，我是流亡学生。”曲时人绵羊似的哀叫着。

“革命党都是学生！”白脸上闪了一道笑光，尖头审官极快的看了平头审官一眼。平头审官稳重的，如

有所悟的，点了点头。

“我是很老实的学生！”曲时人仿佛是对自己说呢，小声的讲。

“你老实？我是反叛！”尖头的用肘拐了同伴一下。平头的又点了头。尖头的向大汉们膘了一眼。

“干什么？”曲时人随着自己的喊叫，已躺在地上。鞭子落在背上，疼到骨髓。他左右的摆动，而滚转不了，腿上的锁镣不许他翻身。只有透骨的疼痛，电似的走遍全身，他不能思想，不能逃避，不能反抗，把口按在土上，只狂暴的呼号，啊！啊！啊！一阵鞭子，背上失去了知觉，全身的筋肉要抽缩成一团，他的胖脸贴在了地上，昏昏沉沉的只剩了些呼吸气儿。几大口凉水，由大汉的口中喷在他的脸上，他睁开了眼，从新感到钻心的疼痛。疼痛刺激起生命最后的挣扎，他咬上牙，凉汗与凉水顺着脸往下流。他在一阵阵疼痛之间，把心横起，要决定一些什么。可是刚要得到个近乎是心思的东西，疼痛马上把他的心迷住，本能的要呼号。在一阵较长的迷乱之后，他忽然狂怒起来，怒气挺住了疼痛。把牙咬得更紧，无可再紧，他把生命所能拿出来的力量都拿了出来，抬起头，睁开眼，把两个审官看得很清楚！“我说，我是很老实的学生！我说，你们俩该千刀万剐！”

“再揍！”这回是平头的下了命令，气度非常的宏

毅，仿佛是为打一个流亡的学生而得罪了尖头的同僚也在所不惜。

一直到正午，曲时人没有完全清醒过来。

4

堵西汀来见洗桂秋。他是洗宅的奇异的客人。洗桂秋的财产使他脱离不开阴城的老社会，他的思想使他常有些新人物来拜访。可是，他从来没有招待过象堵西汀这样的人。堵西汀晓得洗桂秋是个阔公子，洗桂秋知道堵西汀是个好事鬼，彼此这样的知晓，所以不希望见面。他们俩象猫与狗那样不能相容。堵西汀最讨厌理论挂在口上而逍遥自在的人，洗桂秋不能明白永远用全力对付一件事的人到底有什么用处。可是为了曲时人，堵西汀低首来求见他所不喜欢的人。为成全一个人，做起一件事，他不懂得什么叫脸面。他永远以事情的有益与否判断他的行动，他不为自己的荣辱思索什么。

见了洗桂秋，他的瘦脸上的神气非常温和，连吸烟也是慢慢的，不那么连三并四的狂吸了。

“你的一位朋友，姓曲的，在特务处受了委屈。我来告诉你一声，打得不轻！”堵西汀慢慢的说。

“我得去救他？”洗桂秋皱了皱眉。他不是狠心的人，可是他真怕麻烦。动作使他不能安心，心不安他

就容易犯头疼。

“非你不可！”堵西汀微微一笑。“我要是能去，我早就把事办了。你知道，我去了只有陪着受刑。”他笑得更开展了一些，极亮的眼里发出一些和善而幽默的光来。

“怎么办呢？”洗桂秋知道这件事是义不容辞，但是决不愿意费心思去为这种事细想。若是别人给出主意呢，他可以捏着鼻子去跑一趟；要是连办法都得自己筹画，那就真许引起他的自杀的念头了。

“很容易，”堵先生已知道了桂秋有意要管这件事，不由得把语声提高了些，由客气渐变为诚恳亲切，他觉得桂秋并非完全可厌了。“送过一千块钱去，告诉他们曲君是你的亲戚；你若是不说他与你是亲戚，一千块大概还办不了事。你不用自己去，写封短而不十分客气的信，连钱带信一齐送去，立等把人带回来，我想他们不敢再说别的。”

“把他带到这里来？”

“随你的便，不到这里来，就到医院去。”

“我跟妹妹商议商议看。”

曲时人被抬到洗家。胖，他并不很结实。这次的毒打，叫他有四五天昏昏沉沉，躺在床上，一声也不

响。偶尔睁开眼，他只会说：“打！打！打吧！”

洗桂秋几乎不敢过来看他的朋友，他怕看血。可是他给曲时人请来最好的西医。虽然不肯独自到病房去，当医生来到的时候，他却老立在门外。听到时人的胡话与呼号，他不由的哆嗦起来。过了一会儿，他止住哆嗦，狂吸着香烟，差不多是失了常态。他不大想什么远大的问题，在这种时候，却只顾虑到朋友的苦痛与安全。他的心热起来。使他莫名其妙的是当曲时人搬来的第三天，特务处的那个尖头的官员，提着两包年陈日久的饼干，和两瓶糖精对井水的葡萄酒，来看他，解释那个小小的误会。洗桂秋把礼物抛在门外，请尖头的人赶快出去。他平生没有做过这样粗暴失礼的事，可是做过了这一回，他不但不后悔，而且感到未曾经验过的痛快。

他本想雇用一名护士，可是被桂枝拦住了。她自己愿意伺候曲时人。说真的，她并不喜欢时人；但是从牧乾走后，她时时想到：拿自己和牧乾一比，她简直没有任何生命的乐趣。再说，当曲时人的热度高到口中胡说的时节，他不是喊易风，便是喊牧乾，桂枝想去代表牧乾，使自己也有个好友，象一般的青年男女一样。她知道伺候病人是件苦事，可是必须勉强去做；在伺候病人的时候，她感到不能忍受的麻烦，可也体验到蛰伏在心间而没经施用过的人情与热烈。

因为她肯这样服侍别人，她也就觉出别人的可爱。就是曲时人这样的傻头傻脑的人，也有可爱之处；可爱不可爱吧，至少叫她不再那么空虚——她心中有了人，手上有了事，精神和身体都有了着落。

在曲时人睡稳的时候，她轻轻的给他用湿手巾擦脸，有一次，她竟自吻了他的脑门与口。曲时人昏昏的睡着，什么也不知道，可是她的心跳得极快。大半天，她不知怎样才好，一直到曲时人醒过来，要水喝，她才安下心去。

过了一个星期，时人的热度退净，显出极度的软弱。桂枝的手不断帮他的忙，帮他转动身子，喂他水喝。她非常的高兴，快活。

曲时人心中清醒过来，咬定牙根，不肯再哎哟一声，虽然身上还很疼痛。他变成另一个人。还爱叨唠，可是叨唠着另一些事了。这条命是捡来的，以后这条命还须血淋淋的送掉。他强迫着自己不思念家乡，不想将来的生活问题。要是做事，起码也得做象杀掉那两个审官一类的。背不能动，他常常用手轻轻的切着床边，杀！一切老实和善的念头都离开心中。杀敌，或杀汉奸，成了固定的愿望；身体算什么呢！

他懒得对桂枝说话，可是桂枝对他的爱护，使他不由的吐了真话：“我什么也不想，只想快好了，再去流血！”

“时人，你可改了脾气。”桂枝低声的说。

“皮鞭抽在身上，就没法不想把肉变成铁！”

“恐怕连我也变了一点吧？”她得意的一笑。

时人细看了她一会儿。她的脸上没有抹胭脂，眼圈没有涂蓝，穿着件布衫，一双薄底鞋。她大大方方的立在那里，腰并不象平日那么扭股着。

“你也变了点！”

第 九

1

阴城的人真不喜欢“战争”这两个字。假若能避免，不论是用什么法儿避免，他们都情愿把轰炸阴城的仇恨马上忘得一干二净。战争是国家对国家的冲突，而阴城的人是一向不准谈国事的。特别是在这个时候，茶馆酒肆里都重新贴起红红的“莫谈国事”的纸条，而且真有不少便衣侦探来视查那红纸条儿灵验不灵验。

阴城的官吏更怕战争。由内战的经验，他们晓得以兵戈相见是最冒险的事。按着他们心里的政治生活的意义来说，战争永远有毁灭自己的政权的危险；

就是一次打胜，也保不住不引起将来的失败。现在这不是内战，可是，由他们看，到底有相同之处。主战的，不管他的地位有多么高，理由有多么正当，总算是孤注一掷；一旦失败，便必会连根烂，势力瓦解。因此，阴城的最高级官吏对战争几乎是完全没有意见；自己，并且叫阴城的人，闭口不言，万不能冒失的说出强硬的话，而把自己陷在烂泥里去。小一些的官吏，深信他们的上司的态度是最聪明妥当的，一方面他们怕战争的来到，危及他们个人的生命财产，一方面他们希望上司能贯彻反战的主张；即使战争真会起来，而阴城依然能保持中立，永久的中立，阴城好象是在中国日本之间的一个小独立国，极聪明的永不被卷入旋涡！

芦沟桥的事变，所以，在阴城上下一致的预言中，是可以就地解决的；恐惶，可是决不悲观。

敌人攻打平津了！阴城颤了一颤，在颤抖中希望着这不过是加大的芦沟桥事变，早晚还是可以和平了结的，一定。他们并不为平津着急，倒是为事情还不快快结束而发慌——快快的结束吧，对谁都有益处，哪怕是將平津用一种什么顾全住面子的方法割给日本呢。因此，平津的陷落，给阴城的刺激，简直是一种不便说出的喜悦——这可就快结束了，还打个什么劲儿呢？

同时，他们也看准了，应当在平津事件结束之前，他们必须抓住时机，活动着点，多进些钱。在一个小机关里，象捉去曲时人那么小的一件事，也会敲到一千块。别的，那就无须详细的说了。

可是谁会想到呢，上海居然也打起来了！天下会真有这样愚蠢的事！阴城的最高官吏在加紧敛钱的工作中，不免微微有些悲观了。中国，就凭中国，怎能和日本打呢？白死些人，白丧失许多财产。阴城的最高官吏因悲观而几乎要爱民如子，决定不肯叫阴城的人受什么损害，而取着保境安民的态度。

这时候，在报纸上描写着的炮声，震动了阴城的青年男女们的心。就是那些老实的人民中，也有的握上了拳头，挺起了胸来的。可是，连老带少都深知道他们的兴奋是容易碰上霉头的，所以他们只能心中欢喜，而决不敢在实际上有什么表现。他们只能期待着，象海底下的暖流似的，希望到了时机便会发生作用。

这时候，另有一批人，比青年们更热烈。他们不但兴奋，而且着手预备该做的事了。这一批人在雅洁的书斋里，或精美的澡堂单间儿中，或特等的妓班内，或甚至于中学的会议室中，兴高采烈的开着他们的会议。他们之中，有的头发已白，有的烟灰满面，有的风流自赏，有的臃肿迟笨，可是脸上都发着一点

不常见的光彩，象久在阴暗的地方居处，忽然见到了阳光。他们不拥护阴城的政府，不爱他们的国家，也不爱日本。他们的判断完全独立，与憎爱无关。他们的心象镜子那么客观。上海战争一起来，他们看到，战争已不会极快的收束。他们的好机会到了。机会是万不能失去的。早晚，早晚，他们看准，日本人会来到阴城的。阴城政府，他们晓得，是不想用枪炮向太阳旗射击的。这是好是坏，他们不假以思索。他们只想用什么方法替日本人把太阳旗插在阴城的城头上，而不由阴城政府手里把城池献出去。他们不爱阴城政府，可也说不上反对政府。不，绝不是反对政府，因为他们与政府有来往，在政府里有许多亲密的朋友。他们只是要先走一步，走在阴城政府的前面。自然，他们若走在前面，不用说，他们就会取政府而代之了。可是，这绝不是什么革命或斗争，而只是机不可失。他们该抓住机会，作几天官儿了。既然机会不可失，那么用些不大体面的手段，也就无所不可。这实在是无可奈何的事，他们不能因噎废食。正如同他们不愿与阴城政府为仇作对，他们也并不想忠于日本，与其说他们要感谢日本人给他们带来好机会，还不如说他们要感谢自己又来了一步好时运。他们有时候可以想象到，就是阴城被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分占了，他们也有方法对付一切，也可以从中取得利

益，何况这一回只是日本一国呢？在智巧上，他们并没把日本人放在心里。他们不佩服任何人，只崇拜自己，甚至于崇拜自己给敌人磕头的美妙姿式。他们都受过相当的教育，可是每逢看到论及世界大势，和政治动向的文章，他们就不由的一笑置之。这些文章，据他们看，都是纸上谈兵，迂生的腐谈。真正的文章，假若他们肯动笔的话，是只论到自己怎样利用机会，是由我及他，是自内而外；什么世界大势，政治理论，狗屁！

在阴城，在中国，就是在世界，他们没有什么可怕的人与事。因为他们会把羞耻放在一边，而向一条狗媚笑，假若那条狗对他们表示强硬。

可是，他们却怕一个人——堵西汀。假若他们的媚笑可以软化了一条狗，他们便庆祝自己的成功；在他们的看法，这是他们的胜利。但是，他们没法使堵西汀不拒绝他们的媚笑与磕头，而且准知道堵西汀是玩惯了手枪与炸弹的。设若没有这个怪物在阴城，他们简直可以在马路上，高声宣传他们的主张，阴城的政府是不会拦阻他们的，因为大家都是一路人，绝不肯公开的互相仇视。他们与政府的共同仇敌不是日本，而是堵西汀。不过，政府呢有军警保卫，而他们可没有武力保护自己。因此，他们得在妓院或书斋里开会，而且得时时变动地方，好使堵西汀的手枪不

易瞄准。同时，他们把那些有血性的青年，也都看成堵西汀的党羽，而随时的向政府陈说，应当严加防范。在这件事上，他们一方面赞成无情的政府对青年们的摧残，一方面还觉得政府作的不够，非得他们自己得到政权的时候不能扫清了年轻的那一群叛徒！

堵西汀，因此，老得象一条老鼠似的躲避着这些卖国的恶猫。

2

曲时人慢慢的好起来，有桂枝的帮助，他已能坐起了。只能坐一会儿，因为背上的创痍与鲜肉不允许他倚靠着；而直挺挺的坐着，背上又时时抽着疼。坐一会儿，他支持不住了，又得很费事的躺下。躺下，无事可作，他只能乱想，而想着想着便怒恼起来，低声自言自语的咒骂。咒骂到不耐烦了，他才感觉到自己是变了脾气，变成了另一个人，象铁被打成钢那样，他的心硬得时时想杀人。

桂枝很怕他这样低声自语，更怕他叨唠完了而瞪着眼愣起来。他象看着点什么，又象没有看什么，就那么愣着出神；慢慢的，他的脸来了些血色；有时白眼珠上起了些横的血丝，非常的可怕。她愿跟他说些话，可是没的可说。对国事，她几乎因服侍病人而完全忘了看报。对家务，她知道曲时人不是个女人，

说出来或者只足以招他讨厌。对娱乐，她由曲时人来到的那一天，就没出去过，不知城里又到了什么新电影或新的伶人；而且她深知道时人不喜欢她那种享乐的生活。关于易风，厉树人们，她没得到任何消息，空念道念道，或者更足以叫时人心中不安。对于平牧乾，说来也更奇怪，她简直始终没想到过。虽然在分别的时候，是那样的难割难舍。平牧乾在她心中的地位已被时人占去了。假若她愿意说，她真想告诉时人这一点事，可是又难于开口。她只能多帮时人的忙，扶他坐起来，扶他躺下去，给他吃药，给他倒水；希望着能在这些小的接触上，引起一些话来。可是，及至说起来，话又是那么短！“还疼不疼？”“好多了！”时人空空的一笑，闭上眼，腮上乱动着，想必是咬牙忍痛呢。她不能再多说什么，他是病人哪！

有时候，他忽然问起树人们来，桂枝没有什么可报告的。时人却在这种时节，细细的述说他们那些最显然而平凡的举动与一切。他说得很起劲，因为起劲而又恢复了他平日婆婆妈妈的叨唠。桂枝听着，耐心的听着，她希望时人能详细的述说他自己，作为她耐心听她所不关心的人与事的报酬。可是，他并不喜欢说他自己，他非常的谦卑，永远觉得陈述他自己是一种不好意思的事，因为他知道自己一向是多么平凡庸碌。这几乎使桂枝有时想不再服侍他，不再在他身

上有什么盼望；他简直的简单得象块圆圆的木头！

可是，桂枝到底不能放弃他。他是那么简单，可也那么勇敢。一个顶不可爱的孩子，若是跌倒而不啼哭，总会引起女性的怜悯的。桂枝为看护这个平凡的人，不知不觉的改变了许多。偶而她对镜子看看自己的时候，她才惭愧而高兴的看出自己的眼比以前明亮了许多，脸上起了一层凝静坚实的光儿。看完自己，她象忘记了一件什么最重要的事似的，急忙跑去看看时人。时人依然是那么老实，简单，没有什么可爱的地方，可是桂枝并不失望，并不后悔，反而幻想起一些陪伴着这样的男人的快乐与可靠。她甚至于有时候责备自己，为什么偶而的嫌他平凡庸碌！

慢慢的，她想出个安慰他的办法来——给他念报纸听。这的确是个好办法。听到北方与东线的战事消息，他的眼亮起来，话也多了。他并不懂军事。听到胜败的消息，他只以常人所有的欢喜或失望去批评，或完全为表示喜或忧而叨唠着。他的话也许幼稚得可笑，可是他的感情是真摯的。这种兴奋与话语，使桂枝对国事也逐渐关心起来，也敢随便的发表意见。她晓得即使说的不对，也不会遭受到什么严重的指摘与驳斥；在这种谈话中，似乎只要表示出爱国的“心”就行了。他说的平凡，她说的也不高明，可是这种说话使她更了解了，更敢与他亲近。她慢慢的

觉到他是最真朴可爱的一个青年，什么机巧也没有，只有一片诚心。认清了这个，她不由的在亲热之中，渐渐的要表示自己的优越了。她敢于去批评或纠正他的话了。遇到批评与驳辩，曲时人便没了话，他不想反攻。桂枝非常得意。可是，赶到论及中国胜败的问题，时人却毫不让步。中国必胜，必胜！没有理由，没有佐证，他只相信中国必胜！在这时候，他也颇会发怒，毫不客气的嚷叫。桂枝不敢再往下死钉，她感到了男子的威力，不但不生气，反倒笑着把话岔到别处去。他的怒气消散，她便得意的走开，走得很轻快，绝不象以前那么七扭八歪的乱晃了；她好象得到些什么真实的力量，使她的身子挺拔起来。

他与她的这种小的冲突，引起桂秋的关注。他也加入了这个念报与讨论的小集会。最初，桂枝很不喜欢哥哥来参加，因为哥哥至少阻减了她自己说话的机会。可是，过了两三天，她不再反对了。原来桂秋——平日虽然自视甚高——也不懂军事，也是只凭着民族争斗时的一点普遍的情感，来说长道短；不管说的对不对，而只管说的痛快不痛快。说着说着，他觉到了自己的愚蠢；有时候甚至于忽然的走出去，到书房中去忏悔，用最高明的思想来洗涤洗涤脑府，仿佛是。可是，到第二天看报的时候，他又来了。什么思想似乎也不如使心中跳得紧一些舒服，在这抗战

的期间，他那轻易不露血色的脸上，在这样谈论战事的时候，也会通红起来。他那善于摆弄闲雅姿态的手也会拳起来，捶着桌子。对于曲时人，他不再象从前那么淡漠了；提起金山们，他也有了相当的关心。他到刚要后悔这样转变的时节，他似乎会找到一些自慰的答辨：“一个人总要关心民族的存亡的！不管他是谁！”这样，他不但不再害那随时袭来的头疼，而且精神健旺起来。

3

对于堵西汀，桂秋也由冷淡而变为亲近。他依然以为堵西汀的思想落后，可是战争根本是动作，最壮烈勇敢的动作；在其中，只能以动作配备动作，予打击者以打击；而堵西汀恰好是个以动作表现一切的人。跟这个骨瘦如柴，而浑身是胆的人谈过几次，桂秋渐渐的壮起一点胆子来。因为胆子大了些，他开始对实际问题感觉兴趣，不再以为一伸手就有被烫伤的危险了。堵西汀不向他讨论什么问题，而每一见面就几乎是命令式的叫他做些事。桂秋虽然不能一时完全照计而行，可是至少觉得在救国的事情上自己并不用愁没有份儿；应该做的，可以做的，正自很多很多；即使自己懒得动手，只要肯出钱，别人就会替

他办好。

洗桂枝可为了难。她不晓得怎样对付堵西汀这个瘦人。因他常来，哥哥的确改变得更温和更近人情了一些，这是可喜的。可是，堵先生不单单来找哥哥，他也老和曲时人说很长的时间。她不便坐在一旁，详细的听他们都说些什么；可是她也并不肯太大意了。她是义务护士，也就利用这个地位，抽冷子便钻进屋去，送点东西，或问一句什么。她的耳与眼都下着很大的心，去捉到几个字，或看到一点什么可疑的神色。她晓得堵西汀是个老江湖，不容易擒住，所以她决定放过他去，而完全注意到曲时人。她几乎始终没听到曲时人说过什么，可是回回看见他的脸特别的光亮，神气特别的沉着。她晓得其中必有毛病。

她唯一的盼望是曲时人且别一时就好利落了。直觉的，她感到一些不好的朕兆：只要他一痊愈，他总会被堵西汀拐了走的，去杀人，去放火！因此，独自在屋中的时候，她坐卧不安的在愁闷与焦躁之中，她要想一些妥当的办法，留住曲时人。可是，思索适足以增加愁苦，她想不出方法来。于是，赶快的放出笑脸，去找时人。在未走到病室之前，她预备好，要极勇敢的，几乎是不顾一切的，想一股脑儿把心中的真话真情都告诉他。及至见了他，她的勇气又消散了，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无聊的，敷衍的，跟他

说几句极平常，不着边际的话。然后心中空空的，懒懒的，走出来，到屋中扯乱了头发，而后再慢慢的梳理好。

这一面走不通，她想直接的和堵西汀闹一场，把他赶了出去，使他不好意思再来。只要他不来煽惑，曲时人是不会自己出坏主意的。可是，这个方法也难实现。她是小姐，而堵西汀是——据她看——土匪，怎能干得过他呢？不，不能这么做；反之，她似乎倒应该敷衍这个瘦土匪，对他表示亲善，或者倒许更有好处。

她居然常留堵西汀与她兄妹一同吃饭。有一天，堵西汀听见外面的风声不好，坐到半夜还不肯走，她就留他住下，给他预备了一张顶舒服的床。

4

可是，曲时人会下地走动了！会到院中溜几步了！会到大门外看看了！而且，会在门外去等着堵西汀！

桂枝的眼泡时常的微微红肿。

曲时人已可以自己照管自己，所以桂枝的眼泡红肿得不便见人的时候，便一天不出屋门，而曲时人似乎并不怎么理会！以冷淡对冷淡，才能保住小姐的尊严，她不能太失了身分。可是，万一他就这么傻糊

糊的被堵西汀拐了走呢？她不能坐视不救。这并非单为她自己，也是为曲时人。她必须救他，保护他；她伺候好了他的病，就更当保全住他的性命。她的心热起来，把眼泪擦干；不管眼睛是怎么不好看，鼓起勇气去找他。

“时人！”她笑得顶不自然，自己觉得出脸上很不得劲：“你是不是要走呢？”

“我？”时人的胖脸在病后，非常的白润，可是神气难捉摸：“我？可不是！堵先生叫我去工作，我愿意去！现在，我什么也不怕了！堵先生说，这里有许多汉奸。你看，桂枝，树人们上前线去工作，我不必一定非找他们去不可。前方打敌人，后方杀汉奸，价值是一样的。桂枝，我感谢你，你知道我的嘴很笨，不会说什么；我感谢你！我看，我必得去杀汉奸。你呢，应当去做看护，你可以做个顶好的看护！再劝桂秋做点什么。咱们谁也不应当闲着，是不是？”

桂枝答不出话来。不知是怎么的，她已离时人很近了；低着头，她拉住了他的胖手。

第 十

1

大时代的所以为大时代，正如同《神曲》所以为伟大作品：它有天堂，也有地狱；它有神乐，也有血池；它有带翅的天使，也有三头的魔鬼。在这光暗相间，忠邪并存，变化错综的万花洞里，有心胸的要用狮一般的勇气，把自己放在光明的那一边，把火炬投向黑暗处。到把全民族的心都照亮了的时节，我们才算完成了大时代的伟大工作。大时代的意义并不在于敌人炮火的猛烈，我们敢去抵抗，而是在于用我们的鲜血洗净了一切卑污，使复生的中国象初生的婴儿那么纯洁。

一般的说来，人是容易克服他的兽性的。只有在大时代里的英雄，象神灵附体似的因民族的意志而忘了自己，他才能把原始的兽性完全抛开，成为与神相近的人物。有了这样的神人与英雄，我们才能有虹一般光彩的史诗。

在这种意义之下，先死的必然称“圣”——用个宗教上的名词；因为他的血唤醒了别人对大时代的

注意与投入。

易风便是这样的一个人。在北平他看见了，从北平他出来了，他决定去干，不再在阴城等待着甚么。干什么？战争是血肉相拚的事，他去投军。假若他考虑一下，他一定会想到什么为国家保存元气，什么大学生应当继续去求学，那些冠冕堂皇的话，作退避到后方的自解，正如已经厌世，为家人父子设想而不肯决然出家为僧的人一样。他没有考虑这些足以使他馁气的问题。他只觉得敌人必须打退，那么他就去打好了。这很简单，豪爽，而且是根本解决的办法，他看见了侵略，便走上沙场去厮杀。一切顾忌，一切困难，这时候都不在他的心中。他的眼亮起来，胸中象纯青的炉火，没有一点烟，没有一个黑点，空灵而热烈。什么也不想，他已把过去现在及将来完全献给抗战。到了战场便死，或打个十年八载，都好。一念便决定了永生。他不骄傲，也不谦卑，他只是个战士，充实，坦然，心中有些形容不出的喜悦。

他昂然的上了火车。很奇怪，没人拦阻他，车里的军士显然是因过度的疲劳而呼呼的睡着；可是到底很奇怪，他没有想到跳上火车就象蛙跳到水里那么省事。车没停好久，就又开动，走得很慢。易风没有顾得去想，军车为什么可以这样慢慢的爬行。他没有去想这个，也没有去想任何事情。他只觉得自己

是在车中，而车是往前方去，这就对了，够了。象杀完人去自首一样，明知前面是死亡，而大步走上前去，把扁脑瓢靠在车板上，左右的晃动着，不久他就睡着了，把一切都交给了光明的梦。

2

在他的车开出不久，厉树人，金山，平牧乾，上了另一列车的一间现在改为装人的货车，十分不体面，绝对不舒服的一间车。在行李，行军床，铁箱等的下面露出些臭烂的稻草，草上染过伤兵们的血与尿；在这些东西的空子里有抱着枪打盹的武士，和浑身是油泥烟灰的火夫，大家的头枕在最不宜于作枕头的物体上，大家的脚伸在最不宜于伸脚的地方。大家都不出声，只有一个青年的壮士把根洋蜡插在铁壶的嘴上，细细的看着一张地图。厉树人上来，他——那个地图的读者——连头也没抬一抬。借着那点烛光与站台上的灯亮，他们三个看出来，即使他们肯下功夫，精确的测量一番，大概也很难找到坐下的地方。他们也没有去费那个心，只很留神的把脚放在不至引起咒骂的地方，立着。

他们可是很快活。平牧乾没有受过这种苦，但是一路流亡使她晓得这种苦必须忍受。这点苦要是不能受，她知道她就须咒骂时代的不幸，而至少在心理

上变成汉奸。还算好，树人和金山找到了唯一的能有倚靠的地点，让给了她，她可以换着腿立着，不至两腿一齐酸痛。堵西汀的介绍信，是在她手里，因为厉与金不相信自己的仔细而交给了她。她只好拿出这封信看着，以便激起自己的勇敢；车内其余的东西实在使她寒心，即便不马上后悔，看久了也总会觉到无望的。

树人的方硬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把手抱在腋下，稳稳的立着。他把命运交给了抗战必胜的信仰，抱着那信仰，就不便再为自己想什么了。

金山简直连立也立不稳，可是他东晃西摇的在那样的环境里设法找出一点好玩的事来。一向自负，现在他可一点也不再想到自己，他的圆眼把车中的一切都看到了，而后觉得都好玩，都有一些趣味。这些好玩的东西，人物，将陪伴着他去了，去到那更好玩、更趣味的地方——那以鲜血浇湿了的大地，以死之争取生存的战场。这时候，他不热烈，也不退缩，只是象为看一部奇书而跑十里路的样子，渴盼着快到那里，看到一切。到那里之后，自然他希望自己能做些什么，不只是立在一旁看热闹。可是，他不再以为因他来到而一切就顺利起来；在战争的里面，他觉出自己的渺小，也就是放开了心与眼，认识了渺小的努力才辐成时代的伟大。

车慢慢的开了，他们想不到说话，忘了过去，几乎不知道自己是谁。心跳得很快，眼很明，似乎只是那么一股气，一股香热有力的气，充满了他们的心与肢体。这时候，他们已没有了个性，而象被卷在波浪中的鱼，顺流而下，狂喜的翻转着鳍与尾。他们是被支配在一股热潮中，身不由己的往前，往前，往前，去看那光明与开朗的圣地。利与害，平安与危险，全不在他们心中。他们没有计较，只有奔赴，把骨头投在火中烧完是最大的喜悦。

3

抽冷子，那个热心看地图的青年，向树人问了句：“干什么的？”这个青年长着张最阴郁的脸，头上剃得光光的而显不出一丝明朗，嘴唇是那么厚，简直使人怀疑他会有把他们张开的力量。他的眉是两丛小的黑林，给眼罩上一片黑影。他最好是坐在地窖里写一本恐怖的小说，或是去扮演神怪戏剧中一个小魔，绝不适宜于当兵。可是他的确穿着一身军衣，顶脏，顶松懈，胸前那块标志，几乎是象随便从垃圾堆中拾来，而更随便的贴在那里的。

厉树人最初是想笑，然后又觉得就是不笑，而告诉他实话，他也绝不会相信；这个青年既那么认真的看地图，一定不会轻易相信什么。结果，树人极坦然

自在的，信不信由你的，说：“我到前线去服务。”

似乎很舍不得把眼离开地图，那个青年很慢的把地图放在膝上，然后抬起头来愣了一会儿，仿佛是在记忆哪一省有多少人口，与多大面积似的，事实上，他并没背诵这些，而是琢磨树人的话。言语达到他脑中是很慢的事；已经达到，他还须用力去捉住，才能明白话语的意思。

“啊！战地服务！”他吟味着，似乎是表示他已听明白，而值得骄傲。又待了一会儿：“没有多大用处！”

金山和平牧乾都注意到树人与这怪青年的谈话，他们不约而同的想问：“怎样没有？”可是一见树人没言语，他们也就不便出声，而呆呆的看着那个奇怪的兵。

树人看出那个青年听话与预备话是那么不容易，所以决定不发问，而等他自动的陈说，省得多耽误工夫。

待了半天，怪青年果然预备好了一段话，说得很慢，很真，很清楚。他的声音低重，象小石子落在满盛着水的坛子里似的。他说：

“从政治上，从军事上看，从人心上看，我们都没有打胜的希望。”说完这句，他赶紧一抬手，似乎唯恐树人发问，而打断他的思路。“你必要问我：为什么你来打仗呢，既然明知无望，没用？很难回答。

我是因悲观而来打仗，被敌人的枪弹射死，强似自杀。失恋么？不，永没重看过女人。没饭吃么？不，小康人家。但是在一个没有什么光明的社会里活着，纵然不饥不寒，没有女人的缠扰，究竟是不痛快的。死较比是痛快的。没有战争与革命的精神么？我看见过自号战士的人，只知道几句标语，而阴恶万分；一千块钱就连他代他的标语一齐收买过来。”他完全象是自白了，没看着树人，也没看着任何东西，眼藏在眉下，厚嘴唇慢而费力的启动。“投军，服务，一概没用。我只为乘这机会结束生活的——或简直应称为生命的烦恼。”他抬头看了树人一眼，仿佛已忘了树人是和他交谈的人。愣了一会儿，又把地图拿起来。

“正如洗桂秋一样，”金山向树人点了点头，“所不同者，一个是因悲观而不动一个手指，一个是因悲观去迎着枪弹走。都很可惜！”

树人看了看那个地图的热心读者。知道他不会听见他们的话，笑了笑：“这个人还有希望，等到他上了阵，看见士兵的英勇，他就会开口笑了。你若不到菜市去，你就不能明白人们为什么因半个铜板而起争执。要明白民族的真价值，得到战场去。这个仗必须打，不单为抵抗，也是为改建国家。说到桂秋，他不能与——”树人指了读地图的青年一下，“相比。

不动的便是废物。”

“桂枝比她哥哥好，”牧乾把个哈欠堵回一半去，用手轻轻拍着口。

“也好不了多少！”金山故意对女子不客气。

“总好一点，”牧乾用妥协代替争辩。

4

据说是纯烈的爱情能使人成为英雄豪杰，可是我们并没看见多少这样的事实。至于洗桂枝，我们可以断言她并没有一点点使曲时人成为英雄的意思。反之，她都是利用着机会拴住一个平凡的人；要是不是在这个兵荒马乱的时节，她晓得这种结合是不易成功的。以她的财富，身分，她纵使看出婚姻的无望，也不肯这么降格相从；即使桂秋不加干涉，亲友们也会在背后指点她的。战争把人心摇动起来，忙着结婚成为共同的谅解，即使不大合适也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大时代来临，替桂枝解决了困难。她自己的事高于一切。抓住时代，远不及抓到一个爱人。不错，她可以去服侍曲时人，甚至于去服侍一个伤兵，可是这只是爱的附属工作，她不明白那工作本身的意义。假若非服侍伤兵去，时人还能看得起她，她也就只好前去。若是不须服侍伤兵去，而事情也很顺利，那自然就不必多此一举了。说真的，她是正向着这条路子上

引导时人，叫他忘记了树人们，忘记了复仇，而逐渐的把她所习惯的生活传授给他。同时，她愿使哥哥桂秋做些可以叫时人满意的事，而这些事是并不难做的，只要出点钱就可以做到。

她叫桂秋马上找老冯来做防空壕。桂秋只笑了笑。在她，她愿使时人看着大家忙碌，感到生活的趣味，而忘了那流血舍身等等可怕之事。在桂秋，经过堵西汀的熏陶，他渐渐知道了实际行动的价值，虽然一时还想不出把自己放到什么地方去。懒散惯了，实际行动的价值，他能用不屑的精神忍受平常小小的压迫；连老冯那样一个木匠，他也宁可扔些金钱，而图个心净。

曲时人不明白桂枝的心意，他老老实实的以为她是造就的女子，起码也可以变成牧乾那样，去服务，去尽力。不错，桂枝拉住了他的手。可是他以为这不过是一种小小的亲密，正象西洋故事里所形容的那种英雄崇拜。在国家危急的时候，女子对于肯为国去牺牲的男儿，当然有一种钦佩鼓励的表示。他自己不是将要听从堵西汀的嘱告而去拚命么？她当然看得出来，也就当然表示一点钦佩。“这算不了什么，”他告诉自己。等他真要执行堵西汀的命令的时候，桂枝还要有更亲密的表示呢，谁知道。对于桂秋的改变态度，他认为更有价值。他心里想，假若桂秋

肯干的话，那简直自己可以练起一旅兵来，担任保卫阴城的责任。至于一旅兵怎样练，和有多大武力，他完全不知道。

5

到了荒凉的小站，车停住了。树人们爬下车来，噙一噙腿，站上没有脚行，没有旅客，只有黑黑的天扣着几盏不甚亮的灯。一两个鬼魂似的警察，呆呆的立在灯光下，持着年代久远的破枪。前面还有一列车，车上没有灯光，机车上发着澌澌的轻声。两列车上一共下来没有几个人，睡熟了的自然继续他们的战士梦，那醒了的看站台上连个卖水的也没有，也就不便费事爬下来。

牧乾要哭，这荒凉的小站，忽然使她想起家来。从流亡到现在，她没有这么难受过，看着四外的黑野，她找不到家，也找不到最亲密的朋友，密密的星光下是无限的黑暗。她不后悔到这里来，只是在这黑暗中她感到无可解慰的凄凉。为怕叫同伴们看见她的泪，她独自往前走了些。她忽然想起桂枝，心中稍微平静了一些，把泪偷偷的弹去。不，一切都不须再想。她抬起头来，天上的星仿佛有种对她表示亲密的样子了，那么多，那么密，都象闪着一点发笑的光。把自己忘掉吧，做个有利于抗战的好女儿！家乡，前

途，谁去管！她在黑影里无聊的，勇敢的，笑了一笑，仿佛是在疯狂与刚毅之间笑了一笑。

没注意前面那列车上跳下一个人来，虽然她已离那列车不甚远了。那个人向她这边走来，她只往里手岔开脚步，有意无意的让开路，省得走个两碰头。

“牧乾！”那个人离她也就有三步远了。

“易风！”她把一切都忘了，好象全凭欣喜主动着，她回过头去叫：“树人！易风在这儿呢！”

象疯了似的，树人和金山跑了过来，不顾得讲什么，大家只是笑，这纯挚的笑，把一切亡国与流浪的苦痛都勾销了，笑出最诚意的联合，笑出民族复兴的信仰。

“你跟我们走！谁想到你就在这个车上呢！”金山把这两句重复了好几遍。

“各走各的路！这两列车决定你我的命运！”易风还是笑着说。“我们不能都去当兵，也不能都去服务，各走各的路，好在都是往一个方向走。时人呢？”

都想起来时人，都回答不出，都相信他必会赶来。

“你也去当兵？”那个热心读地图的青年，不知什么时候立在他们旁边。

“我去当兵！”易风并没觉得那个青年不该管闲事，战争把人们都真变成了同胞。

“你还没穿上军衣？”厚嘴唇的青年坦率的质问。

“我还没有找到队伍。”易风笑了。

“那，你随我来吧，我有办法！”厚嘴唇青年扯住了新的朋友，或者应更恰当说，去找死的同伴。

6

曲时人预备好了他的工作。

“我得搬出去，桂秋，谢谢你，你……”他觉得该感谢桂秋的地方太多，反倒无从说起了。

“你上哪儿？”桂秋现在已不那么轻看他的朋友了。

“一时不离开城里。因此也就不能在你这里住下去！”

“你太小看我了，时人！”桂秋从来没发过这样的脾气，可是猜到朋友是去拚命，自己没法不挺起胸来，拿出点男子气来，“你怕连累了我，是不是？”

“倒不是，决没那个意思！”时人的脸上红起来，他是不惯于扯谎的。

“你不能走！”桂枝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了，惊惶的走进来，大概是在门外已偷听了一会儿。“你，你不能走！”

“我还来看你们呢！”时人不知怎好的敷衍她。

“你不能走！”桂枝，当着哥哥，没法子讲别的。

桂秋似乎明白了妹妹的心意，可是想不出说什么来。他的思想不够解决实际困难的。

第十一

1

冯木匠的紫脸上起了光。给洗宅做活，赚头向来是大的，现在要在后花园挖个五丈长的防空洞，那么，多了不说，五六百块钱简直如同放在他腰包里那么稳当了。

可是，五六百块并不是足以叫冯掌柜脸上发光的数目。他还承应下来包修全城的防空壕。这的确是笔大生意，从赚钱上说，实在足以使任何包工人都得扬眉吐气。

他从洗宅借到的两千块钱是绝不够用的了。倒不是不够买材料的，而是不够运动官府用的。为这笔工程，他根本用不着去预备材料。虽然他也承办过官活，深知在作官工中的诀窍，可是这次的作法，连他也不能不稍觉得离奇了。当年，在老冯的师傅还活着的时候，曾经包办过一笔官工——二十万块钱的工价，只在城墙的半腰中画上一道三尺宽的青灰。在那时候这项画灰的工程名为“修城”。冯掌柜永远不能忘记这回事，也就老希望能有这样的一笔生意落在

自己手中，好与他师傅争光。老冯的志愿达到了；修防空壕的经费是二十五万，比城墙上抹灰道子还多着五万，抹灰道子，到底得扎交手，用青灰，工料都须出钱，修防空壕还用不着费这么多的事。既是壕，就必定在地下，不必扎交手，省去很多“工”。再说壕者沟也，而阴城原有不少泄水的明沟。老冯的工作只须把这条明沟稍加整理，东边铲一铲，西边垫一垫的，便可以交工。同时，他须预备出二三十块小木板来，等交工的时候把木板送到衙门里去，由衙门中派员写上“避难往东”等字样，而后再派员钉在适当的地方，便算完成了阴城的防空设备。老冯，在承应与执行这项工程中，只须告诉一名木匠刨那些木板，十几名泥水匠到处铲铲，或垫垫明沟，和预备一大笔运动费。借来的那两千块钱绝对不敷用的。他很忙，忙着集款，以便及早动工。这种忙碌是有意义的，到处他脸上放着红光。

洗桂秋的朋友，那位军官，在拟定利用明沟，速成防空设备的计划中，很卖了些力气。洗桂秋给文司令的信发生了惊人的效果。文司令和其他的重要官员，都没有能想出明沟在抗战中的价值，而防空设备是事在必办，那几十万的防空捐又必须由官吏分用，怎么办呢？桂秋的信送来的恰是时候。运动这个差事的人不下二三十位，文司令本不必一定把面子给桂秋。

可是，为集思广益，不妨见一见一切候补的人，于是桂秋的朋友就被接见了。

他——桂秋的朋友——有主意，能使防空设备马上完成，而且金钱可以落在负责人的手里。派他去办，他就把话说出来，否则把计划放在心中，谁也没法子知道。差事就这么到他手中；计划拿出，果然高明。

文司令与其他负责办事的人，甚至于那些运动失败了的人，都一致的钦佩桂秋。据他们看，桂秋手下是真有人材。因钦佩，所以大家一提到他便也联想到：假若阴城陷落，洗桂秋最好出头领导群众，因为他既不是官员，没有捧印投降的恶名，而且他的身分又是那么高，绝不至叫敌人轻视。有备无患，大家须预先为他制造些空气，他们不约而同的把洗桂秋改为洗公子；洗公子将是他们的领袖与福星，连文司令都去拜访了洗公子一趟。

桂秋莫名其妙。要不是文司令来，他简直想不起他曾为那位朋友写过介绍信。见到文司令，想起那位朋友与那封信，他可是绝想不出那封信会有什么多大的作用，至多也不过是使他的朋友得到这个差事，而得差事本是他的朋友的目的；目的既已达到，总算了结了一桩麻烦。他就是怕麻烦。

因为怕麻烦，所以他只能享受自己的财力所能

供给的舒适与嗜爱，而把一切实际的问题与办法都推在一边，他的脑子是动的，他的心可是死的。他的身体简直不会活动，多走一步他所不爱走的路，他就害头疼。

后花园里修防空洞，已经动工了四五天，桂秋打不起精神去看一看。那是老冯的事，他管不着。老冯根本不晓得防空洞应该怎么做，所以只按照盖小房子的办法，盖了三间小土房，只有门，没窗户，以便成为“洞”。屋顶上覆了不少的土，以便挡住炸弹，别的他不晓得，他可是知道防空洞是防轰炸的。

洞盖好，他找桂秋交了活。桂秋照数开了钱，并没到花园去看。妹妹桂枝要是有精神，无疑的是要和老冯吵闹一阵的；可是她一天到晚在屋中落泪，因为曲时人到底是搬了出去，不论怎样的留劝也无效。

老冯因为给洗宅盖造防空洞，并且包修全城的防空壕，遂成为阴城造洞造壕的专家，而应下更多的生意来。他几乎每天到洗宅来，领着他的主顾儿来看“样子”。“就照这样儿做吧？土还要加厚？看，这已经够厚了，五尺多！要再加上二尺怕要自己塌下来的！五尺很够挡炸弹的了！炸弹没多大劲儿，就是响声大。”那些来看样式的人，虽然不深信老冯的话，可是洗宅的防空洞既是这样，大概不会有很大错儿的。于是便把性命交与桂秋的疎懒，与老冯新盖的土屋。

2

曲时人的住处是间小黑洞，在阴城极热闹的一条巷子里。巷子不宽，可是昼夜不断行人。巷子不长，可是小饭馆就有两三个。堵西汀把曲时人安置在这里，好不至引起怀疑，因为谁也想不到在这么热闹的地方会藏着个小黑洞。

黑洞虽小，堵西汀可是常常带着朋友来聚谈，屋子里坐不开五六个人，所以有时候大家就须立着商议他们的事。

曲时人很满意，他不怨屋子里黑，也不怨没有坐处——朋友们来到，他应是第一个立起来的，因为他即是新手，又是小黑洞的主人。在这间小黑洞里，没人的时候他得以静静的思索；有人的时候他得以听到使他见到一些光明的话语。在这牢狱似的地方，他看见了智慧与勇敢。他觉得自己仿佛象是在一个卵壳里，虽然见不到阳光，可是正在吸取智慧与勇敢，然后可以孵出一个新的人来，一定不是先前他所在的学校中能造就出来的。

这小屋，当堵西汀来到的时候，就是在白天也对面看不见人。堵西汀的烟卷是接二连三的吸着，而他又不许开开屋门；屋里满是烟。堵西汀的烟吸完，照例是曲时人到街上去买。曲时人不大愿意出去，因为

虽然离烟摊子不远，可是一出去到底得少听见许多句话，这是个损失。

慢慢的他想起一个办法，他得给堵西汀预备下香烟，省得临时出去买。极平常的一个主意，可是他非常的得意，他以为这足以表示他的热烈，他之机灵。从前，他对一切都马马虎虎，现在他连一个字也不肯随便的放弃，凡是堵西汀说出来的，他都须听到，放在心中。

他几乎连复仇的念头都忘了。自己所受的那一些委屈算得了什么呢，他须在堵西汀的指导下，去把命卖掉；这样死，他以为，才会有价值。他不叨唠了，他几乎是终日一语不发，心里与脸上都极静，静静的等候着命令；假若堵西汀发令叫他马上去投个炸弹，他觉得他会连大气不出的，揣起炸弹就走。

在他们的商谈中，他可也听见不少他所想象不到的坏事，象已有人赶办太阳旗与五色旗那种事。听到这些寡廉鲜耻的事，再听到堵西汀们设法破坏这些事的计议，他就格外佩服堵西汀与堵西汀的朋友们。不错，堵西汀们人少势力小，不能一网打尽的把汉奸们一齐肃清，可是唯其以少碰多，以弱碰强，才见出热诚与真心，才是真肯牺牲。英雄似乎是，曲时人咂摸着，只计邪正，不计成败的人。

不肯听别人批评自己的，是未曾了解自己的人。堵西汀在朋友中，有时候显出独断独裁，但是当大家计议的时候，他尽量的听，热诚的鼓励别人讲话。他的专制是在执行的时候，因为执行一件事与商议一件事并不相同，商议尽管详细，可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把执行时的困难与办法都一一的想到。堵西汀可以在商谈时接受大家的意见，而在执行时自有他的办法。他有胆量与经验，他知道非照着自己的办法走不能实现大家拟定的计划，他不便因客气而把事弄糟。这个态度不算错，作领袖的理当能宽能紧。可是，这么习惯了，他渐渐的把心思全放在实际上，而对理论与理想视为无足轻重。当大家商量事的时候，虽然他还不限制别人说话，可是有时候对稍为空洞的话不能忍住性子去听，连连的吸着烟卷，他象个受了伤的虫子似的扭转着瘦身子，使椅或凳发出响声。这使发言人很难堪。他知道这不对，可是管束不住自己；他的热烈使他不怕得罪人，而得罪人又使他心中不安。因免去不安，他有时候须发狠，使人怕他。

正落着细碎的秋雨，堵西汀的帽子带着一层象露珠的水星，钻进了那个小黑洞。

“他们怎么还没来？”他问曲时人。

屋里虽然很暗，曲时人还能看到堵西汀的眼光，极亮的往四下里旋扫，倒好象不是找人，而是寻一件什么东西似的。

曲时人还没回出话，又进来两个人。曲时人只能看清他们是一高一矮，看不清他们的面貌，因为他们都把帽子戴得很低。曲时人近来也学会把帽子戴到压着眉毛，一来是大家都那样，二来是这样戴帽使他心中觉出一种神秘的勇气。对这些低戴帽的朋友，他不敢多问什么，就是他们的姓名也不敢问。他只觉得他们是一些英雄好汉，无名的英雄好汉，到这黑洞中，商量一些把阴城从灭亡中夺回来的事。

“来晚了，你们！”堵西汀把帽子摔在个黑暗的什么地方，没等他们答话，他接着说，语气柔和了一些。“先谈着，不用等。他们，永远不记准了时间！”

大家都摸索着坐下。曲时人把香烟递给了他们。

“听说保安队已缴了枪！”那个矮子的声音。

堵西汀没答言，只微声哼了一下。

“西汀！”矮子几乎是央告着，“西汀！咱们不能专做破坏的工作，虽然该杀该破坏的人与事是那么多。连保安队都成了赤手空拳，这座城岂不成了空城？”

“可就是！”堵西汀划着一根火柴，把两块瓦似的腮照得发了点亮。“连保安队的枪还收回去，咱们有

什么方法去组织民众呢？你一去宣传，就先下了狱，或丧了命；而人民又须极详切的劝告才能明白。怎么办呢？在乡间倒比在城里容易一些，可是城——别看这是座死城——是心脏，把城丢了，便是把一切可利用东西与便利都丢了。所以我们必须保卫这座城。一点不错，在保卫阴城——或任何城市——的工作中，组织民众是最积极，最重要的事。民众是铁，组织，只有组织，才能把钢炼出来。可是，我们怎么下手去做？手不准动，口不准开，兵在他们手里，枪在他们手里！我们还没把人民劝明白，已经被捉了去。与其那么牺牲，还不如咱们照着老方法去干。照咱们的老方法做事，我们牺牲，他们可也得死。打死一个是一个。”

“死了一个，还有一百个来补缺——”高个子冷笑了一下。

“我知道，我知道！”堵西汀急忙把话抢过来。“所以我不单是在这里工作，也往四外送人，叫他们到各处去工作。至于你我，哼，恐怕没有更好的方法，既在这里，就没法公开的活动什么，只能在黑影里端着枪。不积极，没有建设性，一点不错，可是一个人恐怕也只能做一样事，做环境逼他必去做的事，你不能拿理想来看轻你实际的工作，也不能用做不到的事来限制你能做到的事。一条狗能守门，而不会上树。时人！”堵西汀忽然把话转了方向，“你去找洗桂

秋，给他个警告！”

“怎么啦？”时人傻子似的问。

堵西汀笑了。“告诉他，有人想举出他去欢迎敌人。”

“他不是那样的人！”时人没法不为他的朋友辩护，虽然他极崇拜堵西汀。

“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凡不动手做实际救亡工作的，便使人有机可乘，拉到汉奸里去。告诉他，我们并不怀疑他。可是他必须做点什么，使他鲜明的立在与汉奸相反的方向，不管他爱动不爱动。”

“假若他不动呢？”时人非常关切朋友的安全。

“我们并不特为他而费一个枪弹，可是难保不带手儿把他打在这边。”

“蹯！”

4

时人很自傲能得到工作。可是想了一会儿，他觉得这工作太容易，没劲。继而又一想，这也不很容易。先不用说别的，以讲话而论，他就说不过洗桂秋。假若洗桂秋一笑置之，怎么办呢？

啊！想起来了！他得象堵西汀那样，四面八方的想办法，不能毫无准备而去，空着手回来。他得用他的脑子。做个战士须是智勇双全的。

对，他应当先找洗桂枝去。桂枝不象桂秋那么厉害，可是颇有左右桂秋的能力。把她说动，事情就差不离了。

把帽子戴得很低，冒着小雨，曲时人心中很乱，而并非不快活的，去找桂枝。

第十二

1

车什么时候开？没人知道。因为这样没把握，所以树人们才不敢多在站台上说闲话儿，万一车忽然走了呢！他们都挤进车去。车里还是那么乱，那么挤，可是他们的脚尖象是已经受过训练，很准确的东点一下，西点一下，把自己安插在可以站立的地方。读地图的青年，把自己的地位让给了牧乾。

“在死的前夕，对女人还应当客气！”他极费力而又极老到的说，并没有一般年青人因说了句俏皮话而得意的神气。

牧乾很想不坐下，而且要还给他一句漂亮的话，可是她真打不起精神来，象个小猫似的，她三下两下把身子团起，在极难利用的地势，把自己安置得相当

的舒适。看看自己的鞋尖，看看左右，看看朋友们，她一会儿觉得一切都生疏，一会儿又觉得事事都熟悉，心中又清楚，又糊涂，难过而又无可如何。慢慢的，她眼前的人与物迷糊了一下；勉强睁开眼，又闭上；闭着眼，有意无意的拉了拉衣襟；不放心而身不由己的入了梦境。

树人们的眼慢慢的也很费事的才能睁开。他们再不能保持着站立的姿势。无可如何的，他们把地下横着的腿，东搬起一支，西挪开一条，象拨搂柴草似的，给自己清理出可以坐下的一块地方。只有读地图的青年还有精神，还想陪着大家议论，好象熬夜不睡也正是他打算自杀的一个方法。见大家都坐下打盹，他又并不强迫他们和他说话，他独自楞一会儿，嘟囔一会儿。

夜在作梦的心中只是那么一会儿，象片黑云似的随风飞去。车里的人随着晨光渐次活动，有的猛然坐起来，楞着，楞了半天，才明白过来身在哪里，又无聊的倒下去。有的闭着眼念道了一些什么，咳嗽一阵。有的把手从别人的身下抽出来，枕在自己头下，叹口气。有的打着虚空而委婉的哈欠，把手碰在别人的身上。这些声息，这些动作，叫没有动静的人也感到夜的逝去，虽然懒得动，可已不能安睡。慢慢的，有人走下车去，慢慢的，更多的人走下车去。没地方

去洗脸，到处可以撒尿。大家东一个西一个的，对着薄薄的晨霞，开始奇怪为什么车还停在这个空寂的小站。车站上没有人，车头上微微发着点白气，一条瘦狗慢慢的在车轮旁随嗅随走。几片碎纸在轨道间轻轻的动，小风一阵阵的很凉。

兵士们几乎都下了车，去做些什么。树人们即使不必因为睡得晚就得起得迟，也要利用这个机会多忍一会儿，他们的腿可以自由的伸出去而不至踢在别人身上了。

不久，太阳把早露推开，光明照遍了大地。树人们不敢再睡，可也不好意思下车；同车的人们还并不认识他们，他们简直不能不承认自己是“黄鱼”。那个读地图的青年是可以帮助他们的，不错；可是他并没在车上。他们很想商议个办法，因为他们必须马上与兵士们发生关系，才能解决许多必须解决的问题——比如，问问这列车到底什么时候开走，他们该到哪里找到水喝，……但是他们打不起精神去交谈，他们还没睡足。他们心中只能悬着这些问题，似睡不睡的卧着。阳光把车中照亮，显出特别的脏乱，他们并不敢因为脏乱而走出去，他们卧居的那一块地方似乎非常的宝贵，难得。

正在这个时候，车外乱了起来。飞机！飞机！我们的！中华民国万岁！不要吵！飞机！敌——机！车

上的下来！敌机！一定是敌机！从东北边来的是敌机！站台上的人们这样喊叫，车上的人们急忙往下跑，鞋声，喊声，枪刀的响声，结成一片。人们乱，可并不慌；想躲避，可是得等命令。有的嚷，有的骂，有的还开着小小的玩笑，好象是毫无纪律。可是尽管乱吵，谁也不敢私自跑出去，又分明是极有纪律。这么乱了一会儿，车的最后边上来了两位长官。站台上马上没了声音，而远处空中忽忽的声音都更清楚了。命令：离铁道五十米外，散开，卧倒。一声“明白！”大家和箭头似的跑开。车站上只剩下了两列车，微微放着点白气。

树人们听见了大家嚷，听见了飞机的响声，听见了命令，全象头上浇了一桶凉水那样清醒了。树人一把扯起牧乾就往下跑，金山们紧跟着。跳下车，跳下站台，跑过铁轨，越过木栅，他们有点恐惧，又觉得怪好玩，百忙中抬头看一眼，飞机五架，稳稳的，慢而快的正往车站这边飞。

地上的土很松，他们的腿使不上力量；没跑出多远，大家已都见了汗。在学校的时候，谁都自许为身强力壮的好汉；现在，他们看那些兵已跑出老远，而自己的脚却费好大力量才拔出来，心中未免发软。想不出更好的话来自解，他们都督促牧乾快跑。仿佛若是没有她，他们就至少也能更快一些似的。

“撒手！”牧乾从树人的手中夺出自己的小手来。“不用管我，你们跑你们的！”她立住了，扶着心口喘气。

“快！”树人决不肯放弃了她。

牧乾又勉强跑了几步，腿一软倒在了地上。“不用管我！”

英雄主义使他们不能离开她。而大家散开以减少死在一处的危险又是理之当然；他们进退两难，而飞机的响声是越来越大。金山一边走一边说：“树人！假若你不能抱起来她，你自己就多跑几步！多活一个总比多死一个强！”

“跑你的！”牧乾喘着喊。

“跑！跑过那棵树去！”易风一边说，一边倒在地上：“我陪着她！”抬起头往回看了看：“这里已离铁道有一百多米了！快！跑你们的！”看着树人已跟上金山去，又喊了句：“找空地！别在树底下，留神扫射树木！”

树人和金山用尽了力气，又跑了三百米；实在无法再跑，象两块木头似的倒在地上。金山刚喘过一口气来，就往前爬了爬：“前面有道小沟，树人！”树人没说什么，随金山往前爬。小沟只有三尺来宽，二尺多深，他俩很快的把身子横过去，把头爬在土上，头上的汗象水似的往下流。沟虽然不深，可是他们似乎

感到一股热气；这点也许是想象的热气，使他们觉得安全可靠。他们可是不敢抬头，因为一抬头就可以看到外边的一切；那么平，那么宽，除了前面有几十棵树以外，什么掩蔽也没有！气喘的稍微好一点了，他们都无聊的听着飞机的响声。用手揪住几棵坚硬的草杆，倒仿佛这点东西足以安定他们的心似的。

“我的袜子全湿透了！”金山不自然的笑了笑。

“嗨！你们把胳膊垫在胸前！张开嘴！”读地图的青年的声音。他就离他俩不远。头靠着沟边，身子折成个元宝似的极不舒适的保持着坐的姿势。

金山往青年那边爬了一点：“你为什么不倒下？”

“我这是坐以待毙！”他极费事的笑了笑，而又回头看了看：“来了，冲咱们这边来了！”

树人照着那青年所告诉的方法，把胳膊垫在了胸下。在战争中，他以为须用小心配备着勇敢。稍为把脸侧扬，他的眼已瞭到两架飞机。天是那么晴，阳光似乎把蓝空织进一层银线，使蓝色里闪出白光。看着这样的蓝天，本当痛快的高唱几句或狂喊几声。可是，那钢的鸟在天上，整着身，伸着鼻，极科学而极混帐的，极精巧而极凶顽的，极脆弱而极骄傲的，发动着死的魔轮，放着死的咒语；把一部分天地吓住，不敢出一声，只有它的有规则而使人眩晕的轮声象摄取着一切的灵魂似的在撼动。阳光在飞机的翅上，

显着特别的亮，亮得可怕。蓝空随着飞机而旋动而震颤而惨白而无可如何的显出空虚无聊，甚至于是近于无赖——就那么无风无雨的任着那铁鸟施威。

“卧下！”金山告诉那地图的爱好者。

“一二三，五架，起码有几十颗炸弹！”青年依旧坐在那里，张着嘴，很细心的数那些飞机。“飞得真低，连那些铁花瓶都看见了！”在树人的眼角上，天和飞机都转了弯！

“找车站车呢！我这颗头是不值一颗炸弹的！”

青年这句话还没说完，飞机的轮声似乎忽然停断了：空中猛然间象一群鬼在啸叫。这啸声是那么直，那么硬，那么尖，好象要一直钻到地心里去；它不仅象一种声音，而是带着响声的一些怪物；钻透了天空，还要钻透了地心，顺手儿把人的灵魂吸摄了去。它使人不但惊惧，也使人恶心。

紧跟着，地里象有什么妖魔在翻身，仿佛要把人整个的翻到下面去。天地间的生机似乎完全停顿，一切都在震颤，击撞，爆裂，响动。秋叶被狂风扫落。多少条彩闪似的一直的自上而下落下来，或横扫过，一眨眼，秋树已成了光杆。随着树叶，天空飞动着向来不会飞的东西，一节铁轨惊鸟似的落下来，打倒一株老槐……

2

鬼啸与地震过去了，极快，极复杂，极粗暴的过去了。天上的机声又有规律的嗡嗡起来。又来在树人们的头上，拍拍拍拍，几阵机关枪扫射。而后，才安闲得意的昂起头来，向东北回飞。这残暴，这傲慢，使每个人将要凝结的血由愤怒而奔流，把灰黄的脸色变为通红。树人的身旁落了许多枪弹，打得他满身是土；土与汗合起来，使他感到象落在泥塘那样的难过。擦了下脸，他似乎已忘了金山是在那里，而试着声几叫：“金山！怎样了？”

“没怎样，”随着这声音，坐起一个灰土的金山。

看到金山，树人也就看到那个地图的读者，还在沟中横窝着，可是双手捂着眼。金山要笑，树人的眼神拦住了他。

金山起来掸身上的土，那个青年象由梦中惊醒了似的把手急忙放下去。树人急于去找牧乾，可是被那个青年拦住。他极慢的说：

“我叫光明，你们记住！从现在起，我不想自杀了。这是战争，在战争中，必须去杀敌，而不是自杀！看！”他指了指远处。“看，那些弟兄们，极灵敏的跑出去，笑嘻嘻走回来。那是战士，不白死，也不怕死。我并不镇定，虽然我是来求死！他们，”他又指了指，

“证明了我的错误，我以为自己是好汉，他们是些饭桶。看，他们都笑嘻嘻的，我却呆在这里！”

“他们也怕，”树人一边掸土一边说，“谁都是肉做的。心一动，脸就发白，没法子！你没法不叫脸不变白，可是能够因训练与经验而不慌，不慌才能勇敢。以咱们比他们，咱们差的太多了；他们是战士，也是我们的老师！”他向铁道那边打了一眼，“两列车和车站都完了！”

金山跳出沟来，向前望了望：“易风！牧乾！”回过头来，“他俩也没死！”

“听老兵们说，”光明很费事的立了起来，绝对没有去掸土的意向：“轰炸并不可怕，厉害还是机关枪。你说对了，只要咱们有了经验，脸白而不哆嗦，就能不怕轰炸。”

3

“哎呀，我的妈！”牧乾的脸上很红，头发上落着一层黄土，和几个干草叶。“怎那么响啊？我当是地球两半了呢！”

“要不是我拉着她，”易风告诉大家：“她一听见头上吱吱的叫，准保爬起来就跑！”

“一跑就危险了！”树人好象深知战事的一切似的说。

“哼，”易风直爽的一笑，“这才是真的试验呢！胆子是得练出来的。咱们在学校里，只练习喊口号，没练过听炸弹！教育的失败！”

“牧乾，”金山轻轻地叫了声，“回阴城吧，这不是女子该来的地方！”

“我承认胆小，可是我得把它练大了！就是你陪着我回去，我也不干！你们上哪儿，我上哪儿！”楞了一会，她开始整理头发。

“说真的吧，”树人向大家说：“咱们怎么办呢？车是炸了，咱们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怎么办呢？”

“我有办法！”光明很负责的说：“只要你们拿我当作朋友，我就有办法！一同避过一次轰炸，也不怎么就象老朋友似的，你们也这样吗？”

“我一点也不敢再骄傲了，”金山低着头说：“我

只能随着你们去干。炸弹能把铁轨炸飞，可是也把人心震得真诚了许多！咱们看看去？”

他们一齐奔了车站去，全身似乎都有了新的力量。

第 十 三

1

洗桂枝有自用的小客厅。曲时人晓得他能怎么到这小客厅去，而不被桂秋看见。

自从离开洗宅，时人便把桂枝忘掉了。他有许多缺点，可是忘恩负义并非其中的一个。他自己仿佛也闹不清，为什么竟自把个义务看护忘得死死的。来到这小客厅，他忽然想起一切，他几乎不知如何是好了。桂枝把他服侍好，这是他终身不能忘记的恩惠，怎样报答她呢？是的，是的，全民族都到了生死关头，他不能顾及这对个人的一些好处，可是好处毕竟是好处，况且给他那些好处的人马上就要立在他目前，他怎么办呢？心中很乱，他随便的看了屋中一眼。屋中还是那么清洁，那么雅致，绝对看不出一点什么危险，绝对不象四外有极大的祸乱；他认识这个小屋，可是现在他觉得非常的奇异，似乎只有在梦里才会见到这么个地方。

还戴着帽子，他呆呆的立在小屋中央。

桂枝轻轻的走进来。

时人心中的桂枝是那个义务看护，忽然看见她又打扮得怪妖气的，他似乎不敢认她了；有意无意的，他把帽子摘下来，说不出话。假若桂枝还是护士的样子，或者他能很规矩而又很随便的招呼她。眼前的桂枝，只是那么鲜红的一块什么：鲜红的嘴唇，鲜红的细毛线的菊花小马甲；他只觉得这刺目的红色红光罩着她的全身，看不清其他的任何东西；他的眼要闭起来，可是那些红色在他心中展成无限大的一片。红色越来越近了，最后他觉得几个瘦细而火热的手指握住他的手。

2

桂枝常常向自己发问：“真爱时人吗？”她不能给自己一个绝对可靠的答复。

虽然不肯公然承认她长得不甚体面，可是她心中老为自己担忧。修饰是她最大的自慰。即使修饰并不能遮掩她的缺陷，可究竟是对得起自己的一个办法；就是修饰完全白费，毫无补于她的眉眼与体态，到底修饰本身还是一种技术，一种欣悦。

因着这种自觉，她时时以为有个时人那样的爱人，多少是聊胜于无。没有爱人是件可耻的事，谁能一辈子老修饰而老扑空呢！有了这个不得已的想法，她不否认时人的缺点，可是觉得那些缺点是可以设

法弥补的：她可以担任起改造他的责任。是的，她把他服侍好，她还可以再进一步去改造他；他完全是她的创造物，他是她的小母亲。这点自慰与自解，使她不断的思念时人。有时候，她感到时人是个无情的人；看，他老不来看看她！她气愤，她甚至恨他，可是不大一会儿又把气压下去，而想象他的好处与可爱。无论怎说，他是一个男人。无论怎样没有诱惑力的男人也到底有点诱惑力！她想给时人写信，想找他去，可是，他在哪里呢？无情的傻胖子！信无从写，人无处找，她只好修饰自己好不至于太无聊，也希望着时人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来看她——她必须漂亮得象一朵香花一样；虽然花朵未必真美，可是香味足以动人。决不能被他看见她黄脸秃眉的不象个摩登女子。她必须努力增加自己的色彩与香味，使他屈膝投降，假若他肯来看她的话；他必定会来的，必定！她试她的高跟鞋，试她的新衣服；穿戴好了，她细细的看她的影子，而后握着细瘦的手指轻轻叹息。

时人走后，她已经不再细看报纸。对于修饰自己，是无可奈何的事；不修饰就没了生命，生命是必须保住的。对于战事消息就不然了，虽然胜败也足以引起她的悲或喜，可是天天总是那么一套，看着就未免生厌。再说，即使敌人真个快打到，她总会有办法，因为手里有钱。钱能使她不受委屈，那么也就不便过

于关心国事。

不过，战事到底是件无法完全置之不理的事，它至少使人心中不安。越不安，便越想有个什么东西来支持自己，象空袭时有个防空室遮护着自己那样，所以桂枝近来无时无刻的不思索着婚姻问题，而且一想到这问题，便把多一半的希望放在时人的身上。因为这更较比的切实，假若不是更近乎理想。钱不成问题；既不成问题，就无须多去费心思；婚姻可并不这么有把握，所以更应当注意。她拉过时人的手，吻过时人的脑门；谁管时人领略不领略，晓得不晓得呢，她以为这已经是打开了一条爱的道路，而且必须顺这条路走下去。想起这些爱的小小建设，她心中就跳得快一些；不是有什么可羞的，而是深深的盼望那点小小的接触已经被时人明白了；即使时人不明说，可是他心中必定有个数儿！她明知这不是事实，而不敢不这么希望着；有时候她甚至于闭上眼祷告，假若当她握时人的手的时候，去感动他，使他明白，叫 he 来找她！可是，他不来，没有一点消息！她的盼望，她的祷告，都毫无效果。她打扮好了，只好到床上去哭；哭完了，再去搽脂抹粉。有时候，她因失望而想永远忘记了那个无情的庸俗的胖子；以前她怎么活着来呢？空虚，不错；可是也并没因为空虚而死了啊！何必为时人那么个傻子费眼泪呢！不过，以前的空虚是

可以忍受的，因为自己并没有在爱上花什么本钱。时人是她服侍好的，这是真真实实的投资。况且，从前没有和日本打仗呀。

这样都想过了，时人可还是不来！他应当来，他欠着她的情，为什么不来道谢呢？“完全等着我发动吗？”她咬上嘴唇，心中责问他。她的身分简直一点也没有了，于是感到极度的悲哀，一个女子就这么没有任何价值么？她想寄封最厉害的信，去责骂他，可是他在哪里呢？都是堵西汀的坏！最厉害的信没有写，她转而咒诅堵西汀，而原谅了时人。

3

听到时人来找她，她并不象一个陷入情网的青年女子那样狂喜的去迎接爱人，因为她不敢断定是否时人已经接受了她的爱。她的心确是跳起来，可是她得安静的想一想。她必须先决定如何对待他：是慢慢的诱导他呢？还是不容他转身，就把他擒住？一面穿起那件鲜红的菊花纹的小马甲，一面思索；在照着镜子扑粉的当儿，她已决定了必须把他擒住。战争不允许人们详密的计划自己的事，她必须赶快决定。把他捉到，她就有了事做，那就可以叫战事照顾着她自己，而她可以带着时人远走高飞了。假若这种生擒活捉的办法有什么不大体面的地方，那是战争的过错，

不干她的事！想到这里，她觉得时人必是个最幸福的人，而她的计划大概是天意如此，没有什么可耻，也没什么可以狂喜的。她是要解决一桩事情，虽然这桩事情理应有些眼泪与热吻在里边，可是即使没有它们也似乎得将就一些，谁叫赶上这样的时局呢。她不敢再思索，思索或者足以减少了她的勇气。她腿要快而反走的很慢，心中乱而勉强显出镇定，低着头往小客厅走。到了门口，她的手与脸都热起来，几乎不敢往前迈步。心中好象空了，只剩下那点决定，她用全身的力量支持着自己去执行那个决定，她走过去，拉住他的手。

4

时人不会很快的去对付临时发生的事件。楞了一会儿，他把手抽出来。

桂枝抬起头来，看了时人一眼，心中反倒平静了一些；时人的样子是那么平凡，她仿佛是见着一个极熟识而又极没趣的亲戚，不用怕他，也不用殷勤招待他，只须不过于冷淡他就够了。她刚要这样冷淡下去，可是忽然觉得一阵难受，她觉得自己简直全无希望。她极快的坐下去，想哭；手捂住了眼。

“怎么啦？”时人莫名其妙的问。

桂枝的泪落下来，决定不说什么；她伤心，而且

知道说话是没多少用处的，时人不懂！假若他懂事，他必会过来安慰她；他依旧立在那里！

“怎么啦？”时人又问了一声。

桂枝忽然把手放下来，掏出小手帕轻轻抹了抹泪，先冷笑了一声，而后嘴唇颤动着说：

“我把你服侍好了，这就是你知情感义的办法，站在那儿审问我！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你连我的门也不登？！”

“实在，实在没工夫！”时人的脸红起来。

“你连坐下也不会？”桂枝随便的挑毛病，因为并没预备好多少的厉害话。

时人急忙找了个座位，离桂枝很远。桂枝叹了口气，“没办法！你干吗来啦？”

“有点事！桂秋在家吗？”时人打算快快把事说完，好急速回去报告；虽然他心眼慢，他也由桂枝的行动上看出点不大妥当的地方来。

“你不是来看我？你知道不知——”

“知道什么？”

“不用说了，你什么也不知道；木头人！”桂枝说完，又后悔了，唯恐把时人说急了，事情就更不好办。“找桂秋有什么事？”

“桂枝你得先答应帮忙我，我才能告诉你；不然的话，我自己找他去！”时人这些话是早预备好了的，

为忠于工作，他不肯随便泄露了机密。

“我要是答应了你，你可也得答应我！”桂枝勉强的笑了一下。

“什么事呢？”时人几乎不敢再看她，低声的问。

“你说你的好了！”

“堵西汀——”

“老是堵西汀！多嘞你叫他给钉死就好了！”桂枝立起来，犹疑了一下，慢慢的把椅子挪过来，和时人面对面的坐下，手里揉搓着那块小手帕。“你看，时人，我把你伺候好，多少是点情义！”她的语气非常的温和了。“咱们是老朋友，父一辈子一辈的朋友。堵西汀是谁？你不过才认识了他几天，干吗听他支使呢！你看，这么兵荒马乱的，我也得为自己的安全想一想。我们啊——也得有点安慰！比如我们彼此了解，彼此帮助；叫桂秋干他的，虽然我很爱我的哥哥，你听明白了；叫他干他的，你我可以躲避躲避。钱，不成问题，没人同我一路走，我可不敢瞎撞去。答应我，咱们一同走，我就帮助你，帮助你这一次，并且永远帮助你！”

时人半天没有说出话来。他听出来话中的意思，没法回答。他一点也没有忘了堵西汀托咐给他的事，可是不能不管桂枝怎样而直截了当的说下去。桂枝是个女的，他必须客气一些。对，她是个女的；而且

呢，她所提出的并不是泛泛的一件小事；这种事不是轻易由女子口中说出来的；她既说了出来，他无论如何也不能不表示一点感激，不管她是怎样的不中他的意，也不管他愿意接受不愿意。况且，假若他不敷衍桂枝一下，她就必定不肯帮他的忙，去劝告桂秋；有什么脸回去见堵先生呢？连这么点小事都办不了！可是，假若一敷衍而就算承认了她的建议——她要不是出于真心，怎能这么急切的提出来呢？——又怎么再摆脱呢？为大事而戏耍一个女友是可以原谅的，可是时人不是那样的人，他要处处对得起人，不能因为可以原谅而要手段。他出了汗。

搓着手，他下了决心：

“桂枝！我来警告桂秋！有人准备到时候把他推出来作汉奸的首领。他也许还不知道。你告诉他，叫他设法表明心迹；不然……。你刚才说的，桂枝，我实在，实在没话来回答；你知道我嘴笨。”

“我知道，你只要说个是或不是就够了！”桂枝壮足了胆子，极畅快的说。

“那，那我只能说不是！国家要紧！”

“一点希望也没有？”桂枝的眼盯住了时人。

“我不愿太伤了你的心！”时人急忙接下去，怕她插话，“桂枝，你把我看护好了，为什么不去救护伤兵呢？能做，为什么不做呢？你看，现在你又打扮起

来；我在这病里的时候，你不是连件好衣裳都不穿吗？”

“那么，你愿意我服从你的意思，一同去工作？”
桂枝又看到一个缝子，递进来一刀。

“咱们不容易在一块儿工作！”时人的汗落下去，话来得容易了些。“你看，我是走死路的；你应当找安全的工作。我求你，求你！把我的话告诉桂秋。我要是一直的去说，他必因为看不起我而不信我的话；我越劝他，他会越不在乎。他不是那么个脾气的人吗？你告诉他，他必相信，是不是？”

“你还是得跟着堵西汀？”

“这么着吧，”时人实在不肯太使她难堪了，“我常来，只要我不离开此地，我就常来看你，好不好？”

“明天来吃晚饭好不好？时人！你天天来吃饭吧！你的衣裳也该换换了，多么难看呀！我愿意照顾着你，咱们是老朋友！”

“明天？我不知道能出得来不能，我有工夫就来！那件事可千万告诉桂秋！”

第 十 四

1

火车不够用，电线已炸断，大家困在了小车站上。长官下了命令，先到柳林中去造饭。伙夫们忙着搬东西，挑水；树人们无事可做，只好坐在地上谈天。谈着谈着，他们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敌人并未派侦察机来侦察，怎会就知道这荒凉的小站上有两列车兵呢？

汉奸！汉奸！每个人心中都预备好了这个回答，可是都不愿意把它说出来。他们似乎都为祖国害羞，为自己害羞；为什么中国会出这么多的汉奸呢？为什么他们这么多人就一筹莫展的听着汉奸摆布呢？

“光明呢？”树人问。

“他给咱们交涉去了，”易风亲热的回答，这种亲热也似乎是为表示他对光明有很好的友谊。“别的不说，他得先给咱们弄点东西来吃。”

“我可是真饿了！”牧乾轻轻的挺了挺腰，把手按在肚皮上：“肚皮都快贴住脊梁了！”

“当汉奸吃饱饭啊，牧乾！”金山笑着说。

“不理你！”她本想向金山作个鬼脸，可是忽然的心中一阵难过，忙把头低下去，眼中含着泪。

“哼！”树人似有所悟的慢慢的说，“铲除汉奸和打仗一样重要！其实，咱们满可以不离开阴城，那里才是汉奸的大本营；就连刚才的轰炸，也未必不是阴城的毛病，你们信不信？易风，你还是当兵去？”

“不便于再改！你们去铲除汉奸，我去扛枪杆；各走各的路。易风说得非常坚决爽朗。

“又要回阴城啊？”牧乾还低着头问。

“不，既然出来，就不必回去；到处有汉奸，我们不能没事做。光明来了。”

易风急忙站起来：“怎样？”

光明的脸上阴得非常难看，嘴唇动了好几动，才说出来：“不好办！”

“没有饭给咱们吃？”金山也站起来。

“你看，我这个兵，”光明向四外看了看，“是靠人情补上的。营长是我亲戚。我当初和他说的時候，他以为我是神经病。后来我一直说到，他要不带我来，我就自杀，他才答应了。我知道营里有空额，可是——用不着揭穿他的诡病罢。”

“叫我不悲观，怎能够呢？我一给你说，易风，他摇了头。他说这是军队，不是流亡学生收容所。我又给你们说，”他的头向树人们点了点，“他说，即使他

自己愿意带着你们，公事上可也没有办法。我说，只求把你们带到前线去，他也不干。你看……”

“我要去说，就准行！”牧乾很天真的说。

“虽然是可以不择手段啊，”树人极慢的，一边想一边说，“可是也得留点神！”

“我以为无须留那份儿神！”金山虽然在神色上还有点骄傲，可显然的是说正经话：“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女性。牧乾既不是为恋爱而来的，她就会有她的办法。是不是，牧乾？”

“我对天明誓，”牧乾几乎是喊嚷着说，“在抗战胜利以前，我要是有那个事，我就连条狗也不如！我也警告你们这一点，谁要跟我，或跟任何女子，讲爱情，也就——”

“不是东西！”易风痛快的给她补充上。

“好了，这么一来大家就都痛快了。”树人微笑着说，“我们此后把爱都放在国家与民族上！牧乾，你是我们大家的妹妹。去罢，跟营长去说，只把咱们带到前线上去就行。”

“光明，你陪她去！”易风建议。

“牧乾，用袖子擦擦你的脸，放出点笑容来！”金山虽象开玩笑，可是真心的鼓励着她，叫她大大方方的去交涉。

2

时人回到自己的小屋中，慢慢的把事情一五一十的检点了一遍。把事情都看过之后，他头上冒了汗。全糟了！第一，怎去报告给堵先生呢？把警告只告诉了个女的，就算办了事啊？荒唐！第二，桂枝的事怎么办？不，不，不，这不是事，而是缠绕。难道就忘了国难，忘了私仇，而甘心嫁给桂枝？是的，这是他嫁她，一点也不错！什么事还没做成，而先弄来一身麻烦，饭桶，饭桶！

骂完了自己一阵，他好象是疲劳过度的样子，躺在床上，胸口有些发胀，脑中空空的，两条泪道儿慢慢的从脸上流到耳边。

躺了一会儿，想不出别的来，只觉得这样躺着不是办法。猛古丁的爬起来，再到街上走走，也许走得痛快了，就能想起好办法来。

刚一出门，他的手被握住。他本能的说了声“完了！”他知道堵西汀所到的地方，也就是侦探们爱来的地方。他刚要夺手，已看清那是桂枝。

她穿着件旧的秋季大衣，脸上的粉显然的是胡乱擦下去的，还留着残余的红白道道儿。

“我可认识了你的地方！”她心中惭愧，而勉强拿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你刚走，我就灵机一动，看看

去，看他到底住在哪儿，嘻嘻，擦了把脸，我就跟出来，省得你不爱我脸上的红胭脂，看，这件破大衣，合你的味道罢？里边的衣服可没来得及换。下回，下回你再看见我的时候，我就连一根丝也没有，全是布的，象乡下姑娘似的，好不好？走，时人，你跟我走一走，让咱们也在工作之外，有些安慰，休息，快乐！”

时人没回答出什么话来，傻子似的随着她走。走了几步，她夹住了他的右臂，紧紧的靠住他。她仰着脸，脸上有些极快活的笑容。

走出了小胡同，时人忽然立定，把胳膊抽出来：“桂枝，你回家罢，我明天找你去！我托你的事，明天要回话！”

“也好！”桂枝故意的表示出对他的信任与服从。“我必对桂秋说，明天给你满意的答复。什么时候，明天？早九点？我可以早起；有事做，我就能不懒？”

时人只点了点头。

3

时人在街上绕了好久，才敢回到小屋中，他怕桂枝又回来。坐在小屋中，他要极快的打个主意，好象一个人在要自杀之前那样，他要想得极周到，还要极快当。这实在不大容易，他的脑子向来迟缓。

最容易想到是赶快把自己置之死地，以自己的

命撞汉奸们的命，结束了自己的困难，同时也为国家社会除去了一些祸种。对，就这么办了，这比什么也简便快当。这么大概的决定好，他心中痛快了许多。在还未想出什么办法之前，他先想了想家中。很快的他得到个结论：这样去死是对得起祖宗的。于是，就不必再多去思索，而心中更坚决了。是的，他不能忘了活生生的那些骨肉至亲；可是他没法只在家族哪个小圈里转，他必须狠了心，做个有用的国民是要把心先横起来的。

把家族放下，他想朋友们。小学的，中学的，大学的，那些朋友都来到他的眼前，有的很真切，有的连模样已记不甚清了。这些人现在都干什么呢？不知道，他们能想到时会死得这么早与勇敢吗？想这个干么？难道自己的死是专为大家给开追悼会吗？时人笑了。

对于树人们，他特别的关切。虽然与他们相交甚浅，可是他们确与他一样，都是去做救亡的工作。他的死，别人知道与否还不要紧，他必须叫他们几个知道，好坚定他们的不折不挠的决心。可是，他们上哪儿去了呢？想到这里他不知为什么，几乎要落下泪来。

最后，他想到洗家兄妹。他感激桂秋与桂枝，虽然他明知他并不喜欢他们。他一点不恨桂枝，要不是

桂枝，他就早没了命，就不能现在还有命可拼。这么一想，他倒可怜了桂枝。怎样能叫她变成个有用的女人呢？给她写封信，对的，在死以前，给她一封信：感谢她，劝告她，也许因为他的死而感动她了。对桂秋呢？他想不出什么好法子来，他有钱，他空洞，他胆子小，这些都叫他和抗战很难发生关系；说不定，他还许因为这些而与汉奸合流；一个人的金钱会使他无可如何的丧失了灵魂，无论他是怎样的想在思想上往前进。时人一向有点怕桂秋，现在他可怜桂秋了。除非桂秋能有超人的力量，从金钱中提拔出自己的腿来，别人是无从帮忙的。

把这些都想完，好象结束了一笔大账似的，时人开始筹划怎样去死。

最先来到他心中的，是去干毒打他的那两个混账。他们险毒，卑污；即使与时人无仇无恨，也不应留在世上。有这样的人在中国，便是民族的一种耻辱。干掉他们！

不，且别粗心！该杀的人不止这两个，而且有比他们俩更坏的，这不能不算计一下。况且，没有堵先生的命令，而随便动手，也许会给堵先生惹出些不方便的地方来，破坏了堵先生的计划的完整。自己的命可以按着自己以为合适的时机丧掉，团体的纪律可是不应这样叫自己的死给破坏了。

怎么办呢？桂枝的缠绕是不能不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一下子弄清的。稍一迟缓，谁知道，自己稍一失神，还许叫她探听了去一些机密，那才糟；一个想以结婚解决一切的女人，什么也干得出来！

这样一想，他害起怕来。假若他不立时去死，明天他就得找她去。知道哪一句话就叫她抓住呢？

死的坚决，在这时候，并没有一点动摇，可是他不能象刚才那么痛快了。他不由的又把那个老的自己唤了回来：时人，时人，你地道的是个废物！恐怕你只会自杀，别的什么也作不成！

4

“刚才时人来了，”桂枝告诉她的哥哥。她的眼异常的明亮，身上异常的挺脱，她自己觉得心中有了一股向来没有过的热力；她几乎没法控制住这热力，而不由的想笑了出来。

“他干么来了？”桂秋随便的，并不一定希望得到回答的问。

“你老是这么看不起人！”她要先矫正哥哥的态度，好再说时人嘱托她的事。“时人并不象你想的那么笨。”

“你倒颇爱他？”桂秋很俏皮的一笑。

“哼，我若是真想结婚，倒还许特意挑那么一个

人呢！他老实，忠厚，而且有心眼！”

“好罢，你的事我没法过问；先说他干么来了？是不是来证明他的忠厚，而且有心眼？”桂秋笑得把白牙露了出来。

“没法跟你说话！告诉你罢，他是为你来的；简直可以说是来证明他的忠厚！他在外边听到些不利于你的话，叫我告诉你！”她故意的把话停住，看有什么反应。

桂秋，不出时人所料，果然因为话是时人说的便有些不愿相信。可是，听到“不利”两个字，他的笑容马上收个干净。他的青春完全叫那点前进的思想支持着，他懒得动作，更怕外力压迫他去动作。为避免动作，他可以对一切屈服，而美其名叫不屑于对付那些小人与小事。

“有什么不利？”他假装镇定的问。

“时人说，”看出哥哥的不安来，桂枝故意把“时人”说的很亲热，很响亮，“城里有许多人要推你作代表，去迎接敌军；另有一些人，叫你赶紧表示态度，要不然就——”

“时人怎么晓得的？”没等桂枝回答，他自己说了出来：“蹀，堵西汀！堵西汀要吓嚇吓嚇我！”

“吓吓罢，警告罢，你总得想个办法。”

桂秋的手微微有点颤，还不完全是害怕，而在讨

厌堵西汀和类似堵西汀那样好多事的人；讨厌，使他心中堵得慌，而习惯的颤动起来，作为一种发泄。

看哥哥没说出话来，桂枝出了主意：“好不好把堵西汀和时人都请来，谈一谈呢？”

桂秋只哼了一声。

5

牧乾的交涉成功了。树人们都觉得不大适合，可是不便因怀疑而耽误了往前线去的机会。他们信任牧乾，也决定用全力去保护她，那么，就不必顾虑太多，而减少了大家的勇气。

他们得到了一顿饭吃。饭很粗，菜很少，可是大家就吃得非常的香甜。吃完了饭，他们的精神振作起来，仿佛就是有天大的困难，他们也有克服的办法与战胜的把握。

第十五

1

历史是人类的血迹。伟大的史事是血的急潮。血的奔流把平庸变为崇高，把卑污洗刷干净。

曲时人给桂枝写了封信，信中没有一句夸张的话，可是每句都坚决，都到底，不管桂枝是怎样细细的去琢磨，她一定没法把那些话错解了的。

“我并不拿这条命闹着玩，”他对她解释：“我也并不因为你我的事而想到死。事实上，我是被私怨公仇所挤，挤得我出不来气。我是个平凡的人。我的思想与能力都不够用的。这样，假若我不把最后的决定明白的预先说出来，我深怕象块豆腐似的，放了半日就会生出恶气味来。我必须在这神圣的抗战中做什么，我必须以死领导我还活着的这几天的心，以死集中我整部生活的力量。一摇动就坏，准坏；我不是怎样了不起的人。我决不以这样去死为荣，只以此为一个老实人在抗战中所应有的态度。你跟我谈爱吗？请记住我上边那几句话吧。那几句话若能永久在你心中，你便是真的爱我。嘴笨，我说不出多少动人的话来。……”

把他自己的决定说完，他温和的劝告桂枝：“找工作，找工作，只有服务才能叫你认识自己——你是抗战中的一个中国人。我不愿说你须对得起谁，我觉得你只有对得起自己，和自己的国就够了。我在写这信的时候，完全清醒，所以客观的我不把你看成一个朋友，而只拿你当作一个女同胞。一提到你我，或你和任何人，或我与任何人的关系，我就觉得没有什么

值得一说的话；反之，拿你我都作为一个国民来看，咱们该说的话就非常的多了。你自己会想出来许多话，许多办法，你比我聪明。我就不必再多说了。至于桂秋，请你也用你自己的话去劝告。……”

2

桂枝把这封信读了不知道多少遍。最初，她感到忿怒，她以为这是用大话来拒绝婚事。他的话越大气，她就越想起他的平庸，一个那么平庸的人而公然轻视她，她不能忍受。她已把信团在手中，可是没决然的掷入盂中。不，对一张纸发脾气是没多大用的；她得设法报复，把那个平凡而不知好歹的时人收拾一下！这时候，她心眼中的时人是个一二寸长的小人儿，象一个什么最讨厌的精灵似的，在她心中乱跳；她缩小了瞳孔，看准了他，擒住他，用一支无形而有力的手，把他投掷在一团烈火中。渐渐的，她无意的又把手中团着的信舒展开，再念，仿佛是绝对没法明白的一些什么咒语。

因为在手中团了半天，信纸上有点暖气。这些暖气似乎叫她平静了些。心中刚一平静，她马上想到另一极端去。时人是老实人，说死，他就必定去死！怎么办？怎么办？她顾不得想他是要怎样死，和为什么死，她只觉得死是最大的恐怖；她的脸，身上，手，由热

而冷；在心中看到一个尸体，没有一定的样子，因为她不敢正眼去看，可是千真万确的那必是时人的尸体。这时候，她忘了与时人的关系，忘了一切，只觉得可怕，可怜，她把信纸压在胸下，伏在床上哭起来。昏昏迷迷的哭，哭得极伤心，而极渺茫，象要把心哭裂而不晓得为的是什么样的样子。

哭了一阵，她的身上不冷，也不热了，心中痛快了许多。她开始要冷静的思想一番。把信又读了两遍，她明白过来，那些话绝对不是为对付她而发的，而是他——一个平凡老实的人——要在抗战中结束了自己，把自己生命的价值放在全民族的总价值里去。

她怎么办呢？

她慢慢的在屋中走来走去，由她，由时人，渐渐想到战争上去。虽然还很渺茫，可是她承认了战争是件该关心的事，至少时人要为战争而舍命这件事是千真万确的。

3

树人们非常的欢喜，因为听说不久就可以有车来到，送他们到前方去。

在等着车的时候，他们慢慢的咂摸出来：假若前线上是等着这些弟兄们换防或增援，非马上赶到不

可，这样的耽延，岂不误了大事？兵贵迅速，迟到一小时，半小时或几分钟，都有很大的关系。他们又都咬上了牙。恨不能立刻抓到一两个汉奸，审判，定罪，执行，才能解气，才足以表现一点他们的能力，铲除汉奸，他们现在明白过来，决不是消极的工作，而是与正面的作战同等的重要。任着汉奸自由的活动便是增强敌人的力量。

但是，怎样去铲除汉奸呢？你一句，我一句的他们乱想办法；这些办法象春天的雪花，未曾落在地上已经消逝了。这几乎使他们绝望，他们感到自己与事实仿佛隔着一层雾，而这层雾绝不是他们的几对拳头所能打开的。

“没有办法”这几个字在大家的嘴边上，可是谁也不好意思公然说出来。慢慢的，大家的神色都由阴郁悲观而改为兴奋与努力。谁也不肯开口，可是都在眼神里表示出来：没办法也得想办法，这就是抗战的最深的意义。这不是按部就班的慢慢去做的事，而是要以最大的努力，以肯拚命的决心，去打开一条智慧与勇敢兼全的路子。他们又笑了。有性命就有办法，不怕把性命碰碎就有办法。一发愁就动摇，动摇便是造成汉奸的基本心理。让我们笑吧！他们彼此用眼神劝勉着。

发出了那封信，时人觉得非常的痛快勇敢。“了了一桩事！”他絮絮叨叨的念道。把这缠绕拨刺开，他就可以自由的英勇的干他所要干，应当干的事了。

这时候，阴城的聪明人们已造出“发国难财”这一名词来。他们制造这一名词，并不含有丝毫讥讽意思，而是脚踏实地的去朝着这种财去费心与跑腿，正象他们平素见财就起意一样。他们发过水灾财，旱灾财，内战财，……现在他们应当勇敢的、巧妙的去发国难财。他们心中没有任何可以自傲自慰的主意，除了，捞钱。

防空捐已入了他们的腰包，他们应当赶快另想主意；钱是越多越好的。那些没有分到防空捐的，当然更不能不急起直追，赶上前去。

那唯一的敢把这名词用讥讽。——只是讥讽——的口气说出的报纸，阴城日报，很快当的就被封了门。

在这名词下，阴城的钱象秋天水坑里的小鱼似的，就是藏在泥里，也会被挖掘出来。连当铺都贴出“停当候赎”的纸条，而且在纸条贴出的两三天后，又改为拍卖。没人来买。于是，好一些的东西就运到阴城的政府里陈列。所谓陈列，就是摆开了叫股东们，

和他们的小姐太太参观。股东们都是阴城的文武官员。参观以后，东西就都不见了；据说，这两天的火车上东西比人还多呢。

时人由朋友们的谈话中，听到这件新闻。

由这件事所引起的怒气还未沉落下去，另一件使人切齿的事又传到时人的耳中；街上的铺户，无论大小，这两天都在天将黑的时候，不能不用香烟与热茶款待着便衣警察。没有收据，没有公文，警察们“劝告”着商家，协助军款。“没有粮饷，军队断难开发，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大家也就必当热心捐助。”警察换了便衣，言语说得比平日委婉了许多。“况且，这次筹款也还不是没有相当的好处，比如说局子里现在就存着些烟土，大家分一分，小铺子少买，大铺子多买，公道，公道；不是强派，而是为爱国买点——买点——”巡警们找不到适当的字眼，只好笑了一笑，而后把小折子掏出：“算你们八两吧，明天午前钱物两清。爱国的事，不得迷误！”

时人在听说这件事后，他亲自到街上去看。看见了，听见了，千真万确。他纳住了气，拿这当作一件很好玩的把戏似的，向铺户的人们打听：第一，烟土从什么地方来的呢？第二，巡警们为什么这样和蔼呢？没人能猜到在这战事紧张，运输困难的时候，怎会能运来大批的烟土。猜想不出，大家就只好下了这

样的结论：“反正人家有法子，既然想这么办，还愁没办法！”

“这办法好不好呢？”时人问。

没有回答，大家转了转眼珠，不再开口；连时人也明白过来，他们大概是拿他当作了侦探，他只好到另一家去探问那第二个问题。

“他们和气？自然喽！”声音降低到象耳语那样：“保安队都缴了械，巡警还敢不和气？”

“干吗缴械？”

“军队里要枪。”

“地面的治安呢？”

大家笑了笑。时人不敢再问。

5

时人一直到了自己的小屋，才敢思索，生恐在半路上发了疯。

以他那颗简单纯洁的心，无论怎样想象，他也不会想象出这种黑暗的事来。在这黑暗中，充满了卑污无耻，还不如土匪硬抢明夺那么敢做敢当，还不如妓女那样有良心。阴城是有一群怪兽，他想，用最毒狠的手段叫人民们象怕狼似的怕它们；全城里日夜没有人声，每个人都颤抖着等着狼嗥。狼嗥便是命令，有时候声音高一些，有时候声音低一些，但都是命

令，都须遵从。狼是绝对不讲情理的。

想到这里，时人有些看不起堵西汀了。堵先生那些办法还是对待人的，而这里根本是有一群狼。他不但以堵先生为然，他也看不起自己了。以前，他想到的几乎完全是救国卫国一类的事，他虽渺茫的想到在这个国里社会里有许多黑暗的地方，可是到底是个国，是个社会，是“人”的世界。现在，他明白过来：这社会里有狼。非把狼除掉，“人”就没法活动。他不该再迟缓，而应马上去杀狼，这是最要紧的工作。军队是在前方打虎，他，时人，应当先在后边杀几条狼。

他找了堵西汀去，把他所想的这点，明白白的说出，而且不准堵先生驳回。

“给我比刀更厉害的兵器！没有别的话！”

第十六

1

汉奸有许多种。要想找到他们的共同的心理根据，恐怕“怕吃亏”是首当被荐举出来的吧。怕丢钱，怕丢东西，怕丢地位，怕丢生命；好汉不吃眼前亏，

且先叫膝盖软一点吧。从不吃亏，慢慢的再走入占便宜，是退而能守，进有所取，便左右逢源，绝对不会损折本钱了。就是在进取之中，仍然不失其怕吃亏的原意；卖力气即是吃亏的一种，而给敌人做走狗根本是浑水里摸鱼，鱼也许会很容易来碰到手上的。守住原有的，再抓点现成的，这才叫上算。

这怕吃亏的心理，使他们跳出国家社会，与任何公事都没关系；私人的利益才是一切。神圣的抗战是要以精神胜过物质，是以最壮烈的牺牲去争取最后的胜利！“牺牲”根本与“不吃亏”相背，他们听到这两个字就头疼。热情的奔赴国难，在他们看，是最愚蠢可怜的事，他们决不上那个当。

桂秋决不想贪便宜。可是他怕，怕离开家，怕麻烦，怕劳动，怕丢了书籍。为怕这些事，他坐卧不安，日夜愁思。可是每想起一个主意，都必须改变自己的生活，起码要搬家，旅行，带东西。这些琐碎都使他头疼，手颤。为这个，他任凭着自己那点不痛快。而诅咒战争，不管是怎样的战争。并不愿去细想他的财产与生命，他只是怕麻烦。可是既没法解决问题，他慢慢的就想到比搬家更重要的事；假若自己带着桂枝逃到远方去，谁给看守着这座宅子呢？先不用谈别的，那些书籍怎么办呢？哼，假若历年搜集的这些书要被焚毁或抢去！他哆嗦起来。

这样，由怕麻烦，他想到怎样可以不吃亏；“畏惧”使人专去想利害，而忘了一切崇高的理想。啊，他想起时人的警告。这引起他一些忿怒，自己无论如何也不能做汉奸哪！可是，假若汉奸们包围自己，怎么办呢？还是得走！上哪里？带什么东西？自己受得了受不了？又回到最初的问题上来，脑子白白的绕了一个圈！随它去吧，过一天是一天，到时候再说！不行，万一时人他们真向他示威呢？万一敌机再来轰炸呢？财产与生命，本不算什么，当一点危险没有的时候。可是，一遇到危险，也不怎么就觉得金钱与性命特别的可贵可爱。怕麻烦，顶好是不动。为避免危险，还是得走。要把这二者调和一下，既能不动又无危险，仿佛就须先把时人说通：“我决不是做汉奸的料子，你们可以相信！”桂秋对着镜子自言自语的。“可是我不愿意离开这里，太麻烦！”说完，他想象着大家都明白了他，谅解了他，笑着走了出来。但是，即使他得到时人们的原谅，敌机的轰炸依然是无可抵御的。想到这里，他想起时人在这里养伤的景况来：时人的热烈，堵西汀的精明，在那些日子，都使他深深的受了感动。是的，这个战争是影响到每一个国民的；因此，每一个国民必须拿出他的力量，金钱，献给国家。战事也许离自己很远，可是飞机会不客气的在头上飞动！单就这一件事说，他也得离开阴城；不，不止

于离开，还须做些比逃亡更有出息的事；飞机可以来到阴城，也可以追着他走；哪里是乐土呢？没有！

不过，假若汉奸们来保护他，大概他们必会与敌人暗通消息，不叫他受损害吧？

蹉，这是多么没有骨头的事！但是，这样一来，他便可以避免一切麻烦，用不着逃亡，用不着收拾东西，也就不会害头疼。

况且，等汉奸来找他，他便可以自告无罪；他只是敷衍他们一下，决不为他们作任何事情。不走，为是省麻烦；不做事，为是表明心迹；既可以不动，又不卖国，这的确是个好办法。也许时人们不能原谅他，可是那就各凭良心吧，洗桂秋是不能完全依着别人的意见而生活着的！

好，就这么办！他对着镜子，很开朗的笑了笑，显出一些不常有的勇敢与快活来。点上一支香烟，他去找桂枝，把他的决定告诉给她，每一句话都是考虑过的，简短而有力。桂枝没有说什么。

2

树人们的快活只是暂时的。还没走出多远，他们便看到一批批的难民。他们自己本是流亡的学生，可是一看到这些受难的同胞们，他们好象就完全忘掉自己的苦处，而为别人难过起来。在平日，他们的青

春使他们往往专顾到自己的享受；虽然偶尔也想到民众的苦痛，可是不过象一些微弱的什么灵感或感触似的，它是那么微弱，即使能被牢牢的抓住，也不足以成一首诗或一篇小文。今天，他们看了那些背着包，挑着筐，携抱着小儿的男女，他们感到这些人真是弟兄父老姊妹，而这些无辜的兄弟姊妹是受一个暴力的催迫，离了故乡，走上茫茫的途程。这不仅是一点感触，而是惨绝人寰的事实，是民族最大的耻辱，是每个人的仇恨。他们，这几个青年，责无旁贷的应负起这报仇雪耻的责任！

“看！”树人的大眼几乎要冒出火来。“那个小孩！”

“也就是六岁，至多！”金山说。

车走的很慢。大家的眼都盯住路旁的一个小儿。至多有六岁，秃头，张着嘴，看看前面，看看后面，而后哭喊一声——大家可以想象到，他喊的是“妈”！

车走过去。那个小儿的面貌，神情，却留在大家的心中。他走丢了？找得到妈找不到呢？假若找不到呢？已是秋天，那小儿却光看头，光着脚！大家心中思索着这些事，而不敢说出。小儿的哭喊焦急，便是暴敌的最大的罪状，暴敌已把血泪从个小儿的身上压榨个干净！

光明捂着脸哭起来。

3

阴城又遭了一次轰炸。

一个轻量的炸弹落在了洗宅的后围墙外。桂秋的书斋的玻璃被震碎了一块，因为他藏在了紫檀的桌几下面，玻璃渣子并没有打着他。

在一听到警报的时候，他已面无人色。及至炸弹落下来，爆炸开，屋子在颤动，他的心中反倒觉得松快了一些，就好象将要昏迷过去的时候，苦痛已过，冷汗出来，心中倒渺渺茫茫的舒服一下那样。从桌下爬出来，他的脸上是红红的象吃了些酒似的。

没顾得掸膝上的灰土，他急忙的去找妹妹。什么地方都找到了，不见桂枝！

平日，他是爱桂枝的；可是，他向来没有感觉到象现在这么热烈；在这一会儿，他仿佛是忘了一切，而整个的生命价值似乎全在能找到妹妹不能。平素，他越生气越沉静，把怒火藏在心里，显出高傲的气派来。今天，他高声的叱责仆人们，甚至于骂起来。骂了几句之后，他感到未曾经验过的痛快。

热烈的，痛快的，而又并非不焦急的，他一屁股坐在后园中的一条石凳上，狂吸着香烟。他在这时候，不再觉得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而只领悟到一些爽朗的男儿气；他任着脑门上的汗一直流下来，不

去擦抹，好象脸上流汗是最自然的事似的。

坐了一会儿，他随便的和男女仆人们谈起来。

“假若炸弹晚落一秒钟，还不是正碰在书房上？”他笑着说：“街上炸得怎样了？桂枝上哪儿去了呢？”

仆人们得到这空前的宠爱，慢慢都放胆的和主人说起来。每个人都愿主人知道他或她自己所受的惊险；所受的惊越大，越足表现出自己的胆量或幸运。末了，大家都愿到街上去找小姐，而桂秋也就不便于拦阻，一个炸弹炸出许多感情来，仿佛是。

4

桂枝回来了，同着时人。

桂枝告诉哥哥：她是正在街上买东西，遇到警报，就近跑到时人那里。自然她自己知道，她不遇到警报，也会到时人那里去的。

“那么，”桂秋很关切的问：“你们就没躲一躲？”见桂枝微微一摇头，他开始述说自己所受的惊险，而后嘱咐她：“必要小心一点，现代战争就是整个的屠杀！”说完，虽然他没有什么更进一步的言论——譬如说：应当以全民族的抵抗，去粉碎这整个屠杀的毒计——可是他至少承认了战争与他有直接的关系，专想逃走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他留时人吃饭。在吃饭的时候，他们几乎是完全

讲论着战争，说着说着，时人把上次托桂枝传达的警告，又当面对桂秋讲了一遍。很奇怪，桂秋并没有生气，也没有惊惧。他问时人应该怎办。

“专为自己的安全设想呢，”时人慢慢的说，“及早逃走；假若不愿逃走呢，那就得做点对自己不利而对国家有益的事。”

“走？”桂秋仿佛是自言自语呢：“上哪里？现在的杀人利器会在天上飞！”

“可是，不走吧，你又讨厌做事。”桂枝生恐招哥哥不快，赶紧补充上：“我不是说你不会做事，是说你讨厌做事！”

“那就不如早些搬走，”时人说：“省得因为怕麻烦，而反倒添了麻烦。你不走，汉奸们会来包围你的！”

听到妹妹与时人的话，桂秋的心中稍有点乱。不愿随便的回答他们，他要自己细细想一想。可是，他不知怎的，心与口象是联在一处，想到的就要说出来，象小孩与老人那样。

“逃走并不等于逃生，”他的口自动的报告着他的心意：“就是我不嫌搬家的麻烦，也还不见得准就安全。至于汉奸，难道他们就没听见看见敌机的轰炸？”

“刀放在他们的脖子上，”时人给桂秋解释：“他

们总是希望刀不往肉里砍，刀只要没砍在自己的肉里，他们就认为是成功；即使他们的邻居都被杀尽，他们也不会动心的。所以我说，你必须离开此地。假若你不动身，他们就会以为你是有恃无恐，必来劝你给他们帮忙。”

“假若我不走，而做些反汉奸的事呢？”桂秋问。

“你不行！你清闲自在惯了！”时人毫不客气的回答。“据我看，你能不嫌麻烦搬了走，叫汉奸们无从捉到你，你已经是做了一件事！”

桂秋半天没说出什么来。

沉思了好久，桂秋微微一笑：“时人，我承认我的软弱！我同意你的主张——我得走。不过，我想在躲汉奸之外，再多做一点什么。我走开，汉奸找不到我，是自然而然的；我更愿有点近乎自我发动的事。炸弹既可以落在我头上，我就应当有些反抗的表示！还不是表示，应当说是责任！”

“假若你愿意的话，”时人很高兴，可是慢慢试着步儿说，“我去和堵先生商议一下；我自己想不出最好的主意来。”

桂秋点了点头。

“那么，我呢？”桂枝问时人。

时人不由的把手放在胖腮上，来回的搓搓着。

(未完)

载一九三八年二月至一九三九年三月 《抗到底》
第四期至第二十三期

民 主 世 界

—

我们这里所说的“世界”，事实上不过是小小的一个乡镇，在战前，镇上也不过只有几十户人家；它的“领空”，连乌鸦都不喜轻易的飞过，因为这里的人少，地上也自然没有多余的弃物可供乌鸦们享用的。

可是从抗战的第二年起，直到现在，这小镇子天天扩大，好象面发了酵似的一劲儿往外膨胀，它的邮政代办所已改了邮局，它的小土地祠已变为中学校，它的担担面与抄手摊子已改为锅勺乱响的饭馆儿，它有了新的街道与新的篾片涂泥的洋楼。它的老树上已有了栖鸦。它的住户已多数的不再头缠白布，赤脚穿草鞋，而换上了呢帽与皮鞋，因为新来的住户给它带来香港与上海的文化。在新住户里，有的是大公司的经理，有的是立法院或监察院的委员，有的是职

业虽不大正常，倒也颇发财，冬夏常青的老穿着洋服唧噥的。

我们就把这镇子，叫作金光镇吧。它的位置，是在重庆郊外。不过把它放在成都，乐山，或合川附近，也无所不可。我们无须为它去详查地图和古书，因为它既不是军事要地，也没有什么秦砖汉瓦和任何古迹的。它的趣味，似乎在于“新”而不在于“旧”。若提到“旧”，那座小土地祠，或者是唯一的古迹，而它不是已经改为中学校，连神龕的左右与背后，都贴上壁报了么？

因此，我们似乎应当更注意它的人事。至于它到底是离重庆有二十或五十里地，是在江北岸还是南岸，倒没多大关系了。

好，让我们慢慢的摆龙门阵似的，谈谈它的人事吧。说到人事，我们首要的注意到这里的人们的民主精神。将来的世界，据说，是民主的世界。那么，金光镇上的人们，既是良好的公民，又躲藏在这里参与了民主与法西斯的战斗，而且是世界和平的柱石，我们自然没法子不细看看他们的民主精神了。

我们想起什么，就说什么，次序的先后是毫不重要的；在民主世界里，不是人人事事一律平等的么？

让我们先说水仙馆的一个小故事吧。

水仙馆是抗战第四年才成立的一个机关。这是

个学术研究，而又兼有实验实用的机关。设有正副馆长，和四科，每科各有科长一人，科员若干人；此外还有许多干事，书记，与工友。四科是总务科，人事科，研究科，与推广科。总务科与人事科的事务用不着多说，因为每个机关，都有这么两科。研究科是专研究怎样使四川野产的一包一茎的水仙花，变成象福建产的大包多茎的水仙花，并且搜集中外书籍中有关于水仙的记载，作一部水仙大辞典。这一科的科员，干事，书记与工友比别科多着两三倍，因为工作繁重紧要。这一科里的科员，乃至干干事，都是学者。他们的工作目的是双重的。第一，是为研究而研究；研究水仙花正如同研究苹果、小麦与天上的彗星；研究是为发扬真理，而真理无所不在。第二，是为改良水仙花种，可以推销到各省，甚至于国外去，以便富国裕民。假若他们在水仙包里，能发现一种维他命，或者它就可以和洋芋与百合，异曲同工，而增多了农产。

研究的结果，由推广科去宣传、推销，并与全世界的水仙专家，交换贤种。

水仙馆自成立到现在，还没有找到一颗水仙。馆长是蒙古人，没看见过水仙，而研究员们所找到的标本，一经呈上去，便被馆长批驳：“其形如蒜，定非水仙，应再加意搜集鉴别。”

副馆长呢，是山东人，虽然认识水仙，可是“其形如蒜”一语，伤了他的心。山东人喜欢吃蒜，所以他以为研究与蒜相似的东西，是有意讽刺他。因此，他不常到馆里来，而只把平价米领到家中去，偷偷的在挑拣稗子的时候，吃几瓣大蒜。

馆里既然连一件标本还没有，大家的工作自然是在一天签两次到，和月间领薪领米之外，只好闲着。在闲得腻烦了的时候，大家就开一次会议；会议完了，大家都感到兴奋与疲乏，而且觉得平价米确实缺乏着维他命的。

不过，无论怎么说吧，这个机关，比起金光镇的其他机关，总算是最富于民主精神的，因为第一，这里有许多学者，而学者总是拥护自由与平等的，第二，馆长与副馆长，在这三四年来的，只在发脾气的时候，用手杖打过工友们的脑壳，而没有打过科长科员，这点精神是很可佩服的。

在最近的两次会议上，大家的民主精神，表现得特别的明显。第一次会议，由研究科的科长提议：“以后工友对职员须改呼老爷以别尊卑，而正名位。”提案刚一提出，就博得出席人员全体的热烈拥护。大家鼓掌，并且做了一分钟的欢呼。议案通过。

第二次会议，由馆长提议，大门外增设警卫。他的理由充足，说明议案的词藻也极漂亮而得体：“诸

位小官们，本大官在这金光镇上已住了好几年，论身分，官级，学问，本大官并不比任何人低；可是，看吧，警察分队长，宪兵分队长，检查站站长，出恭入敬的时候，都有人向他们敬礼，敬礼是这样的，两个鞋后跟用力相碰，身子笔直，双目注视，把右手放在眉毛旁边。（这是一种学问，深恐大家不晓得，所以本大官稍加说明。）就是保长甲长，出门的时候，也有随从。本大官，”馆长声音提高，十分动感情的说：“本大官为了争取本馆的体面，不能不添设馆警；有了馆警，本大官出入的时候，就也有鞋后跟相碰，手遮眉毛的声势。本大官十二万分再加十二万分的相信，这是必要的，必要的，必要的！”馆长的头上出了汗；坐下，用手绢不住的擦脑门。

照例，馆长发言以后，别人都要沉默几分钟。水仙馆的（金光镇的也如此）民主精神是大官发表意见，小官们只能低头不语。

副馆长慢慢的立起来：“馆长，请问：馆警是专给馆长一个人行礼呢，还是给大家都行礼呢？”

副馆长这一质问，使大家不由的抬起头来，他既是山东人，敢说话，又和本镇上宪兵队长是同乡，所以理直气壮，连馆长都惧怕他三分。

“这个……”馆长想了一会儿。“这好办！本馆长出入大门警察须碰两次鞋跟，遮两次眉毛。副馆长出

入呢，就只碰一次，遮一次，以便有个区别。”

副馆长没再说什么，相当的满意这个办法。

大家又低头无语。

“这一案做为通过！”馆长发了命令。

大家依然低头不语，议案通过。

这可惹起来一场风波。散会后，研究科的学者们由科长引衔全体辞职。他们都是学者，当着馆长的面，谁也不肯发言，可是他们又决定不肯牺牲了享受敬礼的尊严，所以一律辞职。他们也晓得假若辞职真照准的话，他们会再递悔过书的。

馆长相当的能干，把这件事处理得很得法。他挽留大家。而给科长记了一过。同时，他撤销了添设门警的决议案，而命令馆长室的工友：“每天在我没来的时候，你要在大门外等着；我一下滑竿，你要敬礼，而后高声喊：馆长老爷到！等到我要出去的时节，你必须先跑出大门去，我一出门，你要敬礼，高声喊：馆长老爷去！看情形，假若门外有不少的过路的人，你就多喊一两声！”

工友连连的点头称是。“可是，馆长老爷，我的事情不就太多了吗？”

“那，我叫总务科多派一个工友帮助你就是了！”

这样，一场小小的风波，就平静无事了。在其中充分的表现了民主精神，还外带着有点人道主义似

的。

二

在我们的这个民主世界——金光镇——里，要算裘委员最富于民主精神。他是中央委员，监察委员，还是立法委员，没人说得清。我们只知道他是委员，而且见面必须高声的叫他裘委员；我们晓得，有好几个无知的人曾经吃过他的耳光，因为他们没高声的喊委员。

裘委员很有学问。据说，他曾到过英美各民主国家考察过政治；现在，他每逢赶场（金光镇每逢一四七有“场”），买些地瓜与红苕之类的东西，还时时的对乡下人说一两个英文字，使他们莫名其妙。

不过，口中时时往外跳洋字，还是小焉者也。裘委员的真学问却是在于懂得法律与法治。“没有法治的精神，中国是不会强起来的！”这句话，差不多老挂在他的嘴边上。

他处处讲“法”。他的屋中，除了盆子罐子而外，都是法律书籍，堆得顶着了天花板。那些满印着第几条第几款，使别人看了就头疼的书，在裘委员的眼中就仿佛比剑侠小说还更有趣味。他不单读那些“天书”，而且永远力求体行。他的立身处世没有一个地

方不合于法的。他家中人口很少，有一位太太一位姨太太两个儿子。他的太太很胖。大概因为偏重了肌肉的发展，所以她没有头发。裘委员命令她戴上假头发——在西洋，法官都需头罩发网的，他说。按法律上说，他不该娶姨太太。于是他就自己制定了几条法律，用恭楷写好，贴在墙上，以便给她个合法的地位。他的两位少爷都非常的顽皮，不敢管教。裘委员的学问使他应付裕如，毫无困难。他引用了大清律，只要孩子们斜看他一眼，就捆打二十。这样，孩子们就越来越淘气，而且到处用粉笔写出“打倒委员爸爸”的口号。为这个，裘委员预备下一套夹棍，常常念道：“看大刑伺候！”向儿子们示威。

裘委员这点知法爱法的精神博得了全镇人士的钦佩。有想娶姨太太的，必先请他吃酒，而把他自己制定的姨太太法照抄一份，贴在门外，以便取得法律的根据。有的人家的孩子们太淘气，也必到委员家中领取大清律，或者甚至借用他的那套夹棍，给孩子们一些威胁。

这样，裘委员成为全镇上最得人缘的人。假若有人不买他的账，他会引用几条律法，把那个家伙送到狱中去的。他的法律知识与护法的热诚使他成了没有薪俸的法官。他的法律条款与宪书上的节气（按：系指历书上的二十四节而言），成为金光镇中必不可

少的东西。

虽然裘委员的威风如此之大，可是在抗战中他也受了不少委屈。看吧！裘委员的饭是平价米煮的，而饭菜之中就每每七八天见不着一根肉丝。鸡蛋已算是奢侈品，只有他自己每天早晨吃两个，其余的人就只能看看蛋皮，咽口吐沫而已。说到穿呢，无冬无夏的，他总穿着那套灰布中山装；假若没有胸前那块证章，十之八九他会被看作机关上的工友的。这，他以为，都是因为我们缺乏完善的法律。假若法律上定好，委员须凭证章每月领五支鸡，五十斤猪肉，三匹川绸，几双皮鞋，他一定不会给国家丢这份脸面的。

特别使他感到难过的是住处。我们已经说过：金光镇原本是个很小的镇子，在抗战中忽然涨大起来的。镇上的房子太不够用。依着裘委员的心意，不管国家怎样的穷，不管前线的士兵有无草鞋穿，也应当拨出一笔巨款，为委员们建筑些相当体面的小洋房，并且不取租钱。可是，政府并没这么办，他只好和别人一样的租房子住了。

凭他的势力与关系，他才在一个大杂院里找到了两间竹箴为墙，茅草盖顶，冬寒夏热，有雨必漏，遇风则摇的房屋。不平则鸣，以堂堂的委员而住这样的猪圈差不多的陋室，裘委员搬来之后就狂吼了三天。把怒气吼净，他开始布置房中的一切。他叫大家

都挤住一间，好把另外的一间做为客厅和书房。他是委员，必须会客，所以必须有客厅。然后，他在客室门外，悬起一面小木牌，写好“值日官某某”。值日官便是他的两位太太与两位少爷。他们轮流当值，接收信件，和传达消息。遇有客人来访，他必躲到卧室里去，等值日官拿进名片，他才高声的说“传”，或“请”；再等客人进了客室，他才由卧室很有风度的出来会客。这叫作“体统”，而体统是法治的基本。

他决定不交房租。他自己又制定了几条法律，首要的一条是：“委员住杂院得不交房租”。

杂院里住着七八家子人，有小公务员，有小商人，有小流氓——我们的民主世界里有不少的小流氓，他们的民主精神是欺压良善。

裘委员一搬进来，便和小流氓们结为莫逆。他细心的给他们的行动都找出法律的根据。他也教他们不交房租，以便人多势众，好叫房东服从多数。这是民主精神。

房东是在镇上开小香烟店的，人很老实。他有个比他岁数稍大的太太，一个十三岁的男孩，也都很老实。他们是由河北逃来的。河北受敌人的蹂躏最早，所以他们逃来也最早。那时候，金光镇还没有走红运，房子地亩都很便宜，所以他们东凑西凑的就开了个小店，并且买下了这么一所七扭八歪的破房。金光

镇慢慢发达起来，他的生意一天比一天好，而房子，虽然是那么破，也就值了钱。这，使裘委员动了气。他管房东叫奸商，口口声声非告发他不可。房东既是老实人，又看房客是委员，所以只好低头忍气吞声，不敢索要房租。及至别的房客也不交房租了，他还是不敢出声。在他心里，他以为一家三口既能逃出活命，而且离家万里也还没挨饿，就得感谢苍天，吃点亏又算得什么呢。

裘委员看明白了房东的心意，马上传来一个小流氓：“你去向房东说：房子都得赶紧翻修，竹篾改为整砖，土地换成地板。我是委员，不能住狗窝！要是因为住在这里而损及我的健康，他必受惩罚！这些，都有法律的根据！此外，他该每月送过两条华福烟来。他赚钱，理当供给我点烟。再说，这在律书上也有明文！他要是不答应，请告诉他，这里的有势力的人不是我的同事，就是我的朋友，无论公说私断，都没他的好处。我们这是民主时代，我不能不教而诛，所以请你先去告诉明白了他。”

房东得到通知，决定把房子卖出去，免得一天到晚的憋气。

裘委员请来几位“便衣”。所谓“便衣”者，不是宪兵，不是警察，也不是特务，而是我们这个小民主世界特有的一种人物。他们专替裘委员与其他有

势力的人执行那些私人自定的法律。

房东住在小香烟店里，家中只剩下太太与十三岁的男孩。便衣们把房东太太打了一顿——男人打女人是我们这个小民主世界最合理的事。他们打，裘委员在一旁怒吼：“混账！你去打听打听，普天之下有几个委员！你敢卖房？懂法律不懂？混账！”

打完了房东太太，便衣们把他十三岁的男孩子抓了走。“送他去当壮丁！”裘委员呼喝着。“混账！”

房东急忙的跑回来。他是老实人，所以不敢和委员讲理，进门便给委员跪下了。

“你晓得我是委员不晓得？”裘委员怒气冲冲的问。

“晓得！”房东含着泪回答。

“委员是什么？说！”

“委员是大官！比县太爷还大的大官儿！”

“你还敢卖房不敢？”

“小的该死！不敢了！”

“好吧，把你的老婆送到医院去，花多少医药费照样给我一份儿，她只伤了点肉皮，我可是伤了心，我也需要医药费！”

“一定照送！裘委员放了我的孩子吧，他才十三岁，不够当壮丁的年纪！”房东苦苦的哀求。

“你不懂兵役法，你个混蛋！”

“我不懂！只求委员开恩！”

“拿我的片子，把他领出来！——等等！”

房东又跪下了。

“从此不准你卖房，不准要房租，还得马上给我翻修房子，换地板！”

“一定办到！”

“你得签字；空口无凭，立字为证！”

“我签字！”

这样，委员与房东的一场纠纷就都依法解决了。这也可以证明我们的金光镇的确是个民主世界呀。

三

在我们的这个小小的民主世界里，局面虽小，而气派倒很大。只要有会，无论是一个家庭，还是一个机关，总要摆出它的最大的气派与排场来。也只有这样，这一家或机关才能引起全镇人的钦佩。气派的大小也就是势力的大小，而势力最大的总也就是最有理的。这是我们的民主世界特有的精神，有的人就称之为国粹。

我们镇上的出头露脸的绅士与保甲长都时常的“办事”。婚丧大事自然无须说了，就是添个娃娃，或

儿女订婚，也要惊天动地的干一场的。假若不幸，他们既无婚丧大事，又没有娃娃生下来，他们也还会找到摆酒席的题目。他们会给父母和他们自己贺寿。若是父母已亡，便作冥寿。冥寿若还不过瘾，他们便给小小儿子或小姑娘贺五岁或十岁寿。

不论是办哪种事吧，都要讲究杀多少根猪，几百只或几千只鸡鸭，开多少睇子干酒。鸡鸭猪羊杀的越多，仿佛就越能邀得上天的保佑，而天增岁月人增寿的。假若与上天无关呢，大家彼此间的竞赛或者是鸡鸭倒楣的重要原因之一。张家若是五十桌客，李家就必须多于五十桌；哪怕只多一桌呢，也是个体面。因此，每家办事，酒席都要摆到街上来，一来是客太多，家里容不下，二来也是要向别家示威。这样，一家办事，镇上便须断绝交通。我们的民主精神是只管自己的声势浩大，不管别人方便不方便的。所以，据学者们研究的结果，这是世界上最好的一种民主精神，因为它里面含有极高的文化因素。若赶上办丧事，那就不单交通要断绝，而且大锣大鼓的敲打三天三夜，吵得连死人都睡不安，而活人都须陪着熬夜。锣鼓而外还有爆竹呢。爆竹的威力，虽远不及原子弹，可是把婴孩们吓得害了惊风症是大有可能的。

问题还不仅这样简单。他们讲排场，可就苦了穷人。无论是绅粮，还是保甲长家中办事，穷人若不去

送礼，便必定开罪于上等人；而得罪了上等人，在这个小小的民主世界里，简直等于自取灭亡。穷人，不管怎样为难，也得送去礼物或礼金。对于他们，这并不是礼物礼金，而是苛捐杂税。但是，他们不敢不送；这种苛捐杂税到底是以婚丧事为名的，其中似乎多少总有点人情，而人情仿佛就与民主精神可以相通了。穷人送礼，富人收礼，于是，富人不因摆百十桌酒库而赔钱——其目的，据说是为赚钱——可是穷人却因此连件新蓝布大褂也穿不上了。

本地的绅粮们如此，外来的人也不甘落后。我们镇上的欢送会与欢迎会多得很。在英美的民主世界里，若是一位警长或邮局局长到一个小镇上任去，或从一个小镇被调走，大概他们只顾接事或办交代，没有什么别的可说。同时，那镇上的人民，对他们或者也没有欢迎与欢送的义务。他们办事好呢，是理应如此；他们拿着薪俸，理当努力服务。他们办不好呢，他们会得到惩戒，用不着人民给他们虚张声势。我们的金光镇上可不这样，只要来一个小官，镇上的公民就必须去欢迎，仿佛来到金光镇上的官吏都是大圣大贤。等到他们离职的时候，公民们又必须去欢送，不管离职的人给地方上造了福，还是造了孽。不单官吏来去如此，连什么银号钱庄的老板到任去任也要如此，因为从金光镇的标准来看，天天埋在钞票堆中

的人是与官吏有同等重要的。这又是我们的民主世界里特有的精神，恐怕也是全世界中最好的精神。

本着这点精神，就很可以想象到我们镇上怎样对待一个偶然或有意从此经过的客人了。按说，来了一位客人，实在不应当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地方。假若他是偶然从此路过呢，那就叫他走他的好了。假若他是有意来的，譬如他是来调查教育的，那就请他到学校去看看罢了；他若是警察总局的督察，就让他调查警政去吧；与别人有什么关系呢？

不，不，我们金光镇自有金光镇的办法。只要是个阔人，不管他是干什么来的，我们必须以全镇的人力物力，闹得天翻地覆的欢迎他。这紧张的很：全镇到处都须把旧标语撕了下去，撕不净的要用水刷，然后贴上各色纸的新标语。全镇的街道（也许有一个多月没扫除过了）得马上扫得干干净净。野狗不得再在路上走来走去，都捉起来放到远处去。小孩子，甚至连鸡鸭，都不许跑出家门来。卖花生桔柑的不准在路旁摆摊子。学校里须用砖头沾水磨去书桌上的墨点子，弄得每个小学生都浑身是泥污。这样折腾两三天，大人物到了。他也许有点事，也许什么事也没有。他也许在街上走几步，也许坐着汽车跑过去。他也许注意到街上很清洁，也许根本不理睬，不管他怎样吧，反正我们须心到神知的忙个不亦乐乎。我们都收

拾好了之后，还得排队到街外去迎接他呢。中学生小学生，不管天气怎样冷，怎么热，总得早早的就站在街外去等候。他若到晌午还没来，小孩们更须立到过午；他若过午还没到，他们便须站到下午。他们渴，饿，冷或热，都没关系。他们不能随便离队去喝口水或买个烧饼吃；好家伙，万一在队伍不整齐的时候，贵人来到了呢，那还了得！我们镇上的民主精神是给贵人打一百分，而给学生们打个零的。小孩子如此，我们大人也是如此。我们也得由保甲长领着去站班。我们即使没有新蓝布大褂，也得连夜赶洗旧大衫，浆洗得平平整整的。我们不得穿草鞋，也不得带着旱烟管。我们被太阳晒晕了，也还得立在那里。

学生耽误了一天或两天的学，我们也累得筋疲力尽，结果，贵人或是坐着汽车跑过去，或是根本没有来。虽然如此，我们大家也不敢出怨言，舍命陪君子是我们特有的精神啊。这精神使我们不畏寒，不畏暑，不畏饥渴，而只“畏大人”。

（未完）

载一九四五年九月至十二月《民心半月刊》
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五期